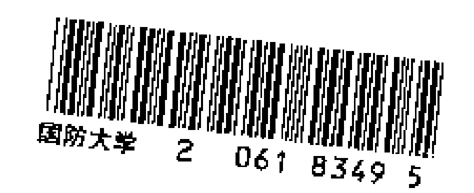
◯ 世界史精览 ◯

罗马帝国的不速之客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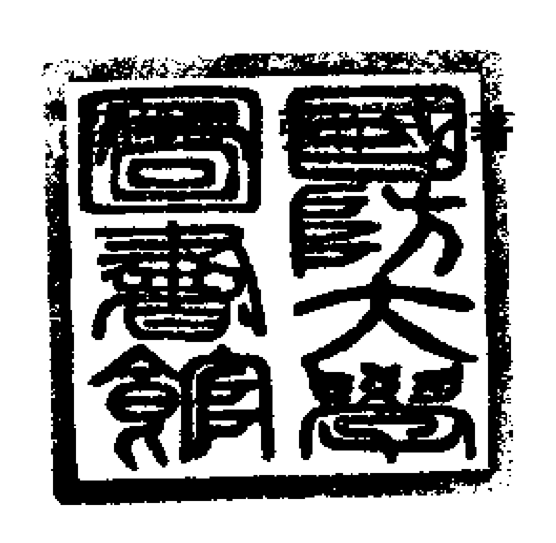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罗马帝国的不速之客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罗马帝国的不速之客

邵维国　张竹云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7.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9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0.0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奎　孔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前　言

公元3世纪的欧洲，莱茵河、多瑙河成为两种社会的分界线。

南部，庞大的罗马帝国，江河日下，如夕阳残照。经济上，城市凋敝，商业萧条，手工业衰落，田地荒芜，人口减少，国力日衰；政治上，政局不稳，为争夺皇权相互残杀；统治者为掌握军队这个权力的刀柄，对人民敲骨吸髓，对士兵厚币重贿。而其广阔的领土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区域性，必然导致帝国的分治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实力锐减。

北部，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日耳曼人挣脱了茹毛饮血的羁绊，社会大踏步地前进，在罗马文明熏陶下，这种进步更快。农业、畜牧业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手工业有了发展，商品交换日益繁荣，社会已开始分化。虽然北部比南部落后，但北部有更多美好的东西：纯朴、正直、天真、生机和活

力……

公元374年，匈奴人尤如高山的暴风雪一般，突然出现在欧洲，揭开了大迁徙的序幕。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运动波澜壮阔，绚丽多姿，波及中欧、西欧、南欧和北非。这场运动使两个社会互相嫁接、融合和变异，中世纪的欧洲从此发轫了。

目　录

第一章　夕阳残照

罗马从一个小国，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它有自己辉煌的历史，但它走进公元3世纪时，罗马帝国犹如夕阳残照，正接受着黑夜过后的新生命的代替。

塞维鲁用军官充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卡拉卡拉重赌士兵。戴克里先首行君主制。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的中心，帝国分治已成趋势……

2世纪末开始的帝位争夺的大混战，使罗马帝国的元气大伤。公元192年，安敦尼王朝

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杀，帝位虚悬。于是，帝国内部各军事将领之间就展开了争夺帝位的大战。这场内战虽然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但是它说明帝国内部的统治是极不稳固的。

军队把出身于豪富家庭的非洲人、潘诺尼亚省军团的将领塞维鲁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塞维鲁深知军队的重要作用：如果得罪了军人，皇帝的命运将是悲惨的。他一登上帝位，就把培养一支能直接受自己御用的军队做为首要任务。他解散了专横跋扈和堕落不堪的旧近卫军，从各省军团中重新选拔优秀分子，组成新近卫军。这支新近卫军是他统治的命根子。他控制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将领要对他效忠。有了这支新生力量，他的统治稳固多了。

之后，他更进一步巴结军队，在全国普遍提高士兵的待遇，允许士兵的家属住在军营附近，士兵可以住在家里，只在有军事任务时，才住进军营。士兵还可以在住地附近分得土地。他想博得士兵们对他的感激而效忠于他，为他卖命。

塞维鲁深深地认识到，帝国已衰落不堪，矛盾重重，靠任何民主的统治制度都不能挽救

危机，只有靠军队、靠纪律、靠专治。他废除了原来地方行政长官，代之以军团的军官，使军政一体化。元老院不管此时是否真起作用，但它终究是中央集权的阻碍。塞维鲁成立了元首顾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代替指手划脚的元老院的法令。元老院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已被剥夺。

他靠军队治理国家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使罗马帝国在高压下获得暂时的稳定。帝国的领土又有拓展，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广阔土地被并入了罗马帝国版图。

塞维鲁死于出征不列颠的战场上。他死前对即将继承皇位的儿子留下遗训，也是他的统治方略的精华："愿你们兄弟和睦，让士兵们都发财致富，其余的不在话下。"

塞维鲁深知争夺帝位的惨痛，所以他让儿子们和睦相处；他更了解了军队对皇权专治的作用，所以他告诫儿子要让士兵们发大财。只要按照他的话去做，帝国就会长治久安了。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继承了皇位。他谨遵父亲的遗训，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夺。他常说："世界上除我以外，谁也不该有钱，以

便我好把钱花在士兵身上。”有一次，他母亲劝他不要在士兵身上花太多的钱，卡拉卡拉亮出自己的刀，回答道：“母亲不必气短，只要有它，我们就不会缺少钱的。”

人民不堪重税盘剥，纷纷起义。北非人民起义；埃及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暴，起兵争取国家独立；同时，高卢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巴高达”运动。罗马帝国像一只古老的木船，航行于惊涛骇浪之中，时刻都有沉没的危险。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斗争更加激烈。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亚历山大·塞维鲁被士兵杀害，马克西密努斯被士兵拥立为皇帝。3年后，他又被士兵杀害。从此，国内发生了长期混战。公元253～268年，除瓦勒良和伽里努斯父子为皇帝外，各地割据称帝的多达30人，史称“三十僭主”。

公元284年，宫庭近卫军首领戴克里先由军队拥戴为皇帝。他一改元首的形式，废除共和制，实行了君主制。他身穿珍珠宝石装饰的袍服，头戴华丽的冠冕，臣下晋见要行跪拜吻袍之礼。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

后，统治阶级又开始了夺权斗争。306 年，马克西米安的儿子君士坦丁做了皇帝，把全国划分为四大行政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由四个近卫军长官主管。此时，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转到东方。330 年，君士坦丁在东部拜占庭建立新都，定名君士坦丁堡。

长期的政治统治危机，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和倾轧，已使帝国摇摇欲坠。

经济恶化，奴隶制生产关系已不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隶农制应运而生，封建制经济基础已经形成……

政治危机的总根源是经济危机。公元 3 世纪，罗马奴隶生产关系已经走到尽头。奴隶们对于劳动根本没有兴趣，他们不断与奴隶主进行斗争。他们的斗争方法有："把耕牛租出去赚钱，不把牲畜喂好，不小心耕种，虚报播下种子的数量，不好好照看好庄稼，打场时或诡计或大意地减少产量，勾结起来偷盗收成，粮食

入仓时又不老实地记帐等等。”

这样，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已不是有利可图的形式，采取小规模经营的办法势在必行。奴隶主不得不把土地分成小块交给释放的奴隶或科洛尼耕种。科洛尼在法律上本来是自由农民。后来，他们也逐渐地依附于土地。因为他们受到沉重的剥削，他们一旦欠租不能偿还，土地所有者就限制他们必须偿还清欠债后才能离去。这样使科洛尼从自由不断向不自由过渡。依附于土地上的科洛尼已与隶农相差无几。至此，科洛尼开始意译为“隶农”。

公元3世纪的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预示着罗马垂死阶段的到来，而科洛尼制度则已为罗马奴隶制的灭亡搭起了祭坛。经济日趋衰落——许多城市中工商业凋零，人口稀少，荒凉冷落；农田荒芜，粮食产量锐减。

隶农已经逐渐依附于土地。到公元4世纪，已经合法化。例如，公元332年一项法令规定，如果有人带走他人的隶农而被发现，不仅要把该隶农送回原处，还要负责该隶农在带去这一段时期里的人头税。

在帝国后期，宫廷大臣、王族显贵和元老

院元老都成为大地产所有者。他们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构筑防御工事，组织私人的武装。他们的庄园由奴隶和隶农耕作，并在自己的领地上对劳动人民享有审判权。这些显贵的领地已成为国中之“国”。这些大土地占有者还不断迫使邻近村落和地区的居民把土地交给他们领有。这些居民托庇于大土地占有者的目的是逃避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蹂躏。大土地占有者保护他们的条件是：享有他们的土地的所有权，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虽然罗马皇帝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做法，但却屡禁不止。这样，罗马自由居民迅速减少。罗马帝国的统治真正要坐以待毙了，因为封建制的经济基础正迅猛发展，上层建筑的更换近在咫尺。

夕阳残照之下，文化瑰宝更显得绚丽多姿。罗马人是文化导师，在广阔区域内播下了文明的种子……

罗马的经济生活没落，并不足以表征它的精神文化完全破产。相反，在帝国末期，它在

文学、哲学、伦理学、美术、自然科学，特别是法学的成就，已日趋精深完美，达到很高造诣，完全可以和希腊古文化并驾齐驱。

罗马的文化具有融合性和区域性两种特征。这与帝国的版图有直接关系。到帝国末期，它的领土已经十分广大：北抵不列颠、北海、黑海等地，南达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东至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广大地区及叙利亚沙漠，西到大西洋海岸，整个地中海是它的内陆湖。

在这种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国内形成的文化必有其区域性。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文化区：

拉丁文化区、希腊文化区和东方文化区。

拉丁文化区包括由大西洋到亚得里亚海一带的地方。

希腊文化区包括由亚得里亚海到脱拉斯一带的地方。

东方文化区则包括远及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地方。

拉丁文化以意大利半岛为基地，以西欧为其扩散地。这时西欧尚未开辟，罗马人即是征服他们的主人又是他们的文化导师。西班牙、

北非也都是其扩散之地。在这些地区，拉丁语能立下坚固不拔的基础，罗马的风俗习惯更是为他们所效仿。

希腊文化区包括希腊本土及马其顿等地。这些地方的居民虽然在政治上受罗马人的统治，但在语言、风俗、宗教上仍然保持希腊的旧制。

东方文化区尤以埃及、叙利亚为主，这些地区仍保留着自己的言语、原始宗教和风俗习惯，罗马人的文化在这里影响不深。

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虽然有各自的文化传统，但必竟在一个中央政权统治下达几百年之久，所以罗马文化的融合性自不待言。

罗马文化举世闻名。浪漫的文学、深邃的哲学、精湛的艺术、悠久的史学、繁荣的法学、影响广大的宗教，无一不在各自领域执世界古代文明的牛耳。甚至10世纪以后，欧洲资产阶级文化先锋不得不用这些灿烂的文化遗产为武器，向封建主义进攻。

这些先进的文化，在大迁徙过程中，不断被日耳曼各族所学习和吸收，从而推进了整个西欧的文化发展进程。

在罗马帝国日趋衰落的时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与罗马帝国相邻而居的日耳曼人，开始向罗马境内武装迁徙。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持续二百年之久。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西欧封建主义产生都发生在这场运动中。

第二章　罗马的行省

高卢，[illegible]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它是古[illegible]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的早期[illegible]徙，大都在高卢地区展开。[illegible]日耳曼生活方式撞击的发生地[illegible]年的民族大迁徙的重要舞台。因此，在此必须把高卢的来龙去脉加以叙述，以为描写民族大迁徙做好铺垫。

高卢的疆界为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地中海、大西洋、莱茵河。在凯撒以前，这一地区被罗马人叫做塞尔特加。一直到凯撒时代，高卢地区才被罗马征服并成为罗马的行省。

高卢人，不分男女老幼，都适于服兵役。凯撒认为：高卢人战斗勇敢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的世界更快乐……

高卢地区早在公元前3万年已有人居住、生活。约在公元前900年，有一个属于阿尔平族的圆头的新民族，开始自日耳曼渗入。他们进入高卢，一直发展到不列颠和爱尔兰，南下西班牙。这些塞尔特人带来了奥地利早期的铁器文明。大约在公元前550年，他们自瑞士的拉田输入更发达的冶铁技术。

这些塞尔特人赶走了昔日土著居民，然后在一些独立的部落中居住，成为凯撒时代的高卢人。高卢人有很多部族。在凯撒率军征服高卢时，高卢当时还存在着林恭内斯人、雷米人、德来维斯人、爱杜依人等大大小小的部族。

凯撒说："高卢人高大、强壮、肌肉发达，金黄色的浓发向后梳，长到颈背。有些人留须，也有许多人在嘴边蓄留卷曲的长胡子。高卢人穿着长袍，再加上染有许多颜色和绣有花边的紧身外套，横披肩紧拴在两肩上。"

高卢人喜欢珠宝，在战争时，即使无其他装饰物，也戴有金质的装饰品。他们爱吃大量的肉，喝啤酒和烈性酒。他们天性是无节制的，喜好打仗。战胜时，他们精神旺盛、好大喜功、夸海口、不能容忍；战败时，他们就胆小、不知所措。他们在打仗时，把敌人的头颅切下来，挂在马颈上。他们很容易受刺激而与人争论和战斗，有时甚致会在酒席上取乐而决斗致死。

凯撒形容说："所有的高卢人，不论男女老幼，都适于服兵役。老年人开赴战场打仗的勇气，和壮年人一样的可嘉……事实上，一个高卢人如果把妻子召来，就是整队的外国人，也将无法与之匹敌，因为其妻通常都远较其丈夫为壮为凶，尤其粗起了颈子、咬牙、切齿，摆出粗大的胳臂，开始使出其混身解数，拳脚交加地猛然袭来。"

高卢人信仰的神有很多。因为时间久远，目前无法知道各种神的名字。高卢人对死亡无所畏惧，他们对死后的快乐生活的向往很强烈。凯撒认为，高卢人之所以作战勇敢、不怕死，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进入更快乐的世界，会享受到更幸福的生活。高卢人基于这种

信念的力量，人借出的钱，要等到天国时才能偿还。一位旅行家曾力言自己看到过高卢人在送葬时，写信给另一个世界的朋友，并把信件抛到火葬堆里，其意是委托死者把信件带给天国的朋友。

高卢有一个专管教育的僧侣阶层。他们控制着高卢人的整个教育及对宗教的信仰。这些僧侣们在神圣的丛林中主持多彩多姿的宗教仪式。他们用判处死刑的人犯作为牺牲品来祭祀众神。

这些身为僧侣的高贵阶层，是高卢人中的知识分子。在其他人看来，这些人知识渊博，能作圣歌、写诗、编辑史诗，研究星象、气候、节气及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制订历法。由于这些人的学识渊博，在高卢社会中的地位很高，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法官，对各部落首长的法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高卢人就是在这些僧侣及首长们的统治下，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生活着。

公元前 125 年，罗马人因急于控制通往西班牙的道路，征服了南部高卢，并将其变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 58 年，高卢的统治

者们请求凯撒协助他们驱逐日尔曼人的入侵。凯撒应命，同时也是为自己统治罗马建立武功和发展实力。罗马人来到了高卢，并征服了全部高卢。

凯撒用武力和诡计统治着高卢，从当地有财产的业主中挑选地方官。高卢成为罗马帝国最富庶的部分……

凯撒带着罗马军团来到了高卢。凯撒承认高卢地区原有的各种族分割。部落仍然保留作为行政管理的区域。地方长官，由当地有财产的业主来充任。凯撒支持这些地方长官统治下层群众，培养他们对罗马帝国效忠。对忠贞和有用的高卢人，凯撒赐给他们罗马帝国公民的资格。

凯撒还将每一地区所选出来的代表，组成一个省政议会，每年在里昂开一次会。最初，这项议会非常慎审地限于神圣的崇拜仪式，但后来很快就变成向罗马派来的总督提出要求，而后又变为各项建议和各项请求的会议。

这时，身为僧侣阶级的人，地位陡然下降，

并受到迫害。他们所掌握的司法权被剥夺。因为高卢人已接受了罗马法。高卢人就这样悄悄地屈服于新的统治之下。在公元68年及71年，曾暴发过短暂的反抗与暴乱；但是，由于当地人民很少支持这些运动，因此，这些爱好自由的运动，很快被统治者平息了。高卢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逆来顺受，过着安定、和平的生活。

在罗马帝国的和平时代，高卢地区成为帝国最富庶的部分。高卢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因为它不断地接受了罗马的文明。森林开垦，湿地排水，农业有了改进，甚至使用了机械收获。高卢遍地种植着的都是葡萄和橄榄。高卢的工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制陶业、纺织业、冶铁业，各有千秋。

高卢是一片有生机的土地，是近代西欧文明的发祥地。在公元前1世纪，凯撒统治着这块土地。日耳曼人同罗马人的最早接触也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在以后的岁月里，在这块土地上，凯撒同日耳曼“蛮族”进行过战斗；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民族大迁徙的浪潮掀起了最汹涌的浪花；正是在这块土地上，“蛮族”纷纷建国，欧洲的封建制度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了。

第三章　古代日耳曼人

公元前6世纪至1世纪，在欧洲中部日耳曼尼亚广阔的土地上，居住着许多语言相近、物质和文化生活相似的大民族部落。这个部落集团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人。

这些日耳曼人主要“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南部和日德兰半岛，从北海和波罗的海南岸逐渐扩及到威悉河和奥得河流域，南达多瑙河，西至莱茵河”[①]。本章描述的是凯撒时代即公元前1世纪的日耳曼古代社会的情形。

① 《世界中古史》第6页。

战争就是日耳曼人的酒和肉，妇女会因为丈夫临阵退却而自杀。他们保持各种非常有趣的风俗习惯……

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是森林和潮湿的泥潭所弥漫着的土地。那里的地势既不平坦，气候也复杂多变。客观环境不适宜文明的发展。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日耳曼人养成了自己特有的性格，战争就是日耳曼人的酒和肉。

开垦土地，期待四季正常的生产，并不是日耳曼人的行为准则。在战场上流血，毫不畏死地去攻击敌人，是他们最大的荣誉。日耳曼人有句名言：“能用流血去获得的东西，如果用流汗去获得，是最可耻的！”

在日耳曼人看来，只流汗不流血，是军人所不值得提倡的可耻的懒惰行为。

日耳曼人的好战品性深为罗马人所折服。日耳曼女人以极大的热情去鼓励她们的丈夫上战场，并同他们并肩作战。临阵退却，是终生耻辱。妇女甚至为有这样胆小怯懦的丈夫而自杀。因为在这些妇女看来，有这样的丈夫而带

给她的耻辱远比死亡更痛苦。

这些日耳曼人身体强壮。他们不会享乐、不讲奢侈、不懂得聚敛财富。他们对奇妙的技巧和纪律不知为何物。

日耳曼的各部落，都认为能蹂躏自己的边境之外的土地，使本部落外围有一圈愈大愈好的荒地包围着，是一件最光荣不过的事情。他们认为把邻人逐出自己的土地，再也没有人敢靠近他们居住，是最勇敢的表示。同时，他们也相信，这样他们便从此高枕无忧，可以再不会遭到突然的袭击。

一个部落遇到战争时，不管是别人对他们进犯，还是他们把战争加诸别人，总是选出握有生杀大权的首领来指挥战争。和平时期，他们就没有这种全面的领袖，只有各地区和部落的头头，在他们中间主持公道、解决纠纷。抢劫事件如果是在各部落的疆界外做的，就不以为耻。他们还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训练青年们，使他们免于懒惰。"[1]

在和平时期，日耳曼男人是相当懒散的。

---

① 见《高卢战记》。

他们以吃肉和喝大量的酒过日子。家庭杂务则任由妇女去做。日耳曼人娶妻，要用牛或武器为礼品，向女方的父亲购买妻子。他们对其妻子或子女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应获得其部落代表大会的认可。虽然如此，妇女仍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经常被请来裁决部落之间各种纠纷。妇女也和丈夫一样，可以自由与其丈夫离婚。有若干部落酋长是多妻的，但普遍的日尔曼人家庭，为一夫一妻制，并维持崇高的婚姻道德。通奸罪，在妇女方面的惩罚，是剪去其头发，并令其裸体走过大街，边走边打。

日耳曼人的生育率极高。一般人都生有许多子女，无子女的男人很少。家庭财产，推定为儿子继承，世代相传。

在凯撒时代，日耳曼人生活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制度之下。他们对农业马马虎虎，生活来源主要靠牧畜和打猎……

日耳曼的生活方式表明他们根本无意在他们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牧畜，依靠干酪、牛奶和肉，较少依靠粮食。

男子们主要的职业是打猎和军事训练。他们也从事一点农业，但只是附带性的，采用的方法也非常原始。他们的耕种方式是每块耕地只种一年，第二年总要耕种一块新的土地。这大概是大耕法：把森林烧掉，把树根马马虎虎地拔一拔，再把这些树根和松过的表层土壤一起烧一遍。然后在这块施过灰肥的土地上播谷物[①]。

这时的日耳曼人还没有私有土地，土地都归部落公有。凯撒说："他们（日耳曼人）中间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也不允许停留在一个地方居住上一年以上。"[②]

在这种原始的耕种方式下，收获的谷物并不多，所以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并不迫切，土地没有成为私人争占财产的对象是自然的事情。日耳曼人不大从事农业，他们不大吃粮食，生活大部分依靠乳类和家畜，特别着重于打猎。由于食物的特点、日常的锻炼，再加上生活的自由自在（他们从童年时起，就不曾受过责任心和纪律的束缚，无论什么违反本性的事情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486、487页。

② 《高卢战记》。

没勉强做过)，所以，他们既锻炼了筋骨，又发育得魁梧异常。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养成一种习惯，即不怕冷。哪怕在最寒冷的地方，除了兽皮之外，什么也不穿。

这时的日耳曼人土地的使用方式是：每年官员或首领们把他们认为大小适当、地点合宜的田地，分配给集居一起的氏族和亲属，令他们集体使用。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数量明确、疆界分明的土地。一年之后，又强迫他们迁到别处去。日耳曼人对于这种做法举出好多理由：怕他们养成习惯，从而作战的热情转移到务农上去；怕他们从此孜孜追求大片田地，势力大的会把弱小的逐出自己的田地；怕他们从此为了避寒避暑，热心地大兴土木；还怕他们从此引起爱财之心，因而结党营私，纷争起来。其目的是要使普通人看自己所有的，跟有势力的人所有的完全相等，感到心满意足。

所以，日耳曼人平等的意识还很强烈，他们中间没有产生大的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而引起阶级划分，他们正生活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制度之下。

日耳曼人膜拜神人同形的神祇，重视占卜，用占卜来决定战争等大事

在这样简单低级的社会，很少有什么高级的文化产生。这一时期，宗教也只限于对自然神的崇拜，转而膜拜神人同形的神祇，这是低级社会宗教产生的规律。

日耳曼人崇拜的神很多，即实行多神教，有日神、火神、月神、爱神、大力神、战神等等。日耳曼人对战神最崇拜，祭祀战神要用人做牺牲；对其他神，则奉以味美的动物为祭品。

日耳曼人拜神，要在森林中的旷野举行。因为他们认为，把大自然的精神局限在人类手造的住宅，是悖逆情理的事情。他们没有像高卢的僧侣那样有大权，主掌祭祀的阶层。但他们也有男女传教士，主持宗教仪式，或充当法官审理案件。他们也像高卢人一样，有专门著诗讴歌为业的人，用粗犷豪迈的音调和动作朗诵表演各部落的传奇古谈。他们也有少数能写字能读书的人，把拉丁字母修改为日耳曼的“文字”。也有各种艺术品，以为祭神之用。

凯撒说："他们对祭祀也不热心。"他们视作神灵的，只有那些他们能直接看到的，或者能够明明白白从它们的职能取得帮助的神，即：日神、火神、月神等等。他们信奉的主神是沃丹，是创造天地的神。他们的全部生活只有狩猎和追逐战争。"[1]

可见，日耳曼的宗教还是处在低级原始的阶段，没有教义，也没有深邃的思想内容。他们所求助神力的，只是直接的有明显职能的帮助。他们最多只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以提高人们对神的信仰罢了。

日耳曼人非常重视占卜。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就是打猎和打仗。在进行这两项活动之前，日耳曼人都要举行占卜。占卜时，要由他们家族的老奶奶们进行。她们请教过神谕之后再宣布是否进行这些所要由占卜决定的活动。比如，在战争时，这些老奶奶们说："如果在新月出来以前作战，神意是不会让日耳曼人得胜的。"日耳曼人就遵从这一告诫。

日耳曼人占卜的方法很简单。他们从果树

---

① 见《高卢战记》。

上割下来一段细枝，切成小片，加上某些记号作为区别，不经意地随手撒在一件洁白的衣服上。如果问的是公务，由国家的巫师主持；如果是私事，由一家族之长主持。这些主持占卜的人，先祷告有关的神，眼睛虔诚地望着上苍，把每一木片拈起三次，按照事先做好的记号，辨别预示凶吉。

他们重视鸟占，巫诗们根据鸟飞翔的动作及叫声预示凶吉。也有的巫师研究白马的动作和马嘶的情形来占卜未来的凶吉。

日耳曼人的宗教文化是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当时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只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阶段，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低，所以，他们信仰的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很形象的、看得见的、容易理解的神祇。他们膜拜神的目的是从神那里获得帮助。

日耳曼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军事民主制，遇有战争，便选举出部落的军事首领，平时则不存在这样的权威……

日耳曼人并没有什么政府一类的强制机

器。起初，他们遇有战争，便由部落中选举出一个统领军队的领袖。这个领袖在战争中有很大权力，主管人、财、物的调配。

后来，因为战争频繁，有些部落中便渐渐地产生了常任的部落首长。同时，部落中的各个人，又聚拢来，组成一个部落大会。大会的职责是共谋部落中全员的利益。如遇到更重大的事情，例如开战、议和、迁移等重大问题发生时，则由部落中全体战士共谋解决。日耳曼人的战争，有的属于部落全体的，也有的属于私人的。凡是部落中英勇善战的人，都可以组织一队冒险青年，以供他调遣。这些青年通称为“伙伴”。伙伴入伍之前，必须向他的首领立下永远忠顺的誓言，并要举行一定的仪式，类似后来的入盟仪式。伙伴们最光荣的事就是在战场上立于领袖的身旁，或进餐时坐于领袖的次席。他们在战争中掠夺的物品，或朋友送来的赠品，都分给伙伴。战功愈多的伙伴，所得的财物愈多。

这种服从与宠信恩赐的风俗习惯，恰好像训练战士的最好的学校。不言而喻，这种风习对于日后的封建制度和骑士制度，有极大的影

响。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继承或遗传。

凯撒在《高卢战记》中说：当任何一个人在公众会议上宣布他愿意做首领，那些赞成这件壮举或钦佩他这个人的人们，都站起来表示愿意效力，这样这个人就可以博得群众的赞扬。任何一个答应了而没有跟去的人，都被指责为逃避和出卖，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再信任他。他们认为，伤害宾客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不问为什么，只要是逃到他们那边去求庇护的人，他们都给以保护，把这些人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对于这些逃亡者，所有的人的门都是开着的，还供给他们各种生活所需[①]。

凯撒的这些描述与前文所说的"凡是部落中英勇的都能组织一队冒险青年，以供他调遣"完全相符。这也就是说，部落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领袖，只要有人赞成他、跟随他。这种领导与服从的关系，不是靠立法或纪律，而是靠承诺、忠诚和良心。

所以说，日耳曼人的优点是：他们家庭生

---

① 见《高卢战记》。

活的纯洁而真挚，他们的承诺，虽死不渝，他们富有独立和自由的天性……

恩格斯在论述凯撒时代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时说：他们的社会制度也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相适应。苏威汇人分为一百个区，每一个区每年派一千个人去当兵，其余的男子都留在家里，耕种土地并照管家畜。到了第二年，他们再去替换那些出征的人。只有占领了新土地以后，人民大众才带着妻子儿女随同军队前去[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486、487页。

第四章　最初的战斗

“自凯撒时代以来，罗马人就和日耳曼人对峙在莱茵河上。”[1] 恩格斯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著作中，把在大迁移前几个世纪日耳曼人同罗马人的斗争描写得一清二楚了。本章主要把凯撒同日耳曼人的斗争画面呈献给读者，双方斗争的场面是很激烈的。

公元前59年凯撒被选为执政官，他在一年的任期届满之后，随即获得总督高卢五年的大权。后来他又得到连任五年的机会。这种戍边的任务，是凯撒梦寐以求的。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罗马共和国实际是富人的政治，它已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凯撒要想成为罗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93页。

唯一主人，结束共和制，改革罗马的政治，必须有一支供自己御用的大军才能成功。统治高卢，恰是凯撒培植自己军事实力的绝好机会。

凯撒统治高卢的时间是公元前58年至前50年，共8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凯撒率领罗马军团，同日耳曼人展开英勇的战斗。

被罗马元老院授予“国王”和“友人”称号的日耳曼首领阿里奥维司都斯，贪图高卢地区的富庶和土地的肥沃，仍然与凯撒战斗，凯撒也毫不客气……

凯撒任总督的高卢地区，有很多部族。这些部族基本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的领导权由爱杜依人掌握，另一个由阿浮尔尼人掌握。为争夺整个高卢地区的霸权，多年来，这两个集团之间一直在激烈地斗争。

阿浮尔尼人和塞广尼人为了取得胜利，以致于花钱雇来了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日耳曼人第一次渡过莱茵河来到高卢地区的人数约有1.5万人，后来这些粗犷、野蛮、健壮的日耳曼人爱上了高卢土地的肥沃、文化的繁荣和经

济的富庶，又带过来了更多的人。至公元前58年，也就是凯撒任高卢总督的第一年，在高卢的日耳曼人已达12万左右。

爱杜依人和他们的属邦一再和日耳曼人刀兵相见，在吃了败仗之后，遭到了极大的灾难，全部贵族、全部元老和全部骑士都损失殆尽。

爱杜依人是罗马在高卢地区统治的支持者。由于他们与罗马人的"恩情"和"友谊"，爱杜依人过去一直在高卢享有霸权。

现在，在日耳曼人的打击之下，他们不得不把人质交给塞广尼人，还要用誓言来束缚自己："不得索回人质，不得向罗马人求救，不得拒绝服从日耳曼支持之下的阿浮尔尼人和塞广尼人的统治。"

可是，获得胜利的塞广尼人的处境更坏，因为日耳曼人的国王阿里奥维司都斯在他们境内占了三分之一的领土，这是高卢地区最富饶的土地。现在，日耳曼人又让塞广尼人将另外三分之一的土地再让出来，交给他们居住。

阿里奥维司都斯在击败了高卢人以后，洋洋得意，心里打着如意的算盘。他想这样一步一步地逐渐占领全部高卢地区。他向高卢人索

要贵族及其子弟为人质。这些人质略微做了一些未经他点头同意的事情，就得受到各种各样的残酷刑罚。

凯撒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决心要教训教训日耳曼人。他想，爱杜依人，是他在高卢统治的帮手，是罗马人的“兄弟”和“友人”。他们现在正在受到日耳曼人和塞广尼人的统治，这是罗马国家和他本人的耻辱。再者，如果不加以阻止，日耳曼人就会把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霸占土地看作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大批野蛮的、绝不肯安分守己的日耳曼人进入高卢，是对凯撒统治高卢地区的一种极大的威胁。凯撒思前想后，觉得非采取行动不可。

凯撒先派使者到阿里奥维司都斯那边去，要求他选择一个和双方距离相等的会面地点，双方先开始会谈。

阿里奥维司都斯回答使者说：“如果我本人对凯撒有什么要求，我自然会亲自到凯撒那里去；如果凯撒对我有什么要求，他也应该亲自到我这边来。我和凯撒理应是平等的。况且，我用武力征服高卢的一部分，没有什么事情非得凯撒费心！”

凯撒听了使者带来的话后，非常生气，心想："尝到点胜利甜头的日耳曼人简直太轻狂了，他们哪里知道天外有天，哪里还把我这个高卢总督放在眼里？"

多年的政治生涯磨炼了他的性情。他虽然是个有血气、有脾气的人，容不得别人瞧不起自己，但在关键时刻，理智能战胜狂怒，做出十分得体的抉择。凯撒决定再给阿里奥维司都斯一次用理智而不是自恃武力的机会，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凯撒又差使者带去如下的话：希望阿里奥维司都斯看在罗马和凯撒本人对日耳曼人关心备至、元老院授予了他"国王"和"友人"的称号的份上，不要连会面的机会也不给，甚至不屑于商谈和了解涉及双方利益的有关事情。希望阿里奥维司都斯理智地想清楚。凯撒要求他做的事情是：第一，不要再带更多的人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第二，归还爱杜依人的人质，也允许塞广尼人把人质还给爱杜依人。

阿里奥维司都斯听了使者带来的这番话，自恃武力和狂妄的心理又支配了他的意志。他说："根据战争的权利，战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

支配战败者。同样，你们罗马人统治被征服者，也只是凭自己高兴，从来不听从别人甚至被征者的意见。我，日耳曼人的首领，从来不干涉罗马人行使这些权利，也希望罗马人不要妨碍日耳曼人行使这些战胜者应具有的权利。爱杜依人，在战场上，和我们刀兵相见，也试过自己的运气，也平等地使用了武力、勇气和谋略。但他们失败了，这也是公平的。失败者向胜者纳贡是公理，交人质也是正常的。如果他们觉得委屈，可以再跟我交量，试试自己的运气和勇气。我们失败了，也会纳贡和交人质的。凯撒如果帮爱杜依人的忙，就得先领教一下战无不胜的日耳曼人的武力！”

这些话带给了凯撒，凯撒觉得阿里奥维司都斯已经没有理智可言了。同时，他又得到消息说，日耳曼人的另一部落苏威汇人住在莱茵河沿岸一百多个部，正试图渡过河。这更使凯撒大为不安。凯撒觉得，非用武力教训日耳曼人不可，而且越快越好。于是，他准备粮秣，调集部队，向阿里奥维司都斯的住地赶去。

阿里奥维司都斯看到凯撒采取军事行动了，而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于是派使者向凯撒

回话，同意进行曾被自己拒绝过的会谈。在会谈中，他毫无诚意，几度使会谈无法进行，最后，终于使凯撒不得不动用武力。

凯撒扎好了营寨。阿里奥维司都斯也把营寨向前移动，在离凯撒的营地6罗里的一座山下安扎下来。第二天，他又带领他的部队越过凯撒的营寨，在相距两罗里处安下营，想借此截住凯撒的粮草供应。

这天之后接连五天，凯撒每天都把军队领到营寨前，布好阵势。但阿里奥维司都斯在这些日子里并不出战，只是以小股骑兵搞些小打小闹。

凯撒看到对方闭门不出战，觉得自己的给养不能一直这样受阻截下去，就在日耳曼人的营寨之外，另选了一个距离对方六百步的地方，安下了营寨。他命令第一、第二两列士兵装备整齐，随时投入战斗，第三列士兵构筑工事。阿里奥维司都斯派出六千轻步兵和全体骑兵，阻止凯撒构筑工事，但凯撒还是完成了工事的筑造。

凯撒终于明白了日耳曼人不出战的原因。原来日耳曼人主管占卜战争凶吉的老奶奶说，

如果在新月出来以前作战，神意不会让日耳曼人取胜。所以，他们正在等待新月出来后再开战。

第二天，凯撒在两个营中各自留下足够的守备兵力，在小营前把全部辅助部队面对敌人布下阵来。部队分为三列，一直向敌人的营寨推进。

日耳曼人终于迫于形势，把军队开出阵来。日耳曼人训练有素的战术是：用大约六千骑兵，配备同样数目的步兵。这些步兵都是骑兵们挑选的，每个骑兵挑一个步兵，保护自己。步兵和骑兵配合在一起。骑兵退时，就退向自己的步兵那里。有骑兵受伤跌下马来，步兵就马上把他保护起来。步兵的速度非常快，只要攀着马鬃，就可以跟随骑兵一起进退。

日耳曼人一队队地列开阵。全军周围，都用四轮车和辎重车团团围住，使大家没有脱逃和幸免的希望。车上载着妇女们，她们伸出手，痛哭流涕地呼求那些正在投入战斗的战士们，要奋力作战，打胜仗，不要让她们落入罗马人的手里去当奴隶。

凯撒发现敌人的右翼最为脆弱，他自己就

在右翼投入战斗。战斗号令一下，罗马军队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日耳曼人推进也极为突然和迅速，使罗马人连向敌人投掷轻矛的机会也没有。他们只有抛掉矛，手接手地用剑迎战。日耳曼人则结成方阵来迎击。罗马许多士兵都跳入日耳曼人的方阵之中，用手拉开盾，用剑刺敌人。日耳曼人的右翼被击退，他们的左翼仍以大量的兵力压迫着罗马军队。凯撒的第三列军队被派上来帮助前列作战。

于是，战斗又重新恢复，日耳曼人被对方的新生力量打得大败，转身逃去，一直逃到离战斗地点约5罗里的莱茵河边才停止。他们有的泅水渡河，有的寻找小船，竞相逃命。阿里奥维司都斯找到了一只小船，乘船逃命了。其余的日耳曼士兵都被罗马人尾追杀死。阿里奥维司都斯的两个妻子在逃奔中死去，他的两个儿女一个被杀，一个被俘。

罗马人战胜了日耳曼人。这个消息传到莱茵河对岸，那些准备渡河的苏威汇人听到消息，开始调头回家。他们真正了解到统治高卢的罗马人不是好对付的。

凯撒第一次把日耳曼人赶出了高卢，解除

了他统治高卢的严重危胁。

日耳曼人中的乌西彼得斯族和登克德里族，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他们假意谈判，实际上准备战斗。凯撒上当，但终于赢了这场战争……

公元前55年，日耳曼人又有两个族渡过莱茵河，闯入高卢。他们是乌西彼得斯族和登克德里族。他们来势凶猛，队伍庞大，大约有43万人。

这两族日耳曼人不安居于自己的领土，践踏高卢的原因是为了摆脱苏威汇人多年来对他们的侵扰。苏威汇人是日耳曼人中最大、最骁勇善战的一族。前文已提过，他们有一百个部，人数众多。每年他们每个部征募一千人当兵，到境外作战。其余留在本土上，从事生产、打猎，维持自己和那些外出打仗人的生活。下一年，再按同样的办法征募士兵，上一年服役的人回家生产和打猎。

为了捍卫高卢，凯撒决定对这些日耳曼人作战。准备好粮食，选好骑兵，他把部队开往

日耳曼人出没的地区。

当离他们还有几天的路程时，他们就向凯撒派来了使者。凯撒出于礼节，会见了使者。使者对凯撒说："日耳曼人决不先动手攻击罗马人，但是，如果遭攻击时，也决不惜一战。我们日耳曼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是：不论谁来进犯，应该刀兵相见，决一胜负，而决不求饶。我们两族进占高卢，不是自愿，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是被逐出本土的。我们来到这里，并不胡做非为，而是愿意与罗马人建立友谊。尊贵的总督先生，您可以指定一些土地给我们居住，或者干脆把我们已经占领的土地给我们居住。"

凯撒说："我的宗旨和使命是让日耳曼人离开高卢。如果你们留在高卢，我跟你们绝没有什么友谊可言。你们守卫不住自己的疆土，反而侵占别的领土，想想你们被逐出本土的痛苦，你们再把这种痛苦加诸别人，这于情理怎能说得通？再说，高卢根本没有一块土地是闲弃不用的，把任何一块土地随便送给别人，都会对原来的居住者造成极大的痛苦。从怜悯为怀的角度出发，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不妨住到

乌皮人的领土中去。乌皮人正受到把你们赶出家园的苏威汇人的侵扰。乌皮人有使者来我这里，求我的帮助，我可以命令他们接纳你们。望你们三思我的建议。”凯撒从容不迫地说完了这些话。

使者说：“我愿意把您的教诲带回族人，经过考虑之后，第三天再来给您回答。我还代表我们族人恳求您，在这三天内，请不要再向我们的营寨移动。”

凯撒说：“这个要求是内中有诈，我们不能答应你们。”凯撒心里明白，他们几天以前，派出大批骑兵，到别处掠夺粮食和战利品。他们提出要求是设法拖延时间，以等待那些外出的骑兵回来后开战。

凯撒按着自己的计划继续向敌人开进。在离日耳曼营寨不到12罗里时，使者们按照前几天的约定，来到凯撒营中。使者们急切地恳求凯撒不要再向前推进。使者说：“我们派人到乌皮人那里去联系，需要时间，而且很长的时间。如果乌皮人的领袖和长老肯于跟我们订立盟誓，我们就接受您的建议，到乌皮人的领土上。我们恳请您再给三天的时间来办理这些事情。”

凯撒断定这无非又是借口。他们在争取时间，等待派出去的骑兵的归来。凯撒说："我们的部队需要取水喝，所以，今天是不能停止前进的。不过考虑到你们提出的上述理由，我的部队决不前进到离你们营寨4罗里以近的距离。"凯撒还是考虑了他们的要求。要求他们明天再来会谈，说明真正的理由。为了给他们以宽限的时间，凯撒传令，前面的骑兵，不要向敌人挑战，即使自己受到攻击，也不要出击，只许牢守阵地，等大军走近再说。

日耳曼人的骑兵不到800人，但当他们看到凯撒的骑兵只有5 000人，而且毫无作战的准备时，立刻发动进攻。罗马的骑兵认为今天仍然是双方商定的休战日，根本没有防备，而且凯撒命令过他们不要向敌人出战，只许守营。日耳曼人这种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罗马兵七零八落，很快就陷入混乱。

罗马兵被打得蒙头转向，当他们醒悟后，转过身来反击时，日耳曼人跳下马来，用剑刺罗马人的马。罗马骑兵许多人都摔下马来，其余的也都四处奔逃。这次战斗，使罗马人损失了骑兵74人。

这场战斗深深地教育了凯撒。凯撒觉得不该再接待这些不讲信义的使者，也不该再接受这些一面玩弄阴谋、假作求和，一面却又发动突然进攻的人提出的似乎更合理的条件。他想，再也不能愚蠢地等到敌人增兵到来时再进行战斗，那只是愚蠢到极点的人才会这样做。

于是，凯撒命令他的部队："决不放过任何一次与日耳曼人战斗的机会，时刻准备好战斗！"

凯撒将部队分成三列纵队，很快赶到日耳曼人营寨。罗马军队的突然到达，使他们束手无策。罗马军队一鼓作气冲入营寨。有些日耳曼人仓促地进行了一些抵抗，在车辆和辎重之间进行短兵拼杀。其余的人，包括妇女和孩子，四处逃散。凯撒派出骑兵追赶他们。

日耳曼人被赶到莱茵河边，死伤无数。那些逃生无望的人，纷纷跳进河里，由于恐怖、疲乏和河水的汹涌冲激，淹死的无计其数。罗马人终于取得了这场巨大战争的胜利，战胜了43万之众的日耳曼人。

那些留在营中的日耳曼人，凯撒允许他们自由撤离。由于他们践踏过高卢人的土地，蹂

蹦过高卢人，掠劫过高卢人的物品，怕高卢人报复，他们声称愿意留在凯撒部队里，凯撒答应了他们的选择。

为了向日耳曼示威，显示罗马人的勇敢，凯撒在莱茵河上建造桥梁，率领部队第一次踏上日耳曼人的土地。凯撒在他们的领土上停留了几天，烧掉全部住房和村庄，收割了谷物。罗马军队对日耳曼人进行了武力威慑，使他们不敢再轻易渡过河进入高卢。效果达到了，凯撒返回了高卢，拆毁了桥梁。

这是凯撒第二次与日耳曼人的交锋，凯撒又胜利了。但这次胜利并不比上次荣耀，因为这次战争，显示了凯撒的残暴，因为他对日耳曼人进行了烧杀掠抢。为此，凯撒颇受到他在罗马的政敌的指责。但是凯撒必竟胜利了，英勇善战的日耳曼人，再次拜倒在他的脚下。

凯撒时代后，日耳曼人仍然不断地与罗马人战斗。直到大迁徙前，这种战斗持续了几个世纪。

第五章　塔西佗时代

从3世纪初，“日耳曼人对罗马人开始了进攻性的战争。在250年前后，战火烧遍了多瑙河口直到莱茵河三角洲一带……这种突然发生的全面的持久性战争本身，需要加以说明。在罗马的内部关系中，找不到这种说明；恰恰相反，帝国到处都进行着成功的抵抗，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在各个极端混乱时期之间，还产生过几个强有力的帝王。可见，日耳曼人的进攻是由他们自己内部发生的变化引起的。”[1]

日耳曼人所以向昌盛的欧洲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全面进攻，向其领土大规模浩浩荡荡地迁徙，是因为日耳曼人的社会有了飞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4—518页。

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他们力量的强大。在凯撒时代，日耳曼社会发展还很微弱，他们的力量也不够强大，虽然羡慕罗马统治区高卢的富庶和繁荣，但只能垂涎三尺，几次强占的试图都被凯撒打败。在塔西佗时代和大迁徙前，日耳曼社会发展了，经济力量增强，他们开始蔑视罗马，并进攻罗马。

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结束了流动的生活，经营农业和畜牧业，交换有了发展，社会内部开始分化，出现了产生国家的因素……

塔西佗时代，即公元1世纪中后期至2世纪初，日耳曼人仍然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北部边陲地区。这时他们除前文提到过的与凯撒战斗的那些部族外，最著名的还有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马可曼尼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德人，等等。

他们身材强壮高大、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性格勇猛好战。在公元1世纪时，日耳曼人大约有600万。他们分族散居在多瑙河以北、北

海和波罗的海以南、莱茵河以东、维斯瓦河以西大约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日耳曼人从凯撒到塔西佗时期，在文明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①]

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结束了流动生活的低级社会发展阶段，永久定居下来。由于定居生活的需要，日耳曼人的农业、畜牧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所占的比重比凯撒时代大为增加，但畜牧业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牧畜依然为衡量财富的尺度。

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既不经营果园，也不种植菜园，他们的土地只是用于种植谷物。此外，他们还种植亚麻。塔西佗说过，日耳曼妇女是穿亚麻布衣服的。这时日耳曼人的吃穿基本上依赖于农业。

日耳曼人居住的房屋是用圆木搭成的，再涂上粘土。关于房屋的情况，塔西佗在他的著作有详细记载，而且是非常可靠的。

日耳曼人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塔西佗说："日耳曼人的土地是按照价值划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22页。

的。”贵族和富人往往占地偏多，且占有好地。普通人和一般战士则占地较少，而且多是坏地。这和凯撒时代“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是迥然不同的。尽管这还不是土地私有制的正式形成，但是，这已是农村公社(未来的马尔克)的雏形了。

这时，社会财产已开始分化，这也是比凯撒时代“强调财产平等”有了巨大的社会进步。由此而引起的，日耳曼内部开始出现社会分化。交换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与罗马帝国接壤的地区，交换发展的更快。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分化。

塔西佗证实日耳曼人社会存在奴隶。但是日耳曼人的奴隶与罗马人的不同。在日耳曼，主人把份地交给奴隶耕种，并且还给奴隶必要的生产工具，只征收一部分实物地租。这可能与日耳曼社会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主人不便大规模看管监督奴隶劳动有关。这种奴隶与罗马人的隶农相近。此外，债务奴隶也在日耳曼社会出现。总之，奴隶在日耳曼社会还不是普遍现象。

塔西佗还谈到选举“国王”和领袖的事情。

这时，部落全体民众大会的权力已经让给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权力很大，决定本民族的重大事项。部落全体民众大会减少了，其权力也极为有限，只是装点门面，决定一些并非重要的事。

这时，公社成员负担经常性的赋税，以供养一些常设的、主管公共事务的人员和贵族的生活和筹办公益事业。

这说明，日耳曼人的社会出现了产生国家的因素。

大迁徙前，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商品交换达到峰顶，日耳曼人在罗马文明的影响下，社会有了更快的进步……

“而从塔西佗到民族大迁徙以前，他们的社会进步更快得多。”①

这时，罗马的工业品源源不断运往日耳曼地区。通商的发展，罗马人对日耳曼的产品也产生了渴求，这就唤起了日耳曼工业的发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22页。

除此而外，农业、畜牧业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

商业的发展需要通商道路。在以前，卡尔农特有一条商路，这条道路沿着马尔赫河与奥得河通往琥珀海岸。通过波希米亚沿着易北河也有一条商路。在塔西佗时代以后，当迁移的民族安定下来，这两条通商道路又恢复了繁荣。除此以外，其它商路也恢复了通商。在公元 2 世纪，日耳曼人重新使用通过西里西亚沿奥得河顺流而下和通往过波希米亚沿易北河顺流而下的那两条商路。在兰河河畔，也有一条通往内地的通商道路。海上商路也有了发展。在奥古斯都以后的几个世纪，罗马的商船来到了北海。沿波罗的海南岸也有一条航线。

商路的发达说明了商业的繁荣。这时，罗马和日耳曼人及日耳曼各族之间的商品交换达到了高峰。罗马输入日耳曼的商品主要有武器和生活日用品，如家用器具、装饰品、化妆品等。日耳曼人定期向罗马输入蔬菜、鹅毛、毛织品等，后来主要的商品是琥珀。构成日耳曼人主要财产的仍然是家畜。这些家畜是日耳曼输入罗马的主要商品，配备在各国境上的罗马

军团需要大量的家畜。

除家畜以外，奴隶是日耳曼人输出的主要商品。“单单意大利就在城市里和大地产上使用大量的奴隶人口，而这些奴隶人口自身是繁殖得很少的。全部罗马大土地占有经济都靠大规模输入贩卖的战俘来维持，这些战俘是在日趋没落的共和国时代及奥古斯都时代不断的侵略战争中流入意大利的。现在，这种现象结束了。”“难道日耳曼人不能以贩卖奴隶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吗？按照塔西佗的记载，日耳曼人早就有出卖奴隶了。”①

在波罗的海上从事航行和通商的不是罗马人，而是日耳曼人自己进行贸易，并往斯堪的那维亚运送罗马的货币和罗马的工艺品。

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工业的兴旺。从3世纪开始，日益进步的金属工业普及到了整个日耳曼尼亚地区。不单铁和青铜，就连金银也经常加工制作得非常精美。出现了仿罗马钱币的装饰用的金片，并对非贵重金属进行镀金；还出现了镶饰、珐琅和细丝工；在形状往往很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8、514页。

拙的整个物件上，可以找到有高度艺术性的装饰。

这时期，日耳曼人的造船业、制陶业、玻璃制造业都发展起来了。在耕作和畜牧业上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定居生活使他们不得不注意农牧业。民族大迁徙前，日耳曼人口激增，以致造成人口过剩，正说明这一点。

总之，在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前，他们的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原因，当然有本民族内在的因素起作用，因为任何民族的文明水平都是不断进步的；但外部因素更不容忽视。日耳曼从凯撒时代直到迁徙前，不断与文明程度比较高的罗马人接触，罗马人先进的文明对日耳曼人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后期，日耳曼人与罗马本土直接为邻，罗马人不断与日耳曼人进行商品交换，促进了日耳曼的文明的发展。

在大迁徙前，在罗马和日耳曼之间的文明的影响和交流中，罗马一直是主动的，是输出者，受日耳曼的影响很小；但是，大迁徙后，两者都平等地互相影响对方了，不存在主次之分。

在大迁徙前，罗马好像是一棵果树。这棵

果树已连续多年结出丰硕的果实。到这时，它已把周围的养份吸收殆尽，周围的气候、水土已不能再使它结出更多的果实，反而有衰退的征兆。这棵果树急需要架接新的品种的果树枝，以改变自身的特征，以新的方式吸收地下养份和适应周围的气候和水土，结出更硕大的果实。

社会有了一定发展、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日耳曼人，就是这种待架接的新品种的果树枝。

日耳曼人从凯撒时起，就不断地渡过莱茵河，向罗马统治区迁徙。这种迁徙在三百年中，被罗马的坚决抵抗所阻止。

可是到了 3 世纪末叶，这种迁徙却以不可遏止的声势，冲过莱茵河和多瑙河。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运动，波澜壮阔，绚丽多姿。它波及到中欧、西欧、南欧和北非等非常广大的地区。其时间跨度为 200 多年。它是社会历史最外显的运动形式，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当这场几乎席卷全欧洲的运动风平浪静之后，西罗马奴隶制度已不复存在，在这棵老树上，架接上新品种的果树枝，结出了更硕大的新果实——在罗

马奴隶制度废墟上，兴起了一系列的封建王国。西欧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中世纪的欧洲从此发轫了。

第六章　匈奴西征

匈奴是古代著名的游牧部落，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公元前3世纪，其社会已发展到父权制阶段。各个家长已经掌握和控制氏族公有的畜群和其他财产，奴隶也已经出现。社会主要分裂为贵族、平民、奴隶三个阶级。贵族处于统治地位，垄断并世袭高级官职。此时匈奴社会已形成并不稳固的部落联盟。单于（“单”是匈奴语“大”的意思，“于”是“王”的意思）掌握联盟的一切军政大权。所以，公元前3世纪末叶，匈奴社会已经具有国家的雏形。

匈奴人凶猛强悍，屡寇汉朝北部边关，烧杀掠抢，使汉朝不得安宁。汉武帝时期，汉朝一改“和亲”政策，发兵攻打匈奴，取得了一系

列的胜利，使匈奴势力大伤。从此，匈奴逐渐衰落，社会控制能力随着战败而大减，终于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投降汉朝，称臣保边，内徙“五原”地区，逐渐与北方各民族融合。北匈奴倔强，决不肯向汉朝俯首称臣，向北边和西边进攻迁移，但其势力已十分虚弱。公元 87 年，鲜卑进攻北匈奴，取得重大胜利，掠夺了大量牲畜和物品，引起北匈奴的极大混乱。后又经过几次战争，北匈奴逃亡，鲜卑占据其地。公元 91 年，在鲜卑的攻打下，北匈奴单于和大贵族们裹胁一部分群众离开漠北，踏上了漫长的西迁道路。而有十余万户(约五六十万人)，拒绝随北匈奴单于出走，仍留在原地生活在鲜卑族的统治之下。

北匈奴西迁大体经过了四个时期，即悦般时期(公元 91 年至 160 年)、康居时期(公元 160 年至 260 年)、粟特时期(公元 260 年至 350 年)、阿兰时期(公元 350 年至 374 年)，历经 280 多年，才出现在东哥特王国的土地上。这真是一次时间漫漫、路程迢迢的大迁徙。

匈奴人征服“以车为家，以冒险打仗为乐”的阿兰人，夺取了东哥特和西哥特的土地。从此，“匈奴帝国”的名字令欧洲人闻风丧胆……

阿兰人分布在西亚和东南欧的黑海北岸顿河流域的草原上。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类中的伊朗语系，在人种上属于白种人。他们也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但是，他们与其他游牧民族的区别是以车为家。阿兰人都生活在四轮或六轮车上，用四头或六头牛拉车。

车成为阿兰人的象征，车是他们的家、坐骑和战斗武器。摆车阵打仗是阿兰人的绝妙战争技巧。所以，阿兰人是被车轮拉着前进的民族。在匈奴入侵时，车轮已把阿兰人拉到了部落联盟阶段。部落首长称王，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社会已出现阶级，奴隶已出现。

阿兰人勇猛善战是别具一格的。他们以冒险打仗为最大乐趣。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遗风在他们身上仍没有逊减。他们的死亡观也深深受这种遗风的影响：在战场上，与敌人勇猛战斗

而流血，最好是死亡，是人生的极大快乐。这样的人会受到人们的怀念和称赞。年老寿终，一生平安的人便是最懦弱无能和不值得人们尊敬的人。

阿兰人的光荣感极强，荣誉比生命更贵重。他们一生最大的荣幸就是杀人，不管什么人都杀，只要能把被杀者的人头提在手上，那么，他们会感到比手中提有同样体积的黄金更贵重、更荣耀。而别人丝毫不认为杀人者是在做残忍的事情。

公元350年，北匈奴人踏上了阿兰人的土地，进入了西迁的第四个驿站。因为匈奴人每征服一地，只在此地住几十年，然后又以此为基地，继续向西寻觅、迁徙。所以，每一片被征服的土地，只是他们的驿站。

匈奴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强烈进攻。阿兰人也对匈奴人进行坚强抵抗。两军大战在顿河畔边。阿兰人以车为主力，终究敌不过勇猛突驰、运动迅速的匈奴人。结果，阿兰人兵败如山崩，国王也被匈奴人杀死。阿兰国从此成为匈奴人的奴役下的庸属。

国土沦陷，阿兰人四处逃散，投奔他乡；

但大多数阿兰人都被匈奴接受为“同盟者”。阿兰武士被吸收到匈奴军队中，成为匈奴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征服阿兰后，匈奴人已在西迁途中跋涉了6 000公里，终于到达了西欧的东境。

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只有顿河之隔。东哥特听到匈奴征服阿兰人的消息大为震惊。他们第一次听说“匈奴人”这个名词，他们不知道匈奴人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的暴风雪般地骤然来临，碰到他们的东西都遭到掠夺和破坏。他们预感到大祸临头，自己必将成为匈奴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因此，东哥特人惊恐万状，人心惶惶。

公元374年，匈奴人裹胁阿兰人突然渡过顿河，出现在东哥特国土上。东哥特国王亥尔曼已年迈无力，失去了当年之勇和感召力。他率领东哥特人匆匆忙忙抵抗，已是措手不及。东哥特的后方又极不稳固，有些以前被亥尔曼征服的部落则乘机造反，企图恢复独立，又给东哥特人造成新的混乱。亥尔曼屡战屡败，绝望自杀。不久，东哥特人被赶到德涅斯特河滨，已无继续抵抗的余地，遂于公元475年投降。

德涅斯特河西岸的西哥特人立刻成为惊弓之鸟。匈奴人巧妙地绕过西哥特人沿河筑造的防御工事，突过德涅斯特河。西哥特人不战自溃，急忙向罗马帝国求救，渡过多瑙河，逃入罗马境内。他们的故地也沦落于匈奴人之手。

匈奴人又一鼓作气，征服了北边的日耳曼部落，夺取了匈牙利平原。于是，欧亚大草原西端，黑海、多瑙河以北的肥沃土地，尽为匈奴人所占据。

征服东西哥特及北部日耳曼各部落，是匈奴人的一大转机。他们原来居住在黑海以东阿兰人的土地上，没有什么剩余食物，只能供养一些战士，所以，势力很小。而哥特人是一个农业民族，可以供应大量食物。这对匈奴人扩张是个极有利的前提。

占领了欧洲各日耳曼部落的广大土地以后，匈奴人役使了更多的人口，占领了广阔的领土，再加上匈奴人的勇猛好战，因而，匈奴人成为东欧的强大国家。这个国家军事实力在欧洲占据前茅。它征战于四方，横扫欧洲，令欧洲人闻风丧胆。

日耳曼民族迁徙的直接原因，无不是匈奴

人的入侵威胁。东哥特人、西哥特人、苏威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都是被匈奴人打败后，不肯投降而大举向罗马境内迁徙的。

匈奴人来到欧洲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席卷欧洲大部，给罗马帝国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古典奴隶制的瓦解。他们把各日耳曼蛮族赶向了罗马境内，纷纷建立蛮族国家，使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迅速结合，欧洲的封建制就诞生在这两种因素的嫁接中。

阿提拉为争夺权力戮杀骨肉，成为“匈奴帝国”的唯一国王。他屡攻东罗马，横扫高卢，南侵意大利，使帝国达到强盛顶峰。阿提拉诸子争战，“匈奴帝国”终于瓦解……

随着匈奴帝国势力的增强，它扩张的野心也急剧膨胀。不久，匈奴人把劫掠的魔爪伸向了外强中干的东罗马帝国。他们首攻西亚各省，掠走了大批的俘虏和牛羊及其他财物。公元395年冬，匈奴人渡过多瑙河，攻入色雷斯，满载而还。公元400年，色雷斯再遭劫难，东罗

马帝国不堪其扰，迫不得已，答应每年向匈奴帝国交纳岁币黄金300磅，并允许匈奴与周边省的城镇进行互市。匈奴成为周围国家和民族地区都敬畏的大帝国。

公元434年，匈奴帝国由阿提拉和他的弟弟布列达共同执掌王位。军政大权兄弟二人共同管理。他们各有自己的领地和统治人口。这时，匈奴的疆土东起咸海，西至莱茵河，南至阿尔卑斯山，北至波罗的海。各日耳曼民族不是避灾而走，就是臣服于匈奴的脚下。

公元435年，匈奴帝国与东罗马帝国订立了马嘎斯条约。其内容是：(1)被匈奴人捉捕到的东罗马帝国的俘虏，可用八个索利达赎回；(2)两国在多瑙河边的一些罗马城市互市；(3)东罗马帝国向匈奴帝国交纳的岁币增至700磅黄金。公元443年，匈奴进一步向东罗马帝国进攻，兵临君士坦丁堡，歼灭迎战的东罗马兵团。东罗马帝国再一次厚币耻和，向匈奴帝国交付黄金6 000磅，岁币增至2 100磅。

庞大的东罗马帝国拜倒在匈奴人的脚下，称臣纳贡！

匈奴帝国在外无强敌的情况下，内部纷争

油然而起。公元 444 年，阿提拉用卑鄙的手段，谋害了自己亲兄弟布列达，霸占了布列达的领地和人民，成为“匈奴帝国”的唯一国王。

公元 447 年 1 月，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等省发生了强烈地震，持续四个月。阿提拉一展对外征服的荣耀，再次攻入东罗马帝国，占领了许多城市，首都君士坦丁堡岌岌可危。阿提拉利用这有利的局势，再次提出了苛刻的议和条件，要求将多瑙河以南，东西长 300 英里、南北宽 100 英里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匈奴，把当地居民完全撤走，东罗马帝国仍应按期交纳岁币。东罗马帝国不得不再丧大国尊严，屈辱同意。这使阿提拉统治达到了顶峰。

公元 451 年，匈奴帝国把扩张的目标指向了西罗马帝国。阿提拉以向西罗马帝国索未婚妻为借口大举向西罗马帝国进攻。但汪达尔人从中煽动蛊惑，使阿提拉的兵锋转向了西高卢，扬言讨伐西哥特人。此内容详见《汪达尔人逐入北非》一章。

这年春天，阿提拉率帝国内各民族的同盟军，以匈奴士兵为主，共50万大军，取道北路，

沿着莱茵河攻入西高卢。西罗马和西哥特联合起来，西罗马大将阿伊喜阿斯、西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调集军队，准备迎敌。滨河法兰克首邻墨洛温也加入到罗马一边，成为同盟军。

公元451年4月7日，匈奴人攻下莱茵河以西重镇梅斯。阿提拉由此转战而西，直趋奥尔良，围攻不克，6月14日，拔围而走，北向迂回。西罗马、西哥特联军紧紧追击。20日，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联军在巴黎南的特洛伊城大战，直战到翌日早晨。阿提拉惨败，但西哥特人也损失惨重，国王狄奥多里克阵亡。双方死伤十几万人。

西哥特人在国王阵亡的悲愤中，誓要为国王报仇，继续向匈奴人进攻。阿提拉用战车把队伍围起来，借以抵抗。但是，阿伊喜阿斯见匈奴已溃败，威胁已不存在了，就劝西哥特人撤兵。他的目的是让匈奴保存一定的实力，不致使西哥特人过份强大，难以控制。这样阿伊喜阿斯劝退了西哥特人和滨海法兰克人，自己率兵回意大利。匈奴人从容撤退。阿提拉并不服输，他说：“我还要回来！”这一仗，打碎了匈奴人是不可战胜的神话，阿提拉也威风扫地。

为挽回面子，“索要西罗马公主”，阿提拉再次兴兵西罗马。他这次的目标是意大利半岛。公元452年，阿提拉取道而南，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罗马将领阿伊喜阿斯丝毫没想到阿提拉会在兵败后几个月马上兴兵讨伐，所以没有准备。阿提拉长驱直入，攻下东部重镇阿揆利亚，转向而南，大有直捣罗马城之势。

西罗马此时毫无抵抗能力，急派使臣求和，劝阿提拉不要攻击罗马。阿提拉此时也是士兵供给不足，军队瘟疫流传，死亡很多。东罗马的援军已快到来。阿提拉不得已，同意议和撤兵。

公元453年，阿提拉忽然暴卒。死前，他还在积极筹划再次进攻东罗马帝国。

阿提拉一生征战疆场，视刀光剑影、死亡流血如家常便饭。离开战斗、劫掠、征服，他就不能生存。他使匈奴帝国走向了强大的顶巅，欧洲各国闻风丧胆。他使匈奴帝国的领土拓展了几倍，统治下的人口增加无数。

阿提拉戎马一生，在战绩赫赫、举世仰慕中死去。匈奴人视其为民族英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他死后，他的儿子们之间，因瓜分庞大的帝国而展开了战争。使国力大削，把本来并不稳固的帝国搞的四分五裂。阿提拉的后嗣们，没有一个具有和他一样的威望和地位，能统治这个强大国家，御使手下的骑兵悍将和各附属国。各附属国也不愿甘心永远受匈奴人的统治，所以，这些日耳曼属国纷纷起义造反。

公元 455 年，吉皮底国王阿达利克，背弃了对阿提拉生前的友谊和服从，联合东哥特人、西利安人、鲁吉安人、赫鲁人，兴兵起义，举戈反叛。起义军大败匈奴人于匈牙利的诸都河岸，杀死匈奴人 3 万人，阿提拉的长子爱拉克阵亡。他的兄弟率残部逃到多瑙河下游，在匈牙利定居下来。他们与来自西亚马扎儿人及其他各民族融合（马扎儿人是主体，匈奴不多），成为匈牙利国人的主体。

阿提拉的另外一个儿子率部逃往西徐亚以东。“匈奴帝国”遂告瓦解。

匈奴人西迁，出现于欧洲，并打败日耳曼各民族，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开端，持续二百多年的欧洲大动荡的历史从此揭开了序幕。

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展示了瑰丽多姿、波澜壮阔的大迁徙、大融合、大变异的历史画面。

第七章　哥特人迁徙

公元1～2世纪，是罗马帝国强盛的时期。它的北部边界从莱茵河一直延伸到多瑙河流域。

公元1世纪末，罗马帝国的皇帝图拉真渡过多瑙河，占领达西亚(今罗马尼亚)。罗马的这一行动，显示了它的雄威尤存，它还有潜能拓垦疆土，扩大版图。

但是，从公元2世纪末叶起，罗马帝国统治不稳，内外矛盾环生，帝国开始从峰巅走下坡路。3世纪，罗马帝国更是江河日下，一天天衰落下去了。

哥特人驱逐了萨尔马提亚人，成为罗马人的近邻。他们接受罗马文明的熏陶，又不断与罗马战斗。哥特人分为东西两部，各自独立……

罗马帝国北方民族有日耳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萨尔马提亚人住在多瑙河东北部地区。他们祖居中亚细亚北部，接近西伯利亚。他们的语系属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系，属于白种人。

萨尔马提亚人是游牧民族。他们主要产业是饲养牲畜。他们住蓬车，以车为家，逐水草而居。这个民族处在经常的迁徙和向外扩张之中。从公元前一千年代起，他们就逐步向外扩张。由于西伯利亚茂密的森林不适应游牧生活，所以，他们只好举族南迁。他们对伊朗高原的肥沃土地、茂盛的水草早就垂涎三尺，于是就发动了向南方(今阿富汗)的侵略战争。当时，庞大的波斯帝国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严阵以待地防备着他们。萨尔罗提亚向南侵略受到强烈的阻抗，他们的美梦破灭了。

万般无奈，萨尔马提亚人诸部落只好向西转移。他们经过南俄罗斯草原，穿过喀尔巴阡山，在公元前后，占领了多瑙河以东、以北的地区，并居住在这里。不过，萨尔马提亚人并不去侵扰罗马帝国的达西亚省。因为这里地势崎岖，森林密布，不适于他们的社会生活。

萨尔马提亚是一个庞杂的原始部落，人数众多，分布极广。他们分成许多独立的分支，其中一支叫做阿兰的部落，在前一章已提过，他们住在从顿河到咸海、从高加索到乌拉尔山麓之间的大片草原上。后来有一支阿兰人加入到日耳曼人大迁徙的行列。

日耳曼人居住在萨尔马提亚人的西北部。日耳曼人不断向四面八方进行扩张和侵略。从凯撒时起，一直到3世纪，罗马政府一直特别注意莱茵河的防备，派有莱茵军团守卫边疆。这莱茵军团，有几十万人，他们统帅都是罗马最杰出的人物，比如凯撒。

为防备日耳曼人侵入，罗马军队还从科布伦茨(在莱茵河中游)到累根斯堡(在多瑙河上游)修筑了一条类似中国长城的石墙，史称罗马长城。这条石墙长500多公里。在边境墙的

后面，筑有较小的工事，在稍远的地方，又有较大的要塞作为据点，有驻兵防守。这条边境墙和莱茵军团，把莱茵河南岸广大的罗马北部边疆地区封锁和保卫起来。因此，在数百年间，罗马的北部边防始终是比较巩固的。数百年来，日耳曼人的南侵始终受强有力的抵抗。因此，他们向外寻求牧场和猎场时，只有向东南方向推进，去夺取萨尔马提亚人的土地了。

根据罗马史学家的记载，在公元2世纪后半叶，罗马人在东北方仍然与萨尔马提亚人为邻。但至公元3世纪初，萨尔马提亚人就不断遭到日耳曼人的进攻。萨尔马提亚人抵不住日耳曼人，美好家园不断被日耳曼人吞食。后来，日耳曼人占领了萨尔马提亚人的大部分领土。

在这些侵略成性的日耳曼人中，人数最多、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是哥特人。哥特人是侵略萨尔马提亚人的急先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占据了多瑙河下游罗马帝国的达西亚省、黑海和亚速海北岸地区(即今乌克兰地区)。

哥特人取代萨尔马提亚人成为罗马的近邻，甚至强占了罗马帝国的领土。他们开始了

与罗马人的接触。

哥特人中家境贫寒、生活无路的人，纷纷进入罗马境内。对于强壮的男子来说，给罗马人当雇佣兵，不失为谋生的极好出路。穿着制服，佩带着武器，耀武扬威，实在为这些尚未开化的哥特男青年所朝夕羡慕；吃穿不愁，还可以挣佣金，发军饷，更令他们所梦寐以求。所以，在罗马军队中当兵的哥特人很多。哥特人后来的最杰出的领袖——阿拉里克就是给罗马军队当兵出身。

进入罗马手工业作坊当工人，也是哥特人在罗马境内谋生的极好途径。罗马手工业作坊精湛的技术、美妙的产品是这些哥特人在其本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他们挣的工钱所能购买的商品，更是使他们大为吃惊。总之，除了作坊的纪律和繁重的劳动以外，在作坊当工人的一切，都是哥特人所向往的。大批大批的做工的哥特人，既挣到了钱，又学到了罗马各行各业的技术，并把它们带回了本土。

也有许多哥特人，成为战俘，被送往罗马大庄园里当奴隶或隶农。还有许多哥特人虽然没有进入罗马境内，但是，他们移居到边境附

近，在那里耕种早已荒芜的土地。他们住在罗马帝国的附近，接受着罗马文明的教化。

总之，通过以上那些错综复杂的人员流动，哥特人和罗马人开始了长时期的、频繁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哥特人不仅学习到了罗马的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学到商业知识，更学到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哥特人的意识形态已受到罗马人的影响，他们也信仰了基督教。

在罗马北方的其他日耳曼人，也和哥特人一样，通过种种途径，大批进入罗马境内。这些最先接受了罗马文明、受到罗马文化熏陶的日耳曼人，在民族迁徙过程中，常常是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最可靠的同盟军。

哥特人一方面吮吸着罗马人先进文明的乳汁，不断成熟成长，另一方面他们却长期和罗马帝国进行斗争。

当时，哥特人社会还实行军事民主制，内部已经产生了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他们拥有众多的亲兵，以掠夺战利品、不断发动战争为荣。他们最著名的口号是："能够用流血方式获得的东西，如果依靠流汗的方法得到，那就显得文弱无能了。"所以，哥特人不断地迁徙和扩

张着。

哥特人到达南俄罗斯草原不久，就向罗马在黑海北岸的前哨阵地提拉斯和奥尔比亚两座城寨发起了军事进攻 。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调集部队进行了抵抗，但无济于事。哥特人还是占领了这两个地方。

首次对罗马军队的胜利鼓舞了哥特人，他们认为罗马人不堪一击，更相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于是，从公元 240 年起，哥特人又出现在多瑙河畔，开始更大规模地向罗马进攻。这次，他们进攻的地区是罗马的达西亚省和下美西亚省(今保加利亚北部)。但这次进攻没有取得成功。

在以后的 30 年间，哥特人不断和罗马人进行恶战，并多次取得胜利，其中一次重大的胜利是腓力波波利城战役。

这次战役发生在公元 251 年。腓力波波利城地处色雷斯(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当时罗马皇帝戴西正在该城巡视。哥特人了解到这座城市非常繁荣富庶，认为这座城市到处是珍宝奇玩，攻下它就可以掠夺到丰富的战利品。于是，哥特人倾全力进攻这座城市。

戴西皇帝亲自出来迎战。哥特人装作撤退，好大喜功的戴西眼看被自己打败的敌人逃走，急驱部队追击。当追到一片沼泽地时，四面八方事先埋伏好的哥特人将戴西和他的部队团团围住。戴西被这突如其来的四面包围吓晕了头。罗马士兵也乱了阵营。哥特人像追逐猎物一样，追杀着罗马士兵。倾刻间，罗马兵团全军覆没。戴西皇帝在惊慌逃命中被杀死。

哥特人又调集兵力，回头重新进攻腓力波波利城。城里守备空虚，皇帝战死，出城的兵团被歼的消息早把守城的罗马士兵吓破了胆。他们无心恋战，纷纷逃跑。哥特人毫不费力，占据了该城。

哥特进城后，到处抢劫杀掠。士兵的马脖子上挂满了珠宝金银和其它战利品。他们把城市洗劫一空。由于迷恋于抢劫战利品，哥特人并没有乘胜前进。假如此时哥特人能趁热打铁，再进一步扩大战果的话，他们可以在罗马帝国征服一大块土地。但是，当时哥特人作战的目的只是抢劫战利品，而不是占领土地。所以，当他们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以后便退回去了。然而，罗马人在多瑙河北岸唯一的一块领

土达西亚省，却被哥特人在这一时期占领了。

哥特人的另一次袭击罗马发生在公元268年。这年，哥特人诸部落渡过多瑙河，占领了美西亚(今保加利亚)。其兵力达32万人之多。罗马皇帝克劳狄二世，听到这消息后，大为震惊。他想：以前，哥特人只在多瑙河北边侵袭罗马，已经把罗马帝国搅得不得安宁，连罗马皇帝戴西也丧命于他们手中。现在，他们居然渡过了多瑙河，进入罗马领土腹地。如果不坚决把他们驱逐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哥特人非趁机打入意大利，攻占罗马城不可。克劳狄二世越想后果越可怕。于是他下定了决心，调集了几十万罗马军队，从三面向美西亚进军。

哥特人深入罗马腹地，对周围环境并不熟悉，不适应在新的环境下作战，再加上罗马帝国倾举国之力迎战，来势非常凶猛。哥特人死伤惨重，损失了尽一半的力量。迫不得已，哥特人退回了多瑙河北岸。

罗马虽然赶走了哥特人，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这次战役，罗马帝国元气大伤，损失也极为惨重。这一仗，罗马人虽然胜利了，但已经精疲力尽，不但不敢乘胜渡河追击；连

已被哥特人占领的达西亚省也不想收复了。

到奥勒良做皇帝时，正式宣布放弃达西亚省。住在该地区的罗马居民奉命都撤到多瑙河南岸。从此，住在达西亚省的哥特人获得了永久居住权，被称为西哥特人。以德涅斯特河为界，住在河东地区直到顿河流域的哥特人，称为东哥特人。不久，这两支哥特人，逐渐形成了两个彼此独立的部落联盟，即东哥特联盟和西哥特联盟。

自克劳狄二世逐走南渡多瑙河的哥特人以后，大体上说，双方都采取了守势，因为哥特人有自己的土地，并已得到了罗马的承认；罗马人也没有力量再向多瑙河以北进攻。因此，多瑙河上风平浪静一百多年。其间，虽有些小的战火，但都不值得史书一提。

巴兰勃率匈奴人进兵东哥特，被誉为“哥特人中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亥尔曼兵败自杀。阿拉修斯和萨弗来克斯率部出走他乡……

一支强壮彪悍的黄种人迁徙大军突然出现

在顿河流域。多瑙河两岸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打破。东哥特人大为震惊。这一年是公元 374 年。

这支大军就是匈奴人。他们有 20 余万人，其领袖是巴兰勃。巴兰勃是个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首领。他是个野心勃勃、不可一世的人。匈奴人的彪悍、勇敢、好战的性格，都能从他身上表现出来。

他率领这支 20 几万人的远征队伍，踏上了万里之遥的远征。从 4 世纪中叶起，他们向西方的阿兰人进攻。

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为保卫家园誓死而战。但是，他们终于无法与勇猛善战的匈奴人匹敌。匈奴人全部都骑骏马、手持锋利的兵器，行动速度快，刺杀凶狠，把阿兰人打得大败。从咸海至顿河流域的广大土地都被匈奴人占领。

阿兰人，一部分逃散各地，其中一支冲破东哥特人的边界，向西方逃遁，但大部分阿兰人被匈奴接受为“同盟者”。阿兰武士也被编入匈奴人的队伍中，成为匈奴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兰人降服以后，匈奴继续贪得无厌地渡

过顿河，进攻东哥特人。近100多年来，哥特人已不再对罗马帝国发动什么战争，他们与罗马帝国和平为邻，在自己的邻土上生息繁衍，过着安定的生活。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支人数众多、比他们当年更英勇好战的民族，从遥远的东方而来，向他们发动了强烈的进攻。东哥特人举国惊恐了，都把自己民族的安全寄托在他们首领——亥尔曼身上。

自从哥特人入侵多瑙河以南的美西亚被驱逐以后，西哥特人定居于达西亚，渐渐为罗马所同化。可是，东哥特人却与西哥特人大相径庭。他们仍然凶猛勇敢，四处争战。到亥尔曼任首领时，东哥特人更加强大。亥尔曼率领他的民族，与周围的部族不断争战，战无不胜，在欧洲的东南部取得了霸权地位。东哥特人称亥尔曼为“哥特人中的亚历山大大帝”。亥尔曼确实是东哥特人的骄傲和自豪：亥尔曼使东哥特人成为当时东南欧洲最强大的民族，周围其他部族都屈服于东哥特人的脚下；亥尔曼使东哥特人有了安全的领土，美好的家园；东哥特人团结在亥尔曼的周围，把亥尔曼当作救星，当作偶象，当作太阳……因为亥尔曼给了东哥

特人光明和美好前程。

面对强大的敌人入侵，东哥特人怎能不把拒敌人于国门之外的使命放在亥尔曼在肩上。亥尔曼也感觉到了他的民族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对自己所寄于的重望。于是，他再一次率领的民族出现在两军对垒的疆场上。

可是，这时亥尔曼已年迈衰老，他勇气和智慧远不如年轻时，他面对的敌人，十分凶悍勇猛，胜过当年他所率领的民族。亥尔曼虽然有一腔保护本民族生命和领土的热血，有一颗再现当年之勇的雄心，但是，终于因敌人的强大和自己的衰老而失败。自负的脾气和惭愧的心使亥尔曼无脸再活下去。亥尔曼在悲愤中自杀。他用这种方式来向自己的民族谢罪，来洗掉兵败的耻辱。

亥尔曼死后，他的民族激愤了，决心要把敌人逐出领土，为亥尔曼报仇。东哥特人又选举了新的领袖。在他的率领下，东哥特人与匈奴人苦战了几个月，但是，悲愤和决心必竟不能代表民族实力。在强大的匈奴人面前，东哥特人几个月来，仍然屡战屡败，最终一败涂地，无法再战。东哥特人向西退去，一直退到德涅

斯特河畔，已毫无继续反抗的余地。

公元 375 年，东哥特人一部分向匈奴人投降，屈服于匈奴的统治之下，他们当中的强壮青年，被迫加入了匈奴人的武装力量。

阿拉修斯和萨弗来克斯是东哥特人中一个小部落的头领。他们在抗击匈奴的战争非常英勇。他们主张宁肯放弃领土，也不愿意在自己的领土上过着受人奴役的生活。于是，阿拉修斯和萨弗来克斯便成为那部分不愿意屈服匈奴的东哥特人的首领，他们向跟随的东哥特人说："我们宁可放弃领土，也决不屈服于那些可恶的匈奴人的统治。领土是可以用实力占领的。我们的先辈不是靠武力占领了我们现在的领土吗？现在它被匈奴人用卑劣的手段抢走了，但我们可以在别的适宜我们居住的地方再找到我们的归宿。可是，自由、独立、尊严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一旦放弃了它们，就将永远失去它们，决没有恢复的可能。人一旦失去了自由、独立、尊严，那还叫做人吗？整天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小心地侍候别人的人，只是奴隶。我们要做人，决不做奴隶。我们决不屈服于匈奴人，我们要到更好的地方去生活。"

在他们的鼓动下，跟随他们的东哥特人越来越多。就这样，阿拉修斯和萨弗来克斯率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踏上了寻找家园的里程。他们的第一个要投奔的地方，是达西亚——他们的同族西哥特人居住的地方。

从此，匈奴人便占领了南俄罗斯草原，并把此地当为他们长期向外扩张的基地。

弗利提吉尔恩率领西哥特人迁徙罗马，罗马帝国背信弃义，西哥特人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西哥特与东哥特只有一河之隔。匈奴人侵入东哥特最终征服东哥特的情况，西哥特人都一清二楚。西哥人了解到了匈奴人的英勇善战及他们首领巴兰勃指挥军事人的才能，深知不是匈奴人的对手，于是，他们感到大祸临头了。西哥特首领弗利提吉尔恩率领全族人在德涅斯特河西岸营建堡垒，企图阻止匈奴人渡河。西哥特人把全民族的安全寄托在这条堡垒上。

巴兰勃征服东哥特以后，并没有满足。他想以东哥特的领土做为根据地，继续西征，寻

找更好的土地，掠夺更多的战利品。巴兰勃的功业就是不断地征战。他探知西哥特人在河对岸营建堡垒，便不作正面进攻。巴兰勃很懂战争艺术。他表面作出不进攻的姿态以迷惑西哥特人，暗地里却派一股骑兵日夜兼程，在西哥特人没有堡垒的上游，偷偷渡过河。

西哥特正严阵以待地注视着河对岸的匈奴人，做梦也想不到一支匈奴骑兵会突然出现在背后并发动了强烈的进攻。西哥特人措手不及，匆匆作些了一些抵抗后，便大败而逃。

巴兰勃率领骑兵乘胜追击。一支骑兵掠夺的战利品过多，行动不便。这时他们的主体还在南俄罗斯草原，这支骑兵不能离开太远。所以，巴兰勃追了一段路程之后，便停顿下来。西哥特人获得了暂短的喘息机会。

弗利提吉尔恩和西哥特的贵族们，利用这短短的喘息机会来研究自己民族下一步的去向。看来，必须放弃国土，另投他乡。因为事实明摆着，西哥特人根本不是匈奴人的对手，抵抗不过是拿生命做赌注。迁徙他方，只有进入罗马境内，因为多瑙河南岸的土地肥美，适合于居住，多瑙河是个天然屏障，可以利用来抵

抗匈奴人。罗马帝国军队强大，可以保护西哥特人。

经过讨论，西哥特人认为唯一避免匈奴人蹂躏的安全地方，就是迁徙罗马境内。弗利提吉尔恩率领西哥特人集中在莱茵河畔，请求准许他们迁居罗马境内。对岸驻军司令告诉西哥特人，他们的请求报告了皇帝，希望他们等几天，等待皇帝决定。

集中于多瑙河畔的西哥特战士有约20万人，老幼和妇女家属及奴隶等又有80万人。这100万人忍饥挨饿，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热切地盼望罗马皇帝的答复。

这时，罗马帝国的皇帝是瓦伦士。他是个软弱而又缺乏长远考虑的人。接到西哥特人要迁居境内的报告后很高兴，因为帝国现在正人口减少，兵员缺乏。瓦伦士把眼前的问题都想到了：同意西哥特人过河定居，并答应给些粮食，但是，做为交换条件，西哥特人必须交出武器，并提供他们的妻子、子女作为人质。瓦伦士认为，西哥特人没了武器，交出了人质，一定能服服贴贴地受帝国统治。至于这近百万人进入其境以后能否危及他的统治，瓦伦士却

考虑的很少了。

西哥特迫于匈奴人的追击，万般无奈，只得忍痛接受了罗马人提出的苛刻条件。公元376年春，上百万的哥特难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争先恐后登上木筏、小船、独木舟，在波涛滚滚的河流上，仓惶南渡。这时正值多雨季节，河水猛长，水流湍急。许多哥特人落水淹死。多瑙河上，沸腾起来了：争着上船的吵闹声、落水难民的求救声、妇女儿童的哭喊声、临时制造渡河工具的吵杂声，响成一片，惊天动地。这悲惨的场面无法形容。罗马帝国，也出动战船，日夜运送难民过河。西哥特人过河以后，来到罗马帝国的美西亚省和色雷斯省。

西哥特人虽然有了土地，但是，他们举目无亲，在虎狼包围和侵扰下，生存并不容易。罗马帝国腐败的官僚、地方官、军队，就是虎和狼。他们背信弃义、残酷剥削压迫西哥特人。

西哥特人深知，交出武器，居住于别国领土上是很危险的。于是，西哥特人收集了大量的珠宝钱财，贿赂罗马帝国的地方官僚，让他们不要收缴西哥特人的武器。贪婪成性的官

僚，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之度外，只要中饱私囊，无论什么出卖国家的事都做得出来。这样，一大群持有武器的蛮族，便聚居在罗马帝国的境内了。这对罗马是极大的威胁。

最初，西哥特人还很感激罗马帝国政府，因为在西哥特面临举族被歼的重要关头，是帝国容留了他们，为他们防御边患。于是，西哥特人向罗马交出了妻子、儿女做人质。后来，如狼似虎的地方官员不断压迫西哥特人，所以，西哥特人对罗马帝国感激逐渐变为强烈的愤怒。

罗马政府答应过提供西哥特人粮食，实际根本没兑现。粮食早被经办的官僚们侵吞了。当西哥特人饥寒交迫、濒临绝境的时候，罗马官员又乘人之危，把粮食和腐烂的食品以极高的价格向他们出售，从中谋取暴利。为了吃到一块面包，西哥特人要付出一个奴隶的代价。饥饿的折磨，迫使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不仅如此，罗马官僚、军官和士兵，不断进入西哥特人的村落，掠夺财物、霸占美女、蹂躏土地。

罗马统治阶级级背信弃义的行为，激起了

西哥特人的深仇大恨，不满的情绪剧急增长和蔓延起来。罗马政府对西哥特人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但是罗马政府不但不知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次年，皇帝瓦伦士一改前允，命令西哥特人从聚居的边疆迁走，同时又不发给粮食，西哥特人实在忍无可忍，起义的烽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

起义军声势浩大，瓦伦士魂归西天。亚得里亚堡战役永载史册，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

由于帝国官僚的腐败，西哥特人保留了武器，现在，他们起义有资本了。他们首领弗利提吉尔恩成为起义的领袖。和去年西哥特人一无返顾地跟随他迁徙一样，现在，他们又紧紧跟随他踏上了起义的征程。当地深受剥削压迫的奴隶、隶农和农民的热烈响应。在帝国充当雇佣军的哥特士兵，也纷纷逃离罗马帝国，前来投奔起义军。

这支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的声势，惊动了罗马皇帝瓦伦士。他是个蠢笨的皇帝，曾经同

意这支凶悍的民族迁入帝国境内，造成了后患；又是他的官僚，残酷无情地压迫哥特人，使他们不得不反。他后来决定亲征，不过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和试图拯救已濒于灭亡的帝国。

公元377年，罗马军队和西哥特起义军对峙于下美西亚的首府马尔基雅那堡(今保加利亚的瓦尔那城)附近。腐败的罗马军队不堪一击。义愤填膺的西哥特人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次胜利对西哥特人极为重要。它是西哥特人第一次战胜强大帝国的记录，它告诉西哥特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英勇战斗，是一定能胜利的。这次胜利，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从此，西哥特人反抗罗马斗争的烽火，越烧越旺。在色雷斯金矿里劳动的奴隶和矿工，也都蜂拥而起，加入到西哥特人的起义队伍中来。他们冲入奴隶主庄园，打开粮仓，取走粮食，把奴隶主及其家属掳去做奴隶。不久，西哥特人占领了整个色雷斯平原，许多以前被卖为奴隶的哥特人逃回了民族大家庭的怀抱中。去给罗马人做人质的妇女儿童也都纷纷回到家中。

他们向家人讲述在罗马遭受的痛苦、屈辱和虐待。这更加激怒了西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仇恨。

当色雷斯西哥特人起义的战火熊熊燃烧时，皇帝瓦伦士正在叙利亚行省巡视。他见形势不妙，便急忙赶回君士坦丁堡，调集更多的军队，准备充足粮秣，决定亲自出征镇压起义。

公元 378 年 8 月 9 日，是世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在这一天，西哥特人把罗马主力消灭，罗马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在这一天，罗马帝国的丧钟敲响了。这一天，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在此前，罗马人防御、打击着日耳曼各族。在此后，日耳曼民族转入进攻，不断打击着罗马帝国，损伤它的元气。这一天之所以重要、伟大，是因为发生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亚德里亚堡(今土耳其埃迪尔内)战役。

瓦伦士率领罗马军队几十万人前来剿灭起义军，正好与西哥特人在亚德里亚堡遭遇。西哥特人在这次战役大获全胜，杀死杀伤罗马帝国官兵 4 万多人。瓦伦士在战斗中身受重伤，躲藏在一间小茅草屋内。他极端痛苦地躺在地上，听着外边的喊杀声，心里非常害怕。他后

悔当初不该同意把西哥特人引入境内。他更痛恨自己所领导国家已衰败到这种程度，连一个只有百万人的落后的野蛮的民族都统治不住。当他想到帝国的衰落时，反而宽慰了许多，因为帝国的大厦并非他自己一根柱子所能独撑起来的。

正当他思前想后时，西哥特人包围了这个小茅屋。瓦伦士只听到："皇帝在这里，放火烧！"紧接着，熊熊大火就燃烧起来。瓦伦士和这间小茅屋倾刻间变成了灰烬。一个庞大帝国的皇帝就这样惨痛地死去了。亚德里亚堡战役使西哥特人更加强大起来。

就在西哥特人屡屡战胜罗马军队的时候，领导东哥人逃出匈奴人奴役、寻找新的领土的阿拉修斯和萨弗来克斯，带着东哥特人趁罗马帝国守备空虚、疲于对西哥特人作战之机，强渡多瑙河，进入罗马境内。兄弟民族在异国他乡相见，分外亲切。打击共同的敌人，完成相同的使命——寻找领土，重建家园，把这两个兄弟民族联结起来。两军汇合一处，使起义军的力量更强大了。

一时间，起义的烈火，从君士坦丁堡城下，

一直燃烧到阿尔卑斯山山麓。形势更加对帝国不利。

罗马新任皇帝提奥多西，重整力量，又与哥特人苦战多年，但仍然无济于事。帝国耗尽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原气大伤；哥特人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大，大有推翻帝国之力。

提奥多西在既不能扑灭起义，又不能逐哥特人出境的情况下，便改用怀柔措施。在公元382年，他下令，割让色雷斯和美西亚省的土地给西哥特人定居，割让班诺尼亚省(今匈牙利西部和奥地利东部)给东哥特人居住，并声称："你们哥特人寻求新领土的愿望已经满足，这是帝国对你们的莫大的恩泽，你们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盟邦。"

公元395年1月，提奥多西病死，罗马帝国彻底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由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掌管，长子阿尔狄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定都于君士坦丁堡；次子霍诺里为西罗马帝国皇帝，首都仍旧在罗马。从此以后，罗马帝国便分成东西两个帝国了。

阿拉里克从罗马军队学校中学到战争艺术，再用来打罗马人。他不仅成为罗马的掘墓人，更是蛮族中第一个思考建国者……

西哥特人的领袖弗利提吉尔恩死后，一个更有勇气和智慧、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的阿拉里克，被西哥特人拥戴为领袖。

阿拉里克过去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并跟随提奥多西南征北战。他在战场上的才能、勇敢和智慧，使他不断取得成功。他被不断提拔，后来直接在皇帝提奥多西的鞍前马后，成为左膀右臂。他经常向提奥多西提出战斗方案，每每都被采用，都很成功。所以，他非常受皇帝器重。另一方面，多年的战斗经验、多年参与战争决策使阿拉里克成熟起来。如果把罗马雇用军比作军事学校的话，那么，阿拉里克就是最优秀的毕业生。

在罗马雇用军中，阿拉里克学到了巧妙的战争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捞到了很

多名誉。他的名声不论是在罗马上层社会还是在西哥特人中都非常响亮。

弗利提吉尔恩死后，西哥特战士用盾牌书名选举阿拉里克为领袖。西哥特人为有这样的领袖而自豪，他们愿意跟随他赴汤蹈火。

阿拉里克给西哥特人带来的首次战争的胜利是征服了希腊的各个部分。为了寻找起事借口，阿拉里克在提奥多西死后，他乘机要挟新皇帝阿尔卡狄派他当东罗马军队的指挥官。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阿拉里克就领导西哥特人重新起义了。

他首先进攻的是东罗马的重要地区希腊，他率领西哥特军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马其顿和帖撒利亚平原。沿途得到奴隶、隶农的响应和支持，许多奴隶、隶农和农民加入到西哥特军队中来。

接着，他又率兵进入南希腊，直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古希腊各城邦——雅典、科林斯、亚哥斯和斯巴达等不战自投。西哥特人征服整个希腊后，掠夺了大量战利品。阿拉里克和他的亲兵的马的挽具上，都挂满了五光十色的宝石。

征服希腊，并不是阿拉里克的全部目的，在掠夺足够了战利品以后，他又率军水陆兼程挥师北上，于公元 397 年到达伊庇鲁斯。东罗马帝国被阿拉里克搅扰得困苦不堪，但又无兵力镇压，便一改武力镇压为怀柔政策。

东罗马帝国皇帝命人送给阿拉里克大量的钱财珠宝，用厚利诱惑他，同时又对他委以重任，宣布任命他为伊里利亚地区(今南斯拉夫)的总督。阿拉里克接受了这一任命。他利用这一合法地位，获得罗马人在这里储藏的大批武器、粮食及其它重要物资。

阿拉里克为西哥特人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和光荣，给西哥特人带来了广大的领土和丰盛的战利品。他把西哥特人从最苦难的境地拯救出来，一跃成为罗马帝国境内的霸主，再没有帝国官员、军队敢欺凌、压迫、掠夺他们了。西哥特人衷心感谢阿拉里克，推举他为西哥特人的“国王”。

公元 401 年，阿拉里克决定进兵西罗马，挺进意大利半岛。阿拉里克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和目的是这样的：一方面，因为匈奴大军已离开南俄罗斯草原，抵达蒂萨河流域(今匈牙

利东部)，少数匈奴先头骑兵已越过多瑙河，攻占了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阿拉里克深知匈奴人的凶猛，自己的前任首领弗利提吉尔恩几度败在匈奴人手下。他不愿意拿自己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与匈奴人冒险。逃避开匈奴人的刀兵锋芒所向，不与之发生冲突是最明智的选择。另一方面，阿拉里克想建立自己的王国的宿愿以久，但始终没有寻觅到合适的领土。在罗马帝国当雇用兵多年，他深深地热恋上了罗马的繁荣文化、高度发达的文明、富庶的生活。他处心积虑地想在罗马文化的策源地，占据一块地盘，建立西哥特王国。由此看来，阿拉里克是第一个罗马帝国的掘墓者，更是日耳曼王国的第一个建设者。

于是，这年秋天，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从伊里利亚出发，经班诺尼亚，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于 11 月进入北意大利，一举占领波河平原。阿拉里克在此召开了西哥特人大会，庆祝已经取得的胜利，并向群众明确交待这次进攻意大利的目标。他面对着千百万父老乡亲，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民族是勤劳而勇敢的民族，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寻觅着适合于居住的土

地。我们吃尽了劳苦，尝尽了长途跋涉的艰辛，但一直没有成功。可恶的外族人，一直在为我们设置重重障碍：匈奴人用野蛮血腥的手段将我们逐走，罗马人不停地压榨我们。现在我们来到了意大利半岛。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草盛茂，是最适合于我们建国安邦、立家居住的好地方。可是，这里的罗马贵族还在享受着贪得无厌的剥削生活。我要让把罗马的贵妇给我的妻子做奴婢，拿她们的珍宝给我妻子做礼物，拿整个罗马贵族剥削来的财富给我们每个西哥特人享用!”西哥特人被阿拉里克鼓舞起来了。

阿拉里克的大军压境，西罗马举国震惊。达官贵人纷纷准备逃往西西里岛或北非行省避难；贪生怕死的西罗马皇帝霍诺里，急忙逃往被一片沼泽地所环绕的拉文那城，把整个罗马古城委弃不顾。整个西罗马帝国从上到下，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危机时刻，西罗马司令官斯提里科，火速调回驻防不列颠和莱茵河地区的边防军团，来保护意大利。当时在意大利还有汪达尔人、匈奴人、哥特人等组成的雇佣兵，以及临

时召募的军队，共约 20 万人。

这时西罗马帝国的防卫全靠成千上万的日耳曼雇用兵，而且军队中最有才能、最出色的将才也是日耳曼人。司令官斯提里科是其中之一。他是汪达尔人。他也和阿拉里克一样，跟随皇帝提奥多西南征北战多年。提奥多西非常赏识他的才华，将侄女嫁给了他。从中可以看出提奥多西对斯提里科的信任和重用。

现在斯提里科又为霍诺里忠心耿耿地保卫社稷了。他和阿拉里克两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两个都有领袖的才干，都英勇善战。但在军队的组织方面，阿拉里克的军队似乎略逊一筹。所以，两军对阵以后，斯提里科指挥军队接连在波伦亚、维罗纳打败西哥特人。阿拉里克的进攻受到强有力的抵挡，连连受挫，便退守伊里利亚。

阿拉里克第一次进攻意大利没有成功。但是，对西罗马来说，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莱茵河军团的撤离，罗马在高卢地区已无兵防守，始终觊觎高卢土地的日耳曼各民族有了天赐的可乘之机。他们开始大规模渡过莱茵河，侵入高卢。西罗马北部的藩篱彻底倒塌了。

霍诺里嫉贤妒能，西罗马的忠臣斯提里科惨遭毒手，阿拉里克乘虚而入，意大利再遭兵燹……

斯提里科，在西罗马帝国最危机的时候，力挽狂澜，拯救了帝国。他在波伦亚和维罗纳两役中击败西哥特人所建立的奇功，罗马人深深铭记在心。与此相反，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临危逃命，遁入拉文那城，置古罗马城及人民于不顾。他们两个人的所做所为，在罗马人民心中形成强烈的反差。

公元406年8月，斯提里科再一次击败了东哥特人的进攻。斯提里科屡建战功，充分显示了他的胆略和才干。他不失为此时唯一能保卫西罗马帝国安全、使它不致被蛮族入侵所吞噬的忠臣。罗马人民心里对此很明白。所以，斯提里科凯旋回罗马时，那里的人民成千上万地排队于道路两侧，高举鲜花，热烈地欢迎这位帝国功勋。他一进入罗马城，凯歌高奏，礼花映红了天际。人民给予这位英雄的热情、希望和鼓励实在难以用语言形容。

这与前不久皇帝霍诺里进罗马城的情形迥然不同。当时人民无人过问，道两旁冷冷清清，既无鲜花，也无礼乐。这位怯懦无能、贪生怕死的皇帝深深感到自己与斯提里科比较实在相形见绌。强烈的嫉妒心理把他那仅有的一点理智冲淡得所剩无几。

这时，霍诺里左右的大臣也排挤忠良，不断地在他面前进谗言，陈说斯提里科的"罪过和野心"。于是，这位功高盖主的名将、抗击侵寇的英雄终难逃一死。公元408年8月22日，斯提里科被皇帝下令处死了。之后，罗马军队中的军官也学着皇帝的样子，将日耳曼雇佣兵任意屠戮，把军队中日耳曼人种的头目，纷纷撤职拿办。

斯提里科惨死和在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士兵所受的种种暴行，激起了三万多人的日耳曼雇佣兵公愤。他们纷纷逃到阿拉里克营中，要求他再次进军意大利，为枉死的斯提里科报仇，为日耳曼人报仇。

阿拉里克觉得机会难得，决定利用罗马帝国大批士兵逃亡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立即向意大利再次进军。他的部队这几年来一直憋足了

劲，进兵意大利的雄心不减。这次听到阿拉里克的命令，欣喜若狂。部队的战斗热情高涨，很快越过阿尔卑斯山，长驱直入，不久，就占据了西罗马北部的重镇格里摩那。然后，阿拉里克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前进，穿过亚平宁山的峡谷，南下翁布里亚平原，直捣罗马城，并且包围了这座古城。

罗马城粮食被切断，全城陷入饥馑中。许多人被活活饿死。全城人民一片愤怨。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罗马人不得不求和。使者来到阿拉里克营中。

阿拉里克对使者不屑一顾，十分傲慢地提出了议和条件："交出城中所有金银，不论公有的还是私有的；交出贵族全部不动产以及释放全部蛮族出身的奴隶。"

使者苦丧着脸，胆胆怯怯地问道："那么，将军，您把什么留给罗马市民呢？按照您提出的条件，罗马市民还能剩下什么呢？"

阿拉里克十分得意地、嘲弄地说："生命！"

使者被弄得毫无办法，便鼓起勇气说："罗马城内，人多得很，士兵每日都在操练。他们将进行殊死的抵抗。"

阿拉里克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使者的一种威胁。罗马人靠什么抵抗呢？这时的不列颠已经放弃了，莱茵河上的军团早就撤离了。汪达尔人、苏威汇人、阿兰人等蛮族，已进入高卢并在那里肆无忌惮地抢劫；至于罗马城，仅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斯提里科被杀害了，军队离心离德，统治阶级内部各存私利，竞相做投降以保全个人财产和地位的准备。想到这里，阿拉里克站在使者面前哈哈一笑，说："好啊！草长得愈密，割起来就愈省劲。"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阿拉里克降低了受降条件。罗马人也同意了他的要求，交出黄金五千磅、白银三千磅、丝绸四千匹、布三千匹、胡椒三千磅，并同意释放蛮族出身的奴隶。西哥特得到了一份丰厚的战争赔款后，解围而去。这是西哥特人两次进兵意大利中，最有收获的一次。但是，只得到了财产，没有占领土地，这是西哥特人所抱憾不已的。因此，他们仍然留在意大利半岛，继续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战斗。

罗马城陷落，基督教徒痛心疾首。阿拉里克抱憾死去，西哥特人排干河水，安葬英灵……

阿拉里克从罗马城撤离后，并没有离开意大利，而是向最富庶的坎帕尼亚进军。他的部队迅速占领了该地，并在努茨里亚扎营。在那里，有四万名蛮族奴隶从意大利各地前来投奔。他们要求阿拉里克为自身所遭受的屈辱报仇。

不久，阿拉里克又从多瑙河地区调来了十万援军。这样，在很短的期间里，阿拉里克所统率的“蛮族”队伍已拥有三十万之众。于是，他决定，卷土重来，再次发动对西罗马的进攻。

公元 409 年，阿拉里克从南意大利移师北上，将皇帝霍诺里包围在拉文那城，因东罗马派来援军，才使霍诺里免遭灭顶之灾。同时，阿拉里克的大军又把罗马城团团围住。这次，他对罗马人的要求不只是金银财物，他进一步要求帝国政府的领土及其统治权。但是，阿拉里克并不想以帝位自居，他只是另立了一个傀

儡皇帝以代替那位深居拉文那的霍诺里。因为用傀儡皇帝统御比身为蛮族的阿拉里克称帝更能使罗马人接受。

不幸，他所立的这个皇帝，不肯完全供他利用，于是他决意发动第三次对罗马城的进攻。

这次进攻的情形，与前两次大为不同。这是在公元410年8月24日的中夜。罗马城里的奴隶们起来造反了。他们打开了萨拉里亚城门，在兵器的撞击和号角的长鸣声中，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人冲进了罗马城。许多公民遭到了屠戮；许多房舍遭到了火焚；许多妇女遭到奸污；壮丽的皇宫化为灰烬。阿拉里克的士兵一连进行了六天的洗劫。罗马奴隶主的财产被没收一空，奴隶被释放了，胆敢反抗的人遭到了镇压或被卖为奴隶，许多贵族逃离开罗马，到北非、地中海的岛屿及东方各省避难。

这座八百年未遭兵灾的罗马城，竟在短期内变成了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因为阿拉里克在罗马当雇佣军时，受过基督教的洗礼，所以，罗马城里经过洗劫后仍然安然无恙的只是教堂以及在教堂中避难的人。

罗马城遭到了蛮族军队洗劫后，当时的人心，尤其是基督教徒，沮丧到了极点。他们认为，壮严灿烂的文化古都——罗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代表着世界的全部秩序，是世界古典文化的中心，更是神学世界中最庄严最圣洁的部分，是容不得兵灾和人祸的。如今罗马城已被洗劫，基督教徒痛心疾首，感到世界全部秩序已被破坏，世界末日已为期不远。这种普遍的心态已经影响到日后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圣奥古斯丁为慰藉基督教徒失望的心情，就做《天国》一书。书中千方百计地证明，最伟大的名城，虽然被蛮族攻陷和洗劫，然而，崇高的天国，却是巍然永存的。

罗马惨遭兵灾以后，全城顿然荒凉，那破碎凄凉的情景，确实令人难以忍受。阿拉里克的部属和他们的家人都不愿久居此地。所以，他们满载着掠夺的战利品，继续向意大利南部推进。

阿拉里克久闻北非，尤其迦太基，是一块美丽的沃土，历来是各族必争之地。阿拉里克决心渡海到西西里和北非去，在那里寻找一块土地建立西哥特王国。

于是，阿拉里克积极准备粮草，征集船只。在部队到达意大利南端，准备渡海时，一场风暴把他的船队摧毁了。不久，阿拉里克在康森提亚病死。他死时最大的缺憾是没有通过他的手缔造西哥特王国。阿拉里克病死的噩耗一传开，西哥特人悲痛万分，他们为失去自己民族最伟大的领袖而悲哀。他们一定要把这位伟人安葬好，永不产生盗墓的后患。

据说，西哥特人为安葬自己的领袖，强迫罗马战俘排干布生沱河的水，在河床底下修造大墓。把阿拉里克的遗骸和殉葬的珠宝埋葬完毕，又把河水引回河道，又屠杀了全部参加营葬的战俘。这样一位行将首创西哥特王国的领袖就此完结了他的生命。这位英雄的坟墓究竟在哪里，至今仍然是个谜。

亚尔多夫与西罗马政治联姻，在和平的烟雾中攻占巴塞罗那。狄奥多里克实现阿拉里克的梦想，西哥特王国终于诞生……

阿拉里克死后，亚尔多夫做了继承人，当

选为西哥特人的领袖。

亚尔多夫改变阿拉里克的战略。他既和罗马帝国言和，又在“和平”中不断取得罗马帝国更多的土地。因为他感到，由于长期征战，西哥特人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无力与罗马皇帝为敌。为了实现西哥特人祖祖辈辈建立自己的王国的梦想，实现阿拉里克的宏愿，只能以最小的损失，攫取最大的战果。

于是，亚尔多夫便决定与罗马皇帝言和。罗马帝国对于在境内的这支蛮族，也毫无办法。多年来，他们把帝国搅得不得安宁，掠夺了帝国无数财产，杀伤了帝国数以万计的军队。所以，罗马皇帝也同意于亚尔多夫言和。正式授予他将军头衔。不久，他又娶了皇帝的妹妹帕勒西提亚公主为妻。在一片和平声中，亚尔多夫率领部队退出意大利。

公元 412 年，亚尔多夫率领西哥特全部人马挺进高卢南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当地“巴高达”运动的强大支援。“巴高达”运动是破产农民、隶民和逃亡奴隶反抗奴隶主贵族的自发的群众运动。该运动从公元 3 世纪后期发生于高卢，逐渐扩展到西班牙地区。亚尔多夫

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一举占领了纳尔榜、土鲁斯、波尔多等重要城市。这样，南高卢大片土地落入西哥特人手中。

亚尔多夫以此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张领土。公元 415 年，他又率军越过比利牛斯山，向西班牙进发。这时西班牙早已被另一支日耳曼民族汪达尔人所占领。于是，亚尔多夫与汪达尔人开始了争城掠地的战斗。不久，西哥特人占领了西班牙的重要城塞——巴塞罗那。可是，亚尔多夫在那里被刺身亡。

亚尔多夫为建立西哥特王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劳。他受命于阿拉里克死后给西哥特人带来极为绝望的艰难时期，负任于西哥特由于长久征战而疲惫不堪、军队实力大为损减的危机时刻。他用和平掩盖武力，为西哥特人取得了南高卢的大片领土。西哥特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为西哥特王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立下了功勋卓著的里程牌。

之后，亚尔多夫的继承者瓦西里继续对汪达尔人作战，又夺取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土地，整个西班牙已基本上为西哥特人所占领。

公元 419 年，西哥特人又新选举了一个领

袖。他终于成为西哥特王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任国王。他就是精明强干、雄伟奇才的狄奥多里克。他是阿拉里克的孙子。

狄奥多里克看到南部高卢的广大地区已经牢固占领，西班牙大部分土地也为西哥特人所控制，人民热切盼望自己的王国早日实现，在王国的保护下，他们好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在所有这些条件齐备的情况下，狄奥多里克宣布了西哥特王国的成立，定都土鲁斯。

从此以后，西哥特人结束了大半个世纪的迁徙生涯，在南高卢和西班牙定居下来。

西哥特王国是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的较为强大蛮族王国。它的产生，为日耳曼各族在罗马境内纷纷建立王国拉开序幕，标志着罗马帝国已再无能力驱逐日耳曼的入侵，而只能任其在境内建立蛮族国家。

西哥特人占领西班牙以后，将首都迁到托勒多。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土地逐渐为法兰克人所攻占，西哥特王国成为纯粹的西班牙王国。

奥多亚克推翻罗穆洛·奥古斯都，统治意大利。狄奥多里克巧设鸿门宴，奥多亚克被害身亡，东哥特王国移居意大利半岛……

西罗马帝国，在哥特人的接连打击下，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它的灭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某一时间的偶发事件。罗马帝国最后几个世纪，逐渐衰微下去了：经济衰落，财政枯竭，军政虚弱，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激化。“蛮族”的入侵，在其领土上重建国家，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过程。不过作为国家机器的罗马政府和军队的最后消灭在公元476年。

帝国“蛮族”军队的统帅日耳曼人奥多亚克，早已看到了帝国的衰落，他觊觎皇帝的宝座已多年了。为此，他精心准备，不断攫取军权。公元476年，奥多亚克终于举兵叛乱了。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皇帝罗穆洛—奥古斯都的年幼无能(只有6岁)，使政变一举成功。

罗穆洛—奥古斯都的统治被推翻了，西罗

马帝国寿终正寝了。奥多亚克政变标志着罗马奴隶制上层建筑帝国政府的彻底垮台，开始由“蛮族”军事贵族掌权。奥多亚克王国成为欧洲“蛮族”国家之一。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引起了东罗马帝国的恐慌和愤恨。可是，东罗马帝国并无力亲自推翻奥多亚克王国。于是，东罗马皇帝便唆使东哥特人进攻奥多亚克王国。

东哥特被匈奴征服后，一部分不愿降服的哥特人在阿拉修斯和萨弗来克斯率领下，加入西哥特部众中后定居于班诺尼亚；一部分东哥特人降服匈奴人，并参加匈奴联盟，对西欧进行侵掠。在“匈奴帝国”崩溃后，他们又回到班诺尼亚。东哥特人又汇合国家。他们不断向东罗马帝国进攻。公元 487 年，东哥特人企图占领君士坦丁堡。东哥特人的不断进攻，使东罗马皇帝吉诺坐卧不安，一心以摆脱东哥特人而后快。

为了消灭奥多亚克王国以为西罗马帝国复仇，更为了摆脱自身的险境，东罗马皇帝向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提供援助，鼓动他进攻奥多亚克王国。

公元 489 年，狄奥多里克率领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他巧妙地利用罗马贵族敌视奥多亚克政权的情绪而取得支持，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征服了整个意大利。东哥特大军包围了拉文那。奥多亚克据城抗战。狄奥多里克派使者进城，说："只要奥多亚克投降，他可以享有与东哥特人共同治理意大利的权力。"

奥多亚克信以为真，率军"光荣投降"。狄奥多里克举行了两位领袖"和好"的盛大宴会。在这次"鸿门宴"上，狄奥多里克背信弃义地杀害了奥多亚克。

狄奥多里克正式成为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国王。国土囊括现代瑞士和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后来又兼并了高卢东南部的普罗旺斯。东哥特的统治政策是竭力与罗马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相接近。在没收土地方面，也兼顾罗马奴隶主的利益，使东哥特军事贵族与罗马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利益尽量协调一致。王国还吸收了一批罗马知识分子协助统治。

东哥特王国的巩固，激起了东罗马帝国的嫉恨。公元 534 年，查士丁尼的军队在北非灭掉汪达尔王国以后，意大利东哥特王国自然成

为他攻击的对象。

拜占庭征服东哥特王国的战争旷日持久。用了二十余年，耗尽了东罗马的人力、物力、财力。东哥特国王托提拉和泰雅斯不仅得到东哥特人公社成员的支持，也得到了释放奴隶和分得土地的奴隶的拥护。

但是，与东罗马军队相比，东哥特人的力量必竟太弱小了。公元554年，东罗马军队摧毁最后一个据点，踏平了东哥特王国。被释放的奴隶又恢复了锁链，公社成员占有的土地又回到了奴隶主手里，信奉阿利乌斯派基督的东哥特人，被当作“异端”加以镇压。

东罗马帝国竭力恢复意大利的奴隶制度，把东哥特人带来的一线封建方式的曙光驱散殆尽。但历史的潮流是不能阻挡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趋势不可逆转。

第八章　逐入北非洲

当阿拉里克在北意大乘胜进军的时候，汪达尔人又起兵多瑙河畔。为了逃避匈奴人的追赶，他们来到罗马帝境内，然后由西班牙渡过海峡进入北非洲，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了汪达尔王国。

匈奴帝国挥兵狴诺尼亚，汪达尔人战败迁徙……

北非洲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称阿非利加省。起初，这个行省只限于现今突尼斯的东北部，以后，罗马人逐步扩大它的势力范围，东起的黎波里塔尼亚（今

利比亚西北部），西到毛里塔尼亚（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北部）都成了罗马帝国的版图。这一行省由罗马派总督统治。

这里濒临地中海，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盛产小麦、橄榄、葡萄，是罗马帝国的米粮仓。公元 410 年，西哥特人的领袖阿拉里克曾想在此建立王国，但是，他并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就死去了。这一遗愿由他的远房族汪达尔人实现了。

汪达尔人在公元 1 世纪时，居住在奥得河中游。公元 3 世纪，汪达尔人迁移到班诺尼亚。汪达尔人和苏威汇人赶走了萨尔马提亚人，定居在这里。他们在此以后，不断和罗马帝国接触，接受罗马文明的熏陶，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公元 4 世纪下半叶，东哥特人在阿拉修斯和萨弗来克斯率领下，回来到班诺尼亚安身。不久，一支阿兰人，经过万水千山，也从东方到达北班诺尼亚居住。

这样，汪达尔人、苏威汇人、东哥特人和阿兰人毗领而居，共同生存。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语言差异，但却能和平相处，相安无事。

然而，这种安定祥和的局面，不久就被匈奴人的大举进攻所打破。

公元4世纪末叶，"匈奴帝国"的领土从南俄罗斯草原延伸到蒂萨河流域。匈奴人并不以此为满足，多次派兵渡过多瑙河，攻掠色雷斯。匈奴人强悍勇猛，腐败的罗马军队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东罗马帝国驻色雷斯总督招架不住匈奴人三番五次的进攻，便向匈奴帝国国王乌尔丁乞和。

乌尔丁对总督的求和不屑一顾，他手指着太阳对总督狂妄地说："凡日光所照临之处，只要我愿意，我皆可以征服。"

总督无可奈何地离去，只得任匈奴劫掠色雷斯。以后，乌尔丁连年蹂躏东罗马帝国，抢夺财物，满足之后，在5世纪初，突然掉转马头，挥兵指向西罗马。班诺尼亚是他们首先攻打的目标。

住在这里的东哥特，原来就是匈奴人手下败将。面对匈奴的强烈进攻，他们再也不能选择抵抗这条路了。所以，匈奴人一到，他们便举手投降，束手就擒，归服了匈奴人。

但汪达尔人、苏威汇人和阿兰人，却不愿

受匈奴人的奴役。在抵抗不过匈奴人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迁徙他乡的道路。

公元401年，这三个民族，为了躲避共同的恶运，踏上了向西罗马境内逃生的征途。

汪达尔人侵掠高卢，攻占伊伯里安半岛。西哥特人强兵压境，汪达尔人再遭厄运。贡塔里克大显身手，汪达尔人死里逃生……

汪达尔人、阿兰人、苏威汇人带着妇女、儿童和老人，带着粮草辎重，更带着民族逃生的希望，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诺利克、里西亚(今奥地利和西德南部)两地，暂时停顿下来。

虽然他们此时已把匈奴人甩开一段距离。但此处并不安全，匈奴人随时可以追赶上来；此处没有丰富的粮食和财物，即使不被匈奴人追上消灭掉，也会被饥饿折磨死。莱茵河南岸是罗马的领土，那里繁荣富庶，是靠劫掠而生存的好地方。

他们探听到消息，守备对岸的莱茵边防军

团，此时已被斯提里科调走去救罗马城，对岸守备空虚。这是他们渡河的绝好时机。

公元406年，汪达尔人、阿兰人、苏威汇人一举冲破莱茵河天险，涌向莱茵河南岸。之后，他继续向高卢北部推进。这三个蛮族进入高卢后，一路姿意劫掠各个地区，昔日繁荣的城市——美茵兹、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等，都被掠夺一空，呈现出一片兵灾过后满目疮痍的荒凉景象。

他们边掠夺，边向南推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从莱茵河一直推进到比利牛斯山。在这一广大的区域内，到处都留下了烧杀掠抢、毁城拆房的痕迹。

后来，罗马对付他们的兵力加强，使他们的掠抢受到了阻挡，他们的生活用品来源减少，生活也开始窘迫。这些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设想一下未来的打算。靠劫掠生活永远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寻找土地，建国安邦，民族才能生活安定。他们决定改途南下，寻找领土。

公元409年，他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当地恰好发生了“巴高达”运动。他们争取一切外援，马上与“巴高达”运动结成同

盟。不久，占据了巴塞罗那。

经过二、三年的战斗，汪达尔人、阿兰人、苏威汇人便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在西班牙的地方政权，占领了整个伊伯里安半岛。他们瓜分了这块土地：苏威汇人占据半岛西北部的加里西亚；阿兰人占领今日的葡萄牙本土；其余部分则落入汪达尔人手中。

公元411年，伊伯里安半岛上建立了第一批“蛮族”国家：汪达尔—阿兰王国、苏威汇王国。西班牙行省几乎完全脱离罗马而独立。

这两个王国对于当地的土著居民和已经罗马化的西班牙人，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政策，容许他们耕种自己的份地，只征收少量的赋税。这些措施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拥护和欢迎。这两个王国只在伊伯里安半岛度过了四年安稳日子，之后，他们又和西哥特人刀兵相见了，痛苦的戎马生涯和无休止的迁徙生活又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

当时，意大利正被西哥特人困扰得精疲力尽，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自身难保，无暇顾及西班牙。阿拉里克死后，亚尔多夫成为西哥特人的领袖。他一改阿拉里克的战略，开始与

霍诺里言和。

霍诺里为了摆脱西哥特给自己造成的危险，企图恢复帝国在西班牙的势力，便怂恿亚尔多夫进攻汪达尔人，西罗马给予一定的物资援助。

公元415年，亚尔多夫率领部众，进入西班牙，一举夺取了巴塞罗那。不久，亚尔多夫在此被刺身亡。他的继承人瓦西里和狄奥多里克继续向埃布罗河以南用兵。在岛上的三个民族被强大的西哥特人赶走；汪达尔、阿兰人向半岛南端逃离，苏威汇人向半岛北部躲避。

在民族的生死关头，汪达尔人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人，叫贡塔里克。公元41年，他率领汪达尔和阿兰人联盟，且战且退，贡塔里克在这场大退却中，组织领导的井井有条，才使他们的力量没有损失殆尽，仍保持相当的武装力量。

这场大退却持续了七年之久。公元425年，汪达尔人被迫退到半岛南端的卡塔那黑和塞维利亚；不久，汪达尔人渡海占领巴利阿里群岛，才完全脱离了西哥特人的追赶，避免了举族被歼的恶运。

这时，苏威汇人也被迫局促于半岛的西北一隅，公元了585年，终于被西哥特人灭亡。

就在汪达尔人最危险的时刻，他们的杰出领袖贡塔里克却不幸死去。在七八年的大撤退中，他是汪达尔人活下来的希望。他指挥若定，在撤退中与西哥特人周旋，巧妙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使全民族被歼的险境，现在汪达尔人局促于巴利阿里群岛，正需要这位杰出领袖奉献智慧的时刻，他却死了。贡塔里克之死，使整个汪达尔民族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

盖塞利克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汪达尔人挥兵北非，卜尼法斯战败失地。瓦伦蒂尼恩三世被迫言和……

正当汪达尔人处于绝境之时，贡塔里克的兄弟盖塞利克继任汪达尔人的军事首领。

盖塞利克并不魁伟，中等身材，有点跛足，其貌不扬。但他的内秀却远远与其外表迥然不同。他善于料事，深谋远虑，意志坚强，明达机敏，具有领袖的天才。

盖塞利克受任于危难之时。他在和罗马帝

国的斗争中，诡谲狡诈，手腕高超，深受同时代人的钦佩。他深知要摆脱险境，只有改变战略，必须为他的部众谋得一块膏腴的土地。于是，他把罗马的北非行省作为进攻的目标。

当时，北非的政治形式也有利汪达尔人进攻。因为北非从公元4世纪中叶起，就爆发了大规模的亚哥尼斯特运动。亚哥尼斯特出自希腊语，是“斗士”的意思。这是一场奴隶、隶农及破产农民的革命运动，他们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罗马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罗马统治者一直在镇压他们，但始终不能把斗争的火燃扑灭。这场运动，给罗马在北非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5世纪20年代初，西罗马皇帝霍诺时死去，罗马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争夺皇权。北非总督卜尼法斯也趁机参加了角逐，举兵叛乱。新皇帝瓦伦蒂尼恩三世下令，让卜尼法斯火速回罗马。卜尼法斯计无所出，便密秘邀请汪达尔人入侵北非，用这种方法来抗拒皇命。

盖塞利克抓住时机，利用北非的混乱局面，立即向北非进军。公元429年5月，盖塞利克率领部众8万人，其中包括战士1.5万人，

从塔法城出发，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在休达附近登陆。

汪达尔人一踏上北非的土地，便和亚哥尼斯特运动汇合起来。奴隶、隶农和贫农都把汪达尔人当做救星，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北非的土著居民柏柏尔人也向汪达尔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柏柏尔人祖祖辈辈居住在地中海岸边。那里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柏柏尔人在这里过着安乐的生活。可是，自从罗马的扩张之手伸向北非后，柏柏尔人被赶到了阿特拉斯山区。罗马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剥削和蹂躏他们。汪达尔人到达北非时，柏柏尔人终于等到了向罗马统治者报仇的机会。他们走出山林，同汪达尔人一道攻打罗马人。

汪达尔人在当地敌视罗马政权的势力的支持下，劫掠烧杀。所到之处，城毁房拆，财富被洗劫一空。汪达尔人一进入北非，一改被西哥特人追打的窘迫势态，大有不可抵挡的气概。卜尼法斯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悔引匪入宅的失计，不幸的是他这种追悔已经来不及了。

汪达尔人乘胜进攻，向努米底亚推进，把兵锋指向北非行省迦太基。严峻形势迫使互相

敌视仇杀的瓦伦蒂尼恩三世和卜尼法斯放弃了厮杀，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

公元430年4月，汪达尔人和罗马军发生一次激战，卜尼法斯大败，急忙逃进希坡城。盖塞利克包围了这座城池。围困一段时间后，盖塞利克因为给养不足，缺乏攻城器械，只好撤围，转攻广大农村，掠夺粮草，在野战中消灭罗马军队。

至公元431年秋季，除迦太基、塞尔塔、喜坡等大城市外，北非行省其他地区全部掌握在汪达尔人手中。由此可以看出，罗马军队的战斗力也和日益衰微的帝国一样，十分薄弱和不堪一击。寥寥一万五千人的汪达尔军队，竟能势不可挡地占领北非行省的广大地区。

北非是西罗马帝国的谷粮仓，如今落到了蛮族人手中，严重地影响了帝国的粮源。瓦伦蒂尼恩三世没有兵力援救北非，无奈，只得向东罗马帝国请求派军增援。

东罗马帝国当然不能坐视自己的兄弟之邦的灾难。于是，一支东罗马帝国的援军在迦太基海岸登陆，与卜尼法斯汇师。但是这支联军仍然不是盖塞利克的对手，刚与汪达尔人对峙

不久，就被打得惨败。

瓦伦蒂尼恩三世走投无路，与其任汪达尔人肆意劫掠，不如承认其合法地位，征收一些赋税，弥补丧失北非粮仓的损失。于是，瓦伦蒂尼恩三世向盖塞利克求和。公元 435 年 2 月 11 日，双方在希波城签定协议。协议内容是，除迦太基外，北非的其它地区全部割让给汪达尔人。汪达尔人每年向罗马帝国交纳少量贡赋。

盖塞利克撕毁协议，迦太基再易主人。汪达尔王国雄居北非，罗马帝国屈辱和亲……

盖塞利克同意言和是假，利用议和机会发展自己实力是真。在为期四年的和平条件下，盖塞利克休整部队，扩大兵源，增强实力。同时，对已经占领的地进行整顿。汪达尔人继续实行日耳曼民族的生产方法，把土地分给当地土著居民，容许他们独立耕种份地，只征收少量的赋税。这些措施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地方行政秩序大为巩固。

经过四年的休整，盖塞利克羽翼丰满，力量强大了。他是个诡谲狡诈、手腕灵活的政客，一纸和约根本束缚不了他的手脚。他只是在利用这和约。这样，盖塞利克悍然向罗马的驻军发动进攻。躲在迦太基城里的罗马军队，毫无思想准备，犹如惊弓之鸟，不战自溃。

盖塞利克几乎不费一刀一枪之功，就赶跑了罗马军队。公元 439 年 10 月 19 日，汪达尔人占领了梦寐以求的北非最繁华的城市——迦太基。迦太基的陷落，标志着罗马帝国在北非 500 年统治的彻底结束。

盖塞利克以迦太基为首都，建立了汪达尔王国。盖塞利克不断巩固已战有的领地，并野心勃勃地四处扩张。他想把汪达尔王国建成一个称霸西部地中海的大帝国。西罗马帝国当然在他的征服之列。所以，他建国后的主要工作是发展海军实力，以图从海上进攻罗马帝国。

盖塞利克召募全国的民工和工匠，采伐阿特拉斯山所产的木材，利用罗马人的造船坞，大规模造船。同时，他编练了一支庞大的海军。这支海军整日操练，战斗力很强。

当舰队要出发时，船长问盖塞利克道：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的舰队驶向何处呢?”

“驶向上帝所恼怒的人家去!”盖塞利克大声回答。

他所指的“上帝所恼怒的人家”，自然是指罗马帝国管辖下的地区。

经过十几年与罗马帝国的斗争，汪达尔王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5世纪中叶，它的兵力发展了10倍，由刚踏入北非时的1.5万人发展到16万名战士。它的领土也不断扩大，东起昔兰尼加(今利比亚境内)、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南抵撒哈拉大沙漠、北到地中海的广大北非土地都控制在汪达尔人手中。地处地中海的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巴利阿里群岛都变成汪达尔王国的势力范围。

现在的汪达尔人，已不是被匈奴追赶、之后又被哥特人攘剿的弱小逃亡者。他们已经在罗马帝国最富庶的地方建立了家园，成立了王国，而且是个强大的王国。它的存在，是西罗马帝国极大的威胁。

西罗马帝国的腐败无能，才使得汪达尔王国发展的如此强大 。面对强大 的蛮族王国，西

罗马皇帝瓦伦蒂尼恩三世无计可施：盖塞利克正虎视眈眈地敌视着罗马帝国，动用武力征服，已无兵可派；无动于衷坐视，迟早会引狼入室。

和亲是眼下瓦伦蒂尼恩三世所能采取的最好策略。他急忙派使者向盖塞利克进行巴结。为永修两国之好，瓦伦蒂尼恩三世允诺把自己的大女儿欧多基娅许配给盖塞利克的儿子胡内里克。

阿提拉为索婚大动干戈，盖塞利克乘虚而入。罗马城再遭兵灾，“汪达尔主义”由此得名……

汪达尔人怀有称霸西地中海的野心，抱定消灭西罗马帝的目的。但眼下西罗马帝国还有一定的实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为达到目的，贯用外交手段的盖塞利克开始与匈奴人通气，鼓动他们攻打西罗马帝国。

匈奴人自公元4世纪后期侵入匈牙利平原以后，建立了匈奴帝国，并已享年70多载。这时，匈奴帝国的国王阿提拉，南征北战，威震

欧洲。西罗马皇帝的妹妹霍诺里娅，曾遣人私下送给阿提拉一封信，并附一指环以表爱慕之情。

公元450年，阿提拉本来对罗马帝国的财富已觊觎已久，他便利用这一事件，遣使向西罗马帝国提出成亲要求，批露事实，指名要娶霍诺里娅为妻，并要求取得西罗马帝国一半的领土作为他应继承的财产。

皇帝听到这种无理要求，气得怒火中烧，心想：帝国已衰落到这种地步，一个蛮族王国，仅仅靠一件婚姻之事，竟要掠夺一半的领土。这种企图一旦得逞，不是连自己的皇位也会被别人随手取走吗？于是，他义正辞严加以拒绝，声称："她早已和别人订婚，并且按照罗马法律，女子无继承遗产的权利。"

阿提拉早已准备好了武力，要出兵罗马，求婚索要领土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盖塞利克早已得到消息，他遣使诱劝阿提拉进攻高卢。因为高卢是西哥特王国所在地，盖塞利克没有忘怀西哥特人把他们逐出西班牙的旧恨，他想借刀杀人以报一己之仇。

阿提拉接受了他的建议，于公元451年春

率大军50万攻击高卢地区。4月26日，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罗马军队与匈奴人在高卢东北部的卡塔劳温平原展开激战。阿提拉兵败，被迫退回匈牙利境内。

第二年，阿提拉又进兵意大利，罗马皇帝瓦伦蒂尼恩三世急忙遣使到匈奴营中，苦苦哀求，厚币重贿，阿提拉才取消了进攻罗马的计划。撤兵时，他仍然理直气壮地说："假如罗国人不将我的未婚妻霍诺里娅送到，我还要回来。"

阿提拉没有遂愿，他从意大利撤兵后的第二年便死去了。随后"匈奴帝国"就瓦解了。瓦伦蒂尼恩三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是，新的"债主"马上又来催讨"债务"了，这就是汪达尔人的进攻，这回瓦伦蒂尼恩三世再也逃不过去了。

汪达尔人的欲壑难填，他们的野心膨胀无限。自从他们占领北非以后，这些本质暴露无遗。

盖塞利克信仰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他决心侵入意大利的罗马城，以铲除那里的基督正教。盖塞利克还决心要劫掠罗马城，以领略那

里的繁荣和文明。在盖塞利克的指使下，汪达尔人横行海上，肆意劫掠。于是，“汪达尔主义”就成为无目的破坏的代名词，并已开始在罗马人中流传。

这时，客观条件对盖塞利克也极为有利。罗马和意大利的经济生活，大都是靠着所属各行省供奉。当东西罗马帝国分治后，东方盛产谷物的各省都已丧失。它国库收入的来源只能靠北非洲，但又完全被汪达尔人占据。所以，从经济上说，这时西罗马帝国已经濒临绝境。

匈奴人在军事上又给予西罗马帝国两次沉重的打击，使它已经气息奄奄，摇摇欲坠。

盖塞利克乘虚进攻罗马的行动开始了。他率领舰队溯台伯河而上，于公元 455 年 6 月 2 日抵达罗马。“汪达尔主义”在此进行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表演。

这时，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发生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篡权者马克西姆杀死了瓦伦蒂尼恩三世，当上了皇帝。之后，马克西姆又把前皇后攸多克西娅据为己有。

攸多克西娅痛恨杀死前夫的马克西姆，更悲愤自己被人霸占的屈辱。于是她密秘地约请

盖塞利克入城劫掠，以雪一己之恨。盖塞利克自然如约前往。他毫不费力地进了罗马城。新皇帝马克西姆见城池已失守，惊惶失措，没做任何低抗，便偕家人及王宫贵族出奔逃命。行到大街上，被愤怒的群众围住。他们投石块殴打这群无耻的皇帝和王宫贵族。后来，他们又被士兵截住，皇帝被重殴而死。

盖塞利克进城后，罗马主教利奥以主的名义请求他不要烧杀。盖塞利克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说："我们可以不纵情烧杀，但必须任意劫掠。"看来，他给了主教极大的面子。

汪达尔人占领罗马城14天，洗劫了14天。所有的宫殿都被掠夺一空，连一座神庙上的镀金瓦片也被揭去一半。45年前，西哥特人首开纪录，劫掠了罗马城的贵重宝物。现在汪达尔人又把西哥特人没来得及掠夺的财宝，抢夺一空。罗马城经过这次洗劫，无数艺术珍品、珠宝奇玩，无一幸免。残存的居民只有7 000人。"汪达尔主义"从此蜚声世界。

盖塞利克出城时，还掳走了3万名罗马富豪、贵族贵妇，其中包括欧多基娅。她原是汪达尔王子胡内里克的未婚妻，最后嫁给了他。

这3万罗马人成为汪达尔人的奴隶。罗马人奴役蛮族的历史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从迦太基出发的蛮族汪达尔人，首先开创了奴役罗马人的先例。

盖塞利克使汪达尔王国达到强盛的顶峰，但他的子孙治理江山无术，王国走完了辉煌的历程……

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城后，名声大振，不可战胜的桂冠落在他们头上。从此，非洲的一些民族纷纷降服于汪达尔人，地中海中的一些岛屿也归顺于他们。

汪达尔人灭亡西罗马帝国之心不死。洗劫罗马，本已使它奄奄一息；盖塞利克又决定对意大利实行海上封锁，把它的粮食和其他供奉全部切断。西罗马帝国只有坐以待毙。

东罗马皇帝里奥一世深知东西罗马帝国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他不能坐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于是，他派使者征询西罗马皇帝是否同意东罗马帝国的帮助。西罗马皇帝求之不得，马上同意。

里奥一世动用了血本来讨伐汪达尔人。他深知，如果这次远征失败，汪达尔人将更加猖狂，对帝国的统治秩序也将构成极为严峻的威胁。里奥一世动用帝国的全部资源，装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有 1 113 艘战船和 10 万多人的军队。这样庞大的舰队在当时的欧洲是最大的了。

公元 468 年，东罗马帝国的庞大舰队千里迢迢地航行到了北非海岸，与汪达尔人在迦太基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汪达尔人的野性和多年的海盗生涯，使他们的海上战斗力非常强大。东罗马舰队千里赴敌，疲惫不堪，汪达尔人以逸待劳，势气高昂。结果，罗马军队被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被歼。汪达尔人又赢了这场重大的胜利。

汪达尔人不可战胜的名声更高了。公元 476 年秋，东罗马皇帝不得不与盖塞利克订立了和约。根据和约规定，汪达尔人在北非、西西里、撒丁、科西嘉、巴利阿里群岛和伊斯基亚的权利，得到东罗马帝国的正式承认。至此，汪达尔王国达到了全盛时期。

盖塞利克的发迹史恰恰是罗马奴隶制的衰

败史，两者互为因果。汪达尔王国最强盛时，恰恰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际。公元 476 年，一位蛮族出身的军事统帅奥多亚克废黜了只有 6 岁的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西罗马正式寿终正寝了。东罗马帝国自迦太基一役被汪达尔人打败后，也一蹶不振。

这时，汪达尔王国在地中海区域不可一世，周围弱小国家和民族纷纷纳贡称臣。这是继西哥特人之后，日耳曼人谱写的又一迁徙建国的壮丽篇章。

盖塞利克成了汪达尔人空前绝后的英雄。但是，盖塞利克在目睹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第二年后，就过早地逝世了。

盖塞利克死后，他的儿子胡内里克继位。胡内里克没有偿到打天下的艰辛，他飞鹰走马，舒适豪华，丝毫不知道当国王的艰难。任国王后，他不理国政，无情地镇压天主教徒，王国一天一天衰落下去了。

公元 484 年 12 月 22 日，一生胡作非为、自吹自擂的胡内里克死了。他生前用尽一切卑鄙手段，杀害一切可能继承王位的族内亲属，以保证自己的儿子能继承王位。结果，胡内里

克死后继位的不是他的儿子希耳德里克，而是他的侄子贡塔蒙德。贡塔蒙德在位12年，对天主教徒比较容忍，因此，在这一段时期里，王国较为安定。

公元496年，特拉萨蒙德继位。他也是胡内里克的侄子。据史书记载，特拉萨蒙德相貌出众，学识渊博，胸襟豁达。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他也和他的祖父一样，狂热地信奉阿里乌斯教，并热心地献身于自己的信仰。他用荣誉、财富和官职来吸引天主教徒，宣布有意无意犯下严重罪行的天主教徒，可以不受处罚，以此作为他们改变宗教信仰的奖励和诱惑。

特拉萨蒙德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他经常说有错但求改正。他善于辩论，并以此为荣。他甚至把公认的杰出理论家和辩论家、北非天主教徒的思想领袖富耳根契召进王宫，与他进行辩论。

虽然特拉萨蒙德如此才华横溢，但他的国家却混乱不堪，矛盾重重。这些都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他最头痛和难于对付的是柏柏尔人的威胁。这些柏柏尔人曾经是汪达尔人的同盟。

但罗马人被打败以后，汪达尔人背信弃义地压迫剥削柏柏尔人。盖塞利里死后，汪达尔王国对柏柏尔各部落的统治不断削弱。汪达尔人没有给柏柏尔人带来任何好，反而比罗马统治下的境遇更坏。农业无产者遭到土地占有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央政府的代表人物也任意屠杀他们。

柏柏尔人愤怒了，终于起来反抗汪达尔人的统治。他们武装起义，捣毁城市，夺取土地，夺回生产工具。北非的城市一个一个地空无人烟。这一连串的进攻，使特拉萨蒙德的统治岌岌可危。柏柏尔人斗争的更严重的后果是，他们在自己的王公贵族统治下，建立了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每一个王国中，有柏柏尔人和罗马人为主要居民。他们和平相处，共同抗击汪达尔人。

汪达尔当局无力剿灭这些独立王国。征服者在非洲生活了一百年，往昔的力量和勇气都已耗尽。这时，从东方来了一支新的更可怕的敌人——由狡猾的卡巴翁王公率领的黎波里塔尼亚一群养骆驼的游牧人。他们带来了全新的战术，即自古相沿袭的养骆驼游牧部落的战

术。这种战术是这样的：游牧人进攻以后，急忙退进沙漠，在那里重新改编或避开追击。他们在田野上划一圆圈，挖战壕作为营垒。然后把骆驼斜排成一圈，形成12匹骆驼宽的队形。妇女、孩子和一切不适宜打仗的人连同财产放在中心。战士站在骆驼的两腿中间，用盾保护着自己。

汪达尔人多以骑兵作战，使用长矛和剑。他们一碰到骆驼阵便束手无策。因为骆驼发出的气味使马无法靠进。汪达尔人又不会射箭投矛。所以，他们只能在远处迂回游动，成了柏柏尔人的极好的箭靶子。每次汪达尔人与持这种骆驼战术的柏柏尔人相遇，都全军覆没或被俘。

公元523年，特拉萨蒙德死了，他的继承人是胡内里克和欧多基娅所生的儿子——柔弱的老人希耳德里克。

希耳德里克一反常态，违反周围人的意志，采取完全新的政治方针。他下命准许神甫们从流放地回来，恢复迦太基大主教的职位，选举新的主教，开放教堂，召开教会会议。这种对天主教的容忍使汪达尔人非常不理解。但

希耳德里克的做法有他的目的，他想把国内政治矛盾缓合到最小程度。

但是，这位老人对于柏柏尔人所造成的威胁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柏柏尔人不断扩大领地，占据城市和乡村。国王派自己的亲侄儿霍阿梅尔率领的汪达尔人在野战中被击败。这场战斗在汪达尔人中间引起了对国王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怀疑国王是想把非洲出卖给敌人。

公元530年5月，格利梅尔发动军事政变，把希耳德里克赶下了台，并把他的两个侄儿逮捕起来。格利梅尔，有资格发动这次政变。因为他是盖塞里克的曾孙，又是王位继承人；而前任国王又是这样的柔弱无力，汪达尔人对他十分恼怒。

格利梅乐掌握了政权，自以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他忽略了希耳德里克的外援力量。希耳德里克投入了东罗马帝国的怀抱。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里度过了40年。在这些漫长的岁月中，他和帝位继承人——实际上的执政者查士丁尼结下了友情。希耳德里克为查士丁尼出了很多主意，以消灭他的政敌，

树立他的威望。

查士丁尼继承帝位后，极热切地幻想恢复罗马帝国的旧版图。他以出面保护自己的朋友为借口，建议格利梅尔让希耳德里克重登王位。格利梅尔拒绝了。

查士丁尼有了出兵北非、恢复罗马的版图的借口。532年，查士丁尼与波斯人订立协定，决定发动非洲战争。

查士丁尼的计划遭到国人强烈反对，因为波斯战争以后，军队元气大伤，仍在恢复中，害怕远征。486年远征北非的庞大舰队的覆没及十几万人丧生，在东罗马人心中记忆犹新。

大臣们秉承军人的意愿，以军事家不同意这项计划为依据，通过近卫军长官劝谏皇帝，说汪达尔人控制着海上霸权，他们是不可战胜的，而拜占廷帝国的国库空虚，支撑不了这样大规模的远征。

但另一方面，在迦太基的东方商人则向查士丁尼大帝求助，神职人员和天主教徒也强烈要求他出兵把他们从阿里乌斯教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君士坦丁堡，非洲的移民则更是哭哭啼啼，央求拜占廷出兵保护他们的利益，他

们在非洲受的苦难太深重了。

皇帝站在两派中间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候，一个东方主教向他传达了"上帝的直接指示"，保证他的事业成功。

查士丁尼相信上帝胜过一切。而上帝的旨意就是出自他自己的思考而不是别人的建议。因此，他不考虑军事家们的意见，自己作出了一切决定。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汪达尔人会失败。因为谁都知道，格利梅尔享有优秀统帅的盛誉。可是，他却一反常规，轻视拜占廷的远征军，仅仅调动了 3 万左右的训练极差、装备极坏的士兵来同敌人作战，而把 5 000 多士兵用极好的船运到撒丁去镇压地方长官哥特人戈达斯的叛乱。同时，他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对付的黎波里塔尼亚声势浩大的柏柏尔人的起义。起义者准备在拜占廷军队登陆时给予帮助，正像他们在 100 年前帮助汪达尔人一样。

率领拜占廷远征军的统帅是贝利萨留。他率领10 000 名步兵、5 000 名骑兵，其中一部分是同盟军，一部分是总司令官本人的近卫军，

还有600名匈奴人和400名赫鲁耳人，共计1.6万名战士。这样一支军队要从好战的汪达尔人手中把北非夺回来，似乎是不可能。但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合逻辑。

533年6月22日，一支有500艘运输船和92艘巡航船的舰队接受了总主教的祝福，启航离开了君士坦丁堡。

舰队经过3个月的航行，9月才达到北非海岸。贝利萨留没有急于接近迦太基，命令部队在很远的卡布迪亚角登陆。部队一路无阻地经过哈德鲁梅特、萨累克特、塔普斯，苏萨等地。每到一处，他们和居民搞好关系，毫不打扰居民。居民也主动供应军队给养。

格利梅尔在拜占廷军队登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得知消息。他匆匆忙忙召集军队进行抵抗。

格利梅尔率领汪达尔人，进行了3个月的抵抗，终于投降。当贝利萨留被赐举行凯旋仪式时，被俘的格利梅尔走在这位凯施将军的马车前面，在不止一次地思索过“万事皆空”以后，他搬进了查士丁尼赐给他的加拉太领地，但不愿意放弃阿里乌斯教以换取贵族头衔。

汪达尔王国从此走完它的全部历史。汪达尔人经过千山万水，尝尽了陆战和海战的艰辛，终于定居于非洲。他们以后就生息繁衍在北非，并没有跟随他们的王国一起灭亡。

第九章　称霸高卢

公元5世纪初，西哥特人远征西班牙，与汪达尔人酣战，战火燃遍伊伯里安半岛。与此同时，法兰克人渡过莱茵河，斗争的烽火燃遍高卢。法兰克人最终称霸高卢，建立了强大的封建王国。

法兰克人身躯魁梧，好战成性，经常越过莱茵河掳掠高卢。掠夺是法兰克人最光荣的谋生手段……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约在3世纪罗马人的作品里才提到它。法兰克人祖居莱茵河下游，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解体和阶

级开始产生的阶段。氏族贵族的权势不断增长，阶级分化比较明显。

法兰克人和所有的日耳曼人一样，喜好征战。法兰克的战士，身躯魁梧，精神抖擞。他们略呈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们的面孔刮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几撮短髭。他们身穿紧身大衣，长及双膝，腰间勒着一条宽皮带，用铁制带扣扣住，上面挂有一把骨柄长剑或挂着一把插在鞘里的短剑或匕首。法兰克人把战斧叫做“法兰西斯克”，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武器。战士们打仗时，向远处的敌人投出战斧。战斧砍向敌人的脑袋，百发百中。此外，他们还有锯齿标枪、矛和弓箭等铁制武器。他们精心制造木制盾牌，外裹皮革。盾牌护身很方便。他们一手拿剑和斧，另一只手持木盾，冲向敌人，迅如疾风。

法兰克人喜好战斗，这是他们从小养成的癖好或遗传。这些性情凶悍、惯于征战、装备精良、武艺高强的法兰克勇士们，不断掳掠罗马的财产。

从 3 世纪起，法兰克人分为几个部落。这些部落的酋长是格诺鲍德、马尔科梅尔、松诺

等。他们率领法兰克人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地区抢劫财物。他们冲破边境，大肆屠杀、百般蹂躏最富庶地区的人民。

当时镇守高卢的军事长官是南尼努斯和昆提努斯。他们听到消息后，在科隆会师，准备迎战这帮匪徒。但是，法兰克人劫掠了该省最富庶的地区以后，满载着战利品又渡过了莱茵河，逃回了家乡。在罗马境内也留下了许多法兰克人。他们随时准备再次破坏一切。

罗马人与这部分人交战时，取得了优势。他们有许多人死于罗马士兵的刀剑之下。之后，罗马人激烈地争论着是否应该渡过河进入法兰克人的地域去复仇。可是，南尼努斯反对，他的理由是，法兰克人并非毫无准备，并且毫无疑问，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会比罗马人强。

但是，他这种观点根本不为昆提努斯和其余的军人所赞许。南尼努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他把部队撤走了。昆提努斯带着他的部队，在纽斯要塞附近渡过了莱茵河，走了两天以后，见到一些房屋，里面空空如野，大的村镇也都撤退一空。

法兰克人假装害怕，撤退到更偏远的丛林地带，并且在丛林的边缘设置了鹿砦。罗马士兵烧毁了所有的房屋。他们卑怯而愚蠢地认为，把怒火发泄在房屋上面，就可以证明是大获全胜。他们身上披戴着沉重的铠甲，整夜焦灼不安。第二天，昆提努斯率领这些罗马士兵，进入森林；快到中午时，他们迷失在交错的路径中，只好走到哪里就算哪里。他们凭着感觉走着，突然发现一切东西都为巨大的栅栏所包围，就设法走出森林，走向与丛林毗连的沼泽地带。这时，法兰克人出现了。他们站在垒起的树干或鹿砦上面，好像站在碉堡上一样。他们开始向罗马人射箭，飞矢如雨。箭上涂有毒草汁液，一旦射中，纵然只在无关紧要的部位破了皮肉，也非死不可。

这时，罗马军队遭到越来越多的法兰克人的包围。他们奋力冲入尚未被法兰人占据的空地，跑在最前面的骑兵首先被沼泽所吞噬。他们连人带马，同归于尽；步兵也陷进泥泽中，很难拔出脚来。他们惊慌失措，又跑回前不久迷路的树林中。于是，队伍陷于混乱，几个军团被分割七零八落。有的军团几乎被全军歼

灭。

这是见之于史的一次法兰克人对高卢的劫掠和与罗马人的战斗。它是自3世纪以来，法兰克人不断进行掳掠的其中一次。这次战斗，充分反映了法兰克人与罗马人的早期接触的情况。

这时期，也有一些法兰克人，曾以罗马“同盟者”的身份，在高卢东北隅定居。住在边区的罗马和高卢居民，为逃脱法兰克人的骚扰，纷纷向内地迁徙。公元5世纪初，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进攻意大利。西罗马司令官斯提里科调莱茵军团和不列颠军团回防罗马。莱茵河军团的撤离，从而方便了法兰克人入侵高卢。

这时，日耳曼人纷纷进入罗马帝国，建立蛮族王国。在4世纪被镇压的“巴高达”运动，重新燃起了革命烽火，并且蔓延整个高卢地区。法兰克人便结束了只是掠夺战品、打一枪就跑的小打小闹，开始了大规模的侵占领土的迁徙生涯。

法兰克人稳步扩张领土，蚕食高卢，墨洛温加入罗马同盟，大战匈奴人，获得了大片土地……

在日耳曼各族纷纷在罗马境内建国的狂潮中，法兰克人毫不示弱。他们乘高卢的局势混乱、防守空虚之机，大规模渡过莱茵河南侵高卢。在高卢地区他们获得了“巴高达”运动的支持，很快占领了高卢的东北部，即马斯河和埃斯考河下游一带(今荷兰、比利时境内)。这一年，是公元420年。在这一年，法兰克人成功地占领了罗马帝国的土地，所以，这一年便是法兰克人大迁徙的开端。

法兰克人的迁徙过程，一直是稳步地蚕食罗马帝国领土。它没有像西哥特人那样，从色雷斯到西班牙长途迂回，也不像汪达尔人那样，从南高卢到西班牙，再从海上远征北非，长途跋涉。法兰克人以原先居住的地区为依据，采取逐渐发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式来蚕食罗马领土，扩大自己的地盘。这样，法兰克人的迁徙不是长途跋涉，在物资和人力

上都不曾受到重大损失。所以在实力对比上，较其他日耳曼人占有较大优势，这不能不是法兰克人称霸高卢的重要原因。

在法兰克人占领高卢北部后不久，日耳曼的勃艮第人，占据了高卢的东南部，并以罗马同盟者的身份定居在那里。

这时，法兰克人出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军事首领——墨洛温。

匈奴帝国国王阿提拉在汪达尔人的诱使下，于公元451年春，率领50万大军进攻北高卢地区。这不但对罗马，而且对法兰克人也是个极大的威胁。墨洛温率领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一起，加入罗马军队，与匈奴人在高卢北部的卡塔劳温平原展开激战。这是一场罕见的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都达几十万人。墨洛温足智多谋，率领勇敢善战的法兰克人，不断打击着匈奴人。匈奴人长途远征，不熟地理，连打败仗。最后，不得不退回匈牙利境内。

在这一战役中，墨洛温获益最多。他在战争中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战后，西罗马军队撤回意大利，墨洛温乘机把滨海法兰克人的领地向南推进，从埃斯考河下游一直扩展到索姆

河流域(今法国北部)。勃艮第人也在这次战争中，立稳了脚跟。他们以里昂为首都，于公元457年，建立了勃艮第王国。

这次战争，改变了高卢的现状，过去统一的罗马高卢领土四分五裂了。整个西南部——北至卢瓦尔河、南至西班牙都属于西哥特王国的疆土。东部罗讷河和索恩河流域，是勃艮第王国的领土。西北端的阿利摩里克半岛，被渡海而来的萨克森人占领。高卢北部的其他地区，仍属于罗马帝国，但由于勃艮第王国的阻隔，这一地区已与罗马帝国失去了联系，这样，统治这一地区的罗马—高卢政权实际上已成为独立的"国家"。当地罗马戍军将领西阿格留斯俨然是个"国王"。他发号施令，治理着这一地区。这样，"西阿格留斯王国"以索姆河为界，与墨洛温统治的法兰克人为邻。

墨洛温稳固地控制着高卢北部。在他统治时期，法兰克人有明显的社会进步。长期与罗马高卢人为邻，法兰克人学习到罗马人先进的生产技术，普遍使用铁器，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

这时，法兰克人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重大

变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长期的军事征服，提高了军事贵族的地位。他们可以占领大量的土地和战利品，有众多亲兵。社会不平等加速了法兰克人的社会分化。这时，法兰克人社会已经产生了国家的雏形。军事最高首领已经开始世袭。

总之，墨洛温时代，无论在领土占领上，还是在社会制度方面，都为法兰克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希尔德里克使法兰克的实力大增，高卢北部地区的人们都归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他和巴西娜结婚，生下了伟大的人物克洛维……

墨洛温去世后，他的儿子希尔德里克成为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希尔德里克不理政事，胡作非为，沉湎于酒色。法兰克人对他心怀愤恨，把他从国内赶走。

当希尔德里克听说国人要杀他的时候，他就逃往图林根，留下一个朋友，由这个人试图用圆滑好听的语言来平息国人对他的激愤，并

且在可以回国的时候给他送个信号。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破开了一枚金币。希尔德里克随身带一半，他的朋友保存另一半。他那位朋友说："当我把这一半给你送去，你把两半拼拢，合成一枚金币时，你就可以怀着无忧无虑的心情，返回自己的国土了。"

于是，希尔德里克到图林根去，避居在比西努斯国王和巴西娜王后那里。在他被驱逐以后，法兰克人一致选举埃吉迪乌斯为首领。在埃吉迪乌斯统治的8年里，希尔德里克的朋友在暗地里安抚法兰克人的工作取得成效。于是，他就派使者带着那半片金币去找希尔德里克。希尔德里克把两个半块金币复圆，认为这必是法兰克人希望他回去的信号。于是，他从图林根急切地返回法兰克，法兰克人恢复了他的首领地位。希尔德里克和埃吉迪乌斯成为法兰克人的联合统治者。

上文提到的那个巴西娜离开了她的丈夫，来到希尔德里克这里。他急切地问她为什么从大老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她回答道：

"我知道你做起事来干练有力，因此，我来同你一起生活。可是，你得明白，假使我知道

在海外什么地方，有什么人比你还要能干，我也照样会去找他做我的丈夫。”巴西娜就是这样一个追逐“伟大”的女人。

希尔德里克十分欣赏她的话和她的为人，非常高兴地同她结了婚。巴西娜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克洛维。

希尔德里克为弥补从前的过失，为法兰克人有更广阔的土地，英勇地战斗着。为使战斗更合法化，他总是与罗马人联盟。

公元463年，西哥特人试图把疆土扩充到卢瓦河两岸。希尔德里克与埃吉迪乌斯在奥尔良大败西哥特人。

之后，布列塔尼人被西哥特人从布尔月赶走，在德奥尔堡损失了许多人。保罗伯爵带领罗马和法兰克部队，同哥特人作战，掳获了大量战利品。希尔德里克也带领部队来到昂热，占领了这座城市。

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不久，萨克森人在其首领奥多亚克的率领下，和罗马人之间发生战事。萨克森人被罗马人打得大败，转身逃去，丢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任其死于罗马追兵的刀锋之下。希尔德里克趁机占领了萨克森人的

岛屿，杀戮了许多岛屿上的人。

是年9月，奥多亚克和希尔德里克订立了一项条约，他们共同征服曾经侵掠了意大利一部分土地的阿勒曼尼人，并平分了他们的土地。

希尔德里克就这样，一天天扩大着法兰克人的领地，不断打击着周边的弱小民族和地区，毫不客气地占领他们的疆土。

在他统治期间，有关法兰克人的实力的流言已经在高卢北部地区得到广泛的回响和赞同，所有的人都怀着热切的心愿，渴望归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

苏瓦松战役，克洛维战胜了西阿格留斯，建立了法兰克王国。“苏瓦松花瓶”使克洛维和教会和平相处……

公元481年，希尔德里克去世了。他的儿子克洛维接替他统治法兰克人。

希尔德里克生前不断吞食“西阿格留斯王国”的领土。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统治意大利的奥多亚克的势力，只限于阿尔卑斯山以南地

区。这样“西阿格留斯王国”，犹如日耳曼人世界中的一个孤岛，四面楚歌，岌岌可危。在希尔德里克的打击之下，西阿格留斯招架不住，只有步步退缩。他驻地在苏瓦松城。

克洛维经过5年的精心准备，已有充分的信心去战胜西阿格留斯。公元486年，克洛维同他的亲属拉格纳卡尔(也是法兰克人的一个族的首领)向苏瓦松城进兵。克洛维遣使通知西阿格留斯指定一片双方交战的战场。西阿格留斯也不打算拖延决战，因为双方的战事在所难免。于是，双方倾全力展开了激战。法兰克人的前线和他们的本土毗连一片，新兵源源不断地投入战争，给养也供应充足。而西阿格留斯则孤军无援，结果被打得大败。

西阿格留斯兵败逃跑。他逃到正在图卢兹的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那里避难。可是克洛维派遣使者去见阿拉里克，叫他交出这个逃亡者，如其不然，克洛维就认为对方窝藏西阿格留斯是对他本人侵犯。阿拉里克具有西哥特人胆小的习性，深怕由此而引起法兰克人的愤怒，就把套上了镣铐的西阿格留斯交给了克洛维的来使。克洛维把他作为战俘加以接受，并

将他监禁起来，在克洛维将全部西阿格留斯的领土全部占领以后，令人密秘地把他杀死。

这年，克洛维便以苏瓦松为都城，建立法兰克王国，他就任首届国王。为纪念他的祖父，他把自己所建立的王国称墨洛温王朝(公元486～751)。几年后，克洛维便夺取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全部领土。

这里，给读者讲述一个“苏瓦松花瓶”的故事。它说明了克洛维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从此，两者互为表里，和平相处。

法兰克人占领了苏瓦松城以后，许多教堂遭到了克洛维军队的抢劫。碰巧有一个很大、异常美丽的广口瓶，连同其他用于教堂仪式的装饰物一起被抢走了。这个广口瓶是苏瓦松教堂的宝物。于是，那个教堂的主教派遣使者去见克洛维，向他提出要求，如果其他圣器不能归还的话，至少要把那只广口瓶送还教堂。

克洛维听了这话，向使者说：“跟我到苏瓦松去，因为战利品都要在那里分配。如果我能抽签抽中了那只瓶子的话，我一定满足主教的愿望。”当他们来到苏瓦松，全部战利品都公开陈列在那里等待分配。克洛维说：“最勇敢的战

士们，我请求你们在我的那份之外，不要拒绝再让我得到那只广口瓶子。”

这话说出来以后，所有敏锐一些的士兵都高声回答道：“最光荣的国王，我们眼前的所有一切都是国王您的，我们本人都服从您的权力，只要您认为合适，您现在就做吧，因为谁也没有强大到敢向您说一个不字。”

一个爱自负、好嫉妒而又容易冲动的战士，听了这些话后很气愤，举起他的战斧，砍向这只瓶子，并高声喊道：“除了您自己抽中的那份东西以外，这只瓶子您休想拿走。”

大家看见了破碎的花瓶，听见了他这话，全都惊呆了。克洛维抑制住对这次侮辱的愤怒，摆出一付温和忍耐的表情，把起那只破碎的瓶子，送还给主教的使者。可是，他内心却隐藏着愤慨和复仇的火焰。

一年过后，按着法兰克人的习俗，每年3月1日，战士佩带武器，集合校场，接受国王检阅。克洛维命令军队全付武装到校场集合。他绕行全场检阅一周。之后，他走到去年曾砍碎花瓶的那个战士面前，说道：“谁带来的武器也不像你所带的那样保存不当，无论是你的投枪

或是剑，或是战斧，都用得不当。”于是，克洛维抓起那战士的斧头，扔到地上。正当那人略微弯下腰去拾斧头的时候，克洛维高高地举起自己战斧，劈进他的头颅。克洛维气愤地说："你在苏瓦松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待瓶子的。”这举动，使全体士兵都对他更加敬畏了。这只广口瓶，生动地说明了克洛维对教会的支持，他同样也博得了教会对他的巨大支持。

王后克洛提尔德规劝克洛维接受基督教洗礼，攻破了被征服者心理和精神上最后一道防线……

克洛提尔德是勃艮第王族的后裔。她的伯父为争夺王位，杀死了她的父亲，又把她母亲活活淹死。克洛提尔德和她唯一的姐姐也没有摆脱恶运，被处以流放。她姐姐换上了修女的服装，当上了修女。

碰巧，克洛维时常遣使到勃艮第去。他们看见了这位年轻漂亮的克洛提尔德。他们见她优雅聪明，又出身王族，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克洛维。克洛维立刻派遣使臣到勃艮第王国，请

求娶她为妻。勃艮第国王自然不敢拒绝，就把克洛提尔德交给了使者。使者们把她带回去，并尽快交给克洛维。

克洛维见她聪明贤德、温柔美丽，又出身不凡，非常高兴。不久，就同她结了婚。当时，克洛维已有了一个侍妾所生的儿子，叫提乌德里克。

婚后，克洛提尔德王后为克洛维生了一个儿子。她信奉基督教，希望为儿子洗礼。克洛维坚决不肯。因为克洛维及他所领导的法兰克人不信奉基督教。法兰克人从祖先开始，一向崇拜偶象，对真正的上帝毫无所知。他们把树林、河水、飞禽、走兽及其他自然要素都当作偶象，奉若神明，加以崇拜，并向它们供献牺牲。他们信奉具体的、可见的神祇。

为使儿子能领受洗礼，克洛提尔德坚持不断地敦劝克洛维答应这件事。她说："你所信奉的神算不了什么。他们既不能帮助自己，也不能帮助别人，因为他们是用木头或石头或金属雕刻成的偶象，而且他们的神的名子也是人的名子，根本不是神的名子。你莫如信奉上帝。上帝从虚无之中创造天地、大海和其中的一

切。他使太阳普照大地，用星辰缀饰天穹，用游鱼填充流水，用动物填满陆地，用飞鸟填满天空。上帝一点头，就使地上缀满了果实，树上缀满了苹果，葡萄枝上缀满了葡萄，一片美好景象由然而生。人类是他的手创造的。各种生物是由于他的慷慨而从属于他所创造的人并为他们服务。”

王后说得非常动听，克洛维对上帝无动于衷。克洛维反驳说：“一切东西都是由我们的神的命令，才被创造和生长出来。显而易见，你的神毫无用处；更有甚者，他还未经证实是属于神族的。”

王后说服不了他，但她忠实于自己的信仰，献出了儿子，让他接受洗礼。她命令用帷帘帐幕把教堂装饰起来，以便用这种办法打动国王。孩子受了洗礼，被取名叫英戈梅尔，但是，就在他获得再生时穿上的白色衣服还在身上时，他就死了。

克洛维为此勃然大怒。他指责王后说：“如果孩子是奉献给我的那些神的话，他一定不会死的，会活下来成为英雄。孩子是从你的上帝的名义受洗礼而死的。”

王后深情地说："上帝是全能的，他并没有认为我是毫不足取的，他从我的身边取走了孩子，把他带到天国里去了。孩子会在上帝的眼前，蒙受上帝的垂恩而被抚养长大的。"

后来，克洛提尔德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孩子也受领了洗礼，被取名为克洛多梅尔。开始，孩子患重病，王后在国王面前反复祈祷上帝，后来孩子痊愈了。

于是，王后不停地规劝克洛维信仰上帝。一次偶然的事件，使克洛维动摇了不信上帝的决心。公元496年，阿勒曼尼人向北扩展地域，一直达到美因河畔。这是克洛维无法容忍的。于是，他亲自领兵攻打阿勒曼尼人。两军交战后，拼杀残酷，克洛维的军队遭到敌人的强烈攻击，眼看全军溃灭。克洛维已濒临绝境，他眼望上苍，重复喊出他从王后克洛提尔德整日的劳叨中学来的祈祷词："耶稣基督！我以一颗赤诚心向您祈求，请您荣施援救。如果您能使我反败为胜，使我亲身体验到您的力量，那么，我一定信奉您，并且以您的名义领受洗礼。"

说来也巧，克洛维的部队在背水一战中，个个勇敢顽强，把战争转向了法兰克人胜利的

方向。阿勒曼尼人转身后退，他们的首领被杀死，其余的人向克洛维投降。于是，克洛维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这种巧合，使克洛维信奉了上帝的全能。安然班师后，他把他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向基督祈求帮助而赢得了战争的经过向王后复说了一遍。王后趁热打铁，进一步向克洛维宣讲教义。

一天，王后下令秘密召见当地一位出名的主教雷米吉乌斯，请他向国王传授教义。主教私下里把克洛维请去，向他灌输对于上帝——天地的创造者的信仰，并诚心规劝克洛维放弃偶象崇拜。这时，克洛维做出了重大抉择，率领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

实际上，克洛维改信基督教，不仅仅是因为王后克洛提尔德的反复规劝和那次战争中的巧遇，更不是因为主教的灌输，而是因为他进入高卢多年来所看见的教会对人们心灵的统治力量。

克洛维进入高卢时，只有 6 000 名亲兵。而这一地区却居住着一千多万罗马—高卢人。他们基本全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是统治当地居民的强大力量，教会拥有很大的政治实力。所

以，苏瓦松战役后，他开始帮助教会。但是，他深深知道，要真正达到统治人们心灵的目的，法兰克人也必须信仰基督教，这样，才能使他的征服有力量，使他的统治有基础。

就在具有偶然奇遇的战争的那一年圣诞，即公元496年的圣诞节，他率领3 000名亲兵，在斯特拉斯堡的兰斯大教堂，接受洗礼。

雷米吉乌斯主教亲自为克洛维洗礼。克洛维移步走到主教面前，雷米吉乌斯主教说："西干布尔人(法兰克人对自己的尊称)，谦恭地低下你骄傲的头，崇奉你所烧过的东西，烧掉你所崇拜的东西。"于是，克洛维承认了三位一体的全能的上帝，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领受了洗礼，并用圣脂涂上基督十字架的符号。克洛维的家人和3 000名亲兵也受到了洗礼。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策，对克洛维的一生事业、对法兰克人能在高卢站稳脚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南迁罗马的多数日耳曼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等等，都信奉阿里乌斯教派。这种教派由阿里乌斯主教于公元4世纪创立。它反对把上帝、耶稣、圣灵看做三位一体的教义，否认耶

稣的神性。公元 325 年，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罗马教派将阿里乌斯教派斥为异端。这些信奉阿里乌斯教的蛮族王国，始终不能把统辖下的罗马人和高卢人笼络住，社会里总是弥漫着一种不安、隔阂、仇恨的气氛。

克洛维认识到了依靠罗马基督教进行征服和统治的重要性，皈依基督教，所以，法兰克王国获得了罗马教会的帮助和罗马—高卢居民的拥护。克洛维攻破了被征服者心理和精神上的最后一道防线，统治了被征服者的心灵，加速了统治内区民族融合和政治上的和谐，使法兰克王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克洛维把西哥特人赶到西班牙，将勃艮第王国置自己的羽翼之下，整个高卢成为法兰克人的家……

克洛维凭借着基督教精神武器，加之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吞并高卢的各个地区。克洛维所到之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他在不断的征战中，消灭了罗马的残存政权——西阿格留斯王国，占领了渡海而来的不列颠人的领地

和其他一些弱小民族地区。广大的高卢地区，只有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是克洛维将要吞噬的目标。

西哥特王国的领土主要包括高卢西南部和西班牙。克洛维梦寐以求，想把它在高卢地区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

这时，西哥特的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看到法兰克王国在战争中不断地征服邻近地区和国家的势头，生怕自己被列入征服之列，就派使臣给克洛维送去一封信，信上说："我的兄弟啊！要是你高兴的话，我有意托上帝的福，我们两人会见一次。"于是，两位国王在都尔地区的安布瓦斯村附近的卢瓦尔河中的一个岛屿上会面。他们在那里一起交谈、进餐、饮酒，誓言友好，并且和好地分别了。阿拉里克二世想借助这次友好的会面，保住自己的国土，克洛维则想利用和平的迷雾做好进攻的准备。

克洛维国王做好了一切征战准备之后，就对他的部众说："这些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的人占据着一部分高卢土地，使我深感厌烦。那么让我们向那里前进，凭着上帝的帮助，把这块地方拿过来置于我们的管辖之下。"部众一听

打仗、征服的字眼，一片欢腾，大家都赞同讨伐西哥特人。

克洛维便调集部队向普瓦提埃进发。因为阿拉里克二世恰巧在这里。一部分部队须穿过都尔地区。克洛维深知博得教会的支持，赢得民心，对于战争的胜利是何等的重要。他向部队发出一道谕旨，除了水和干草以外，谁也不许从那个地区拿走任何东西。

当时，有一个毫不理智的士兵，见到属于一个穷人的干草，就说："国王的命令不是说只许拿草，不许拿别的东西吗？那么，这可是草，我要拿了它，并不违反他的命令。"于是，他仗着自己的强壮有力，强行把干草从穷人那里夺来。

这个士兵的行径，破坏了克洛维秋毫无犯圣谕。他立刻用自己的剑亲手杀死了这个士兵，并说："假如我们触犯了神圣的马丁，我们哪里还有胜利的希望呢？"这样，他的部队丝毫也不侵扰当地的居民。

另外，克洛维还派遣信使前往当地的教堂，给教堂献上了祭品。信使还带来了克洛维请求主教向上帝祈祷，帮助克洛维打胜仗。

克洛维的军队与西哥特人在伏伊耶原野进行了恶战。这个地方位于普瓦提埃郊外10公里的地方。一部分法兰克战士用投掷器攻打，另一部分则短兵相接。西哥特人敌不住法兰克人的进攻，败溃下去了。

在追击中，克洛维亲手用剑杀死了阿拉里克二世。突然，有两个西哥特士兵冲上前来，用长矛从两侧刺向克洛维。幸亏他所穿的胸甲和他的战马的速度保全了他的性命。克洛维大难不死，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阿拉里克的儿子阿马拉里克带着残兵败将逃往西班牙。这样，西哥特王国的领土仅有西班牙一地了。

这场讨伐西哥特人的战争，发生在公元507年。克洛维派自己的儿子提乌德里克取道阿尔比和罗德兹前往克莱蒙，去收拾西哥特人的土地和财产。阿拉里克在位22年，聚积了许多宝藏，克洛维全部占据了它们。克洛维胜利后，又向教堂赠送了许多礼物。

这时，勃艮第王国由贡多巴德和戈迪吉塞尔兄弟二人共同治理。他们各拥有一块地盘。他们兄弟二人为争夺全部王国领土，互相仇杀。克洛维利用他们两人之间矛盾，帮助一方

打另一方，使他们共同处以自己的羽翼之下，让他们交纳贡赋。实际上，勃艮第王国已成为克洛维的附属国。

克洛维此时已征服了整个高卢地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剩下的任务，是他如何消灭法兰克人内部各族首领，攫取他们的权力，把整个法兰克人置于自己的铁腕之下。

克洛维对自己的同族，比对敌人更加凶狠。他时刻在谲诈地观察是否还有新的亲属可供杀戮。各部落首领一个接一个地死于克洛维的诡计和屠刀之下……

法兰克人从公元476年前后，逐渐分为两个主要集团：住在以科伦为中心的莱茵河中游地区的为里普阿尔法兰克人。里普阿尔是拉丁语，意为沿河法兰克人。住在今天的不拉奔和佛兰德尔地区的为萨利克法兰克人，其意为滨海法兰克人。在每个集团内部，又分为很多部族，每个部族的首领有很大权力。他们统辖所属的族人和武装力量，管理他们居住的土地。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这些首领与克洛维并肩

战斗，一致对外。现在高卢地区已基本为法兰克人占领，于是，克洛维斗争的锋芒转向了他们。

这时，西吉贝尔特是滨河法兰克人的首领。他的领地在莱茵河两岸，定都于科伦。他的势力很大。他在与克洛维共同征讨阿勒曼尼人的战斗中，膝部受伤，因而成为跛子。

克洛维首先用诡计杀害了西吉贝尔特和他的儿子。他的诡计是这样施展的：

克洛维在巴黎逗留期间，暗地里派人向西吉贝尔特的儿子说："你的父亲已经年迈，而且跛了一只脚。他要是死了，他的国家，连我们的友谊，按照权利所归，就要落到你的手里。"这个王子对自己的继承早就心中有数，他绞进脑汁想克洛维专门派人来告诉这些话的"用意"。

这个王子被野心所诱惑，阴谋陷害他的父亲。一天，西吉贝尔特离开科伦，渡过莱茵河，来到布考森林漫步散心。克洛维导演了这幕场面：当西吉贝尔特在帐篷里午休时，他的儿子派来刺客，谋害了他的生命。

王子派遣信使向克洛维报告他父亲死亡的

消息，并说："我父亲已经死了，他的国家和财宝现在归我掌握。请你到我这里来，他的财宝里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你喜欢，我都会十分高兴地送给你。"王子想以此收买克洛维，以换得他对自己继承王位的支持。

克洛维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要求你把所有的财宝让我的使臣们看一下，就可以了，看后财宝全部归你保有。"

使臣们到来之后，王子把他父亲的财宝陈列出来。使臣们装做十分惊讶地观看着各种各样的珍贵物品。王子对他们说："我父亲常把金币聚积在这只宝箱里。"他们说："把你的手伸箱底，看看到底里面是否有金钱。"王子就照着做了。当他正弯着身子向箱子伸手的时候，使臣们中间的一个举起双刃战斧，劈进了王子的头颅。

克洛维听了使臣关于将西吉贝尔特和他的儿子都杀死的汇报，就急忙来到科伦。他召集滨海法兰克人的高层显贵和士兵，对他们讲话：

"请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正在斯凯尔特河上航行的时候，我的本家兄弟的儿子

克洛德里克正在向他父亲捣乱，对他父亲说我盼望你死掉。当他的父亲经由布考森林逃走的时候，他又派遣匪徒向他截击，使他断送性命。可是轮到他本人，他在展示父亲的财宝时，也死亡了。至于为谁所害，我可不得而知。所有这些事情，我完全没有参预，因为我不忍叫自己的亲族去流血。我认为这样做是一种罪恶勾当。但是，既然事已至此，我向你们进些忠言，如果认为有益，就请采纳。我的话是：滨海法兰克的父老乡亲，转到我这边来，生活在我的保护之下。”

人们听到这些话之后，敲打盾牌，欢呼喝采声响作一团。他们把克洛维高举在一面盾牌上，承认克洛维为他们的国王。用盾牌举起某人，是法兰克人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可能出现争议时用以表示拥戴仪式。

事过不久，克洛维又把目标转向卡拉里克。

卡拉里克和克洛维同属滨海法兰克集团，但是他们两人分别统领不同的部族。克洛维这次不用阴谋陷害，而直接斥诸武力。或许是因为卡拉里克比较弱小的缘故吧。克洛维向卡拉

里克国王进兵的理由是：他在同西阿格留斯作战时，曾经召请卡拉里克前往援助。可是卡拉里克无视同族的友谊，只是站在一旁，哪边也不参加，坐视成败，以便同胜利者结盟。于是，克洛维发兵攻打卡拉里克。克洛维狡猾地使卡拉里克和他的儿子一起陷入了圈套，成为俘虏。然后，他把这父子捆绑起来，剃去头发，下令授任卡拉里克为神父，他的儿子为副主祭。

卡拉里克为克洛维的心狠手辣而愤怒，更为自蒙受的侮辱而悲痛哭泣。但他的儿子对他说："这些枝桠是从一颗翠绿的树上割下来的，它们并非完全枯萎，而是很快就会发芽，重新成长。但愿干这些事的人，死得也这样快！"

这话传到克洛维耳朵里，便等他们俩的头发重新长起来之后，下令将他们两人斩首。

不久，克洛维又把带血的双手伸向了亲族拉格纳卡尔兄弟三人。

拉格纳卡尔与克洛维同属滨海法兰克人。拉格纳卡尔兄弟三人统治一支法兰克人，驻扎在康布雷。

克洛维攻打拉格纳卡尔的理由是：他放荡不羁，仇视自己的近亲族。他重用一个名叫法

龙的顾问官，每当有人送给拉格纳卡尔国王食品、礼物或其他任何东西时，他总是说礼品对于他和他的法龙是足够了。

对于这些"罪状"，克洛维"无法容忍"，认为拉格纳卡尔不配统领一支部族和占有一方土地。克洛维用一些假造的黄金臂钏和饰带送给拉格纳卡尔的随从，让这些随从召请克洛维去攻打他们的主人拉格纳卡尔。这些被当作黄金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巧妙地镀了黄金的铜而已。

当克洛维"应召"前来攻打拉格纳卡尔时，拉格纳卡尔不断派出探子探取情报。这些探子回来时，他就问敌人的兵力如何。探子们答道："对于你和你的法龙来说，兵力是够多的了。"克洛维带兵来到了康布雷，摆开了阵势。拉格纳卡尔的军队不堪一击，纷纷溃败。

拉格纳卡尔见势不妙，打算逃跑，但是被他手下那些被克洛维用假黄金收买的随从们抓住，反缚着双手被带到克洛维面前。他的兄弟卡里卡尔也与他的遭遇相同。

克洛维对拉格纳卡尔说："你为什么容忍自己遭到手下人的捆绑？这是玷污我们的家庭。

对你来说，当初不如死了倒更好些。”说话间，克洛维举起了战斧，劈进了他的头颅。

然后，克洛维又对他的兄弟卡里卡尔说道：“要是你帮助了你的兄长，他也不会被这样耻辱地捆绑起来。”说完，他手起斧落，又砍死了卡里卡尔。接着，克洛维又追杀拉格纳卡尔的三弟里格诺梅尔于勒芒。

克洛维又占领了这弟兄三人的土地和财产！

这时，那些出卖主人的人们才第一次发现克洛维给他们的金子是假的。他们发现受骗后向克洛维抗议。克洛维回答他们说：“对于那种一心想把自己的主人引向死亡的人来说，就配得到这种假金子。你们没有死于残酷的刑罚，以抵偿你们出卖主人的罪过，而得以逃脱性命，也应该心满意足了。”

这些出卖主人的家伙一无所获，又听到这些话，急忙求国王开恩：“伟大的国王，只要您认为我们还配活着，就足够了。”

克洛维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不断杀害自己的同族兄弟，从他们那里夺取土地和财富，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也杀了许多想疑心篡夺

他的国王地位的近支亲属。

克洛维的强大王权是靠同族首领的鲜血培育起来的。据说克洛维谈起自己杀害那些亲属时说："我真可怜啊！我好像是一个留在外乡人之间的旅客似的，一旦有了灾难，也没有一个亲人来帮助我了！"

但是，克洛维谈起他杀害的近亲族首领时，并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在谲诈地察看是否还能另外发现什么新的亲属可供他杀戮。

公元511年，克洛维去世。他的子孙们继续扩大王国的领土，他们东渡莱茵河，把疆土扩大到今日的德国西部境内。法兰克人步步吞食高卢，最后称霸高卢，是民族大迁徙浪潮中最汹涌的浪花。他们建国高卢，并成为一个最强大的王国，成为欧洲封建制度形成的强大因素。

第十章　建国不列颠

公元5世纪中叶，西哥特人往来迁徙于高卢南部和西班牙；法兰克人纵横驰骋于高卢地区；汪达尔人在北非称霸。罗马帝国被这些凶悍的民族搅得一天天衰落下去。

在此之际，祖居北欧的沿海地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朱提人，为躲避匈奴向北欧侵袭的锋芒，也走上了举族大迁徙的道路。他们扬起风帆，驶向了物产丰富、气候温和、适宜于农牧业生活的不列颠。

伊比利亚人祖居不列颠，克尔特人后来者居上。伊比利亚人退避三舍，克尔特人成为主宰……

不列颠，是欧洲西部大西洋的一个岛屿。在以罗马为中心的历史时代，它是一个遥远的前哨站，是一簇形状不一的插入环海的岛群，分成三个部分。北部为苏格兰，中部和南部为英格兰，西部为威尔士。

不列颠的最早居民是伊比利亚人。他们大约在公元前 3 000 至前 2 000 年前就出现于这些岛屿上，开始生息、繁衍，缔造自己的文明。现在康沃尔、爱尔兰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沿海的地带，遗留下了许多他们的遗物和遗迹。从中分析，伊比利亚人数量很多、组织完善。和古代民族的好战文化迥然不同，他们很少留下武器一类的遗物。他们与海外通商，并在爱尔兰开采金矿，制造陶器。

公元前 7 世纪，一支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好战成性的民族侵入了不列颠。

他们就是克尔特人。克尔特人来自欧洲的

莱茵河上游。他们来到不列颠岛是当时欧陆民族普遍西迁的一部分。克尔特人分为许多支。其中有一支称不列吞人，不列颠这一名称就来源于此。

克尔特人把先前的伊比利亚人征服、撵走或者和他们混合。伊比利亚人从此再不见于史乘。克尔特人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氏族内部已出现贫富不均，阶级划分也已出现，产生了氏族贵族。

克尔特人用勤劳的双手，砍伐森林，疏干沼泽，开垦田地，发展农业。到公元1世纪，凯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载，不列颠东南部平原地区，已经出产小麦、大麦、燕麦，是盛产谷粮之地。克尔特人也开始开采矿藏，发展冶炼。

克洛留斯征服不列颠，哈德良长城是不列颠人脖子上的锁链，罗马人的统治达四百年……

首先引起罗马征服者兴趣的是不列颠与高卢的密切关系，其次是那里盛产谷粮、出产的各种宝贵的矿藏，如康沃尔早在公元前2 000

年开始输出锡矿。这些，都是罗马贵族们所急需的。

再者，不列颠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只有占领不列颠，才能彻底御服高卢。

凯撒横渡海峡，两次来到不列颠，每次带军一二万人，但都遭到了坚决的抵抗，没有达到征服的目的。这两次侵袭充其量不过是武力侦察。公元43年，罗马大将克洛留斯，攻占了不列颠。从此，罗马帝国又增加了一个遥远的、十分富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行省。

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共400年，罗马文化也影响了这些比罗马人显著落后的不列颠人，特别是上层人物。

克洛留斯入侵不足7年，圣阿尔朋斯就获得了十足的、有公民自治权的罗马自由市的地位，其居民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不列颠人的上层贵族开始仿效罗马习俗。他们也学着罗马人的样子造别墅，只不过十分粗劣罢了。穿罗马人的服饰，行罗马人的礼仪，更是这些上层人的一种标志。

罗马人把不列颠分为两个地区治理：民政区和军事区。威尔士山区以北以西直抵泰因河

口至卡来色尔的罗马长城，是军事区。长城以北，仍然控制在不列颠人手中，罗马人的占领只不过是间或的或偶然的。贯串着许多军用碉堡的公路网遍布全区。为了防止不列颠人不断的起义和南下，罗马人调来了三个军团的兵力，用了六年的时间，耗费巨资，修筑了一条从西海岸的卡莱尔到东海岸的太恩河口的石墙。因为修筑石墙是在罗马皇帝哈德良统治期间，也是经哈德良允许修建的，所以，这条石墙称为哈德良长城。哈德良长城是罗马人御治不列颠人的锁链。统治者手执这条锁链，使不列颠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俯下挺直的腰。

民政区在罗马人固牢地统治之下，成为粮仓，每年运输大量的粮到高卢去。许多大城市沿大道发展起来。伦敦也在其中。这些大城市成为北欧的重要贸易中心。罗马人和不列颠贵族住在乡间别墅里，管理着田庄。不列颠上层人物已完全罗马化。对于大多数不列颠人来讲，罗马的统治对于他们的生活习惯、社会组织并没有多大影响。他们仍然反抗罗马人，起义等斗争不断。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出现了危机。

奴隶起义连绵不断。4世纪开始的民族大迁徙，打破了帝国外无强敌的局面。罗马版图在蛮族的打击下，不断缩减，各行省已成为蛮族王国的领土。公元401年，西哥特人大举进攻罗马，罗马城危在旦夕。斯提里科调回莱茵军团和不列颠军团回防意大利。在不列颠，只留下了少量的军队，在康士坦丁带领下，戍卫伦敦。

不列颠失去了防卫大军，不列颠人乘机从苏格兰蜂拥而下，突破哈德良长城。军政区已彻底失去了控制。在民政区，不列颠人也纷纷起义，烽烟四起。康士坦丁孤守伦敦，朝不保夕，不得不于公元407年撤回罗马。这时，高卢地区早已被蛮族占领，切断了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联系。

罗马人在不列颠长达400年的统治结束了！

赶走了罗马人，不列颠人没有睁开眼看准整个欧洲的局势，而是天真地认为该是不列颠人自己做主人的时候了。他们为之兴奋，为之欣慰。罗马统治的400年，根本不允许不列颠人中产生能领导整个民族的王公贵族或大家族。所以，罗马人撤离后，不列颠人陷入无序

状态。各部落各地区为了争夺整个岛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互相拼杀，战火不断。整个不列颠岛，战火、烽烟、兵刀、鲜血、死亡交织在一起，同族残杀的惨状目不忍睹。整个不列颠人的势力大为减弱，大片田园荒芜，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居民生活颠沛流离。

以上情况，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主不列颠提供了天赐良机。

盎格鲁·撒克逊人屡犯不列颠，罗马人防不胜防，匈奴人兵芒指向北欧，盎格鲁·撒克逊人背井离乡，扬帆远征……

盎格鲁·撒克逊人原住在北欧的易北河口附近的海岸和丹麦南部地区。这两族日耳曼人风俗习惯极为相近，语言也很相近，外貌特征也没有什么显著不同。

朱提人也是他们入侵不列颠的伙伴。他们原住在莱茵河下游，很可能是法兰克人中的一支，在入侵前，朱提人曾与罗马帝国在高卢地区有过接触。其文明程度受罗马影响。

这些三个民族在入侵不列颠前，正处在原

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他们是农业民族，但此时部落组织正在迅速瓦解。当时高卢地区正在进行剧烈民族大迁徙运动，使各部落组织关系在杂居和运动中变得混乱不堪，已不能发挥组织社会的作用。所以，军事首领的权力日益膨胀，而且在他周围，聚了数量较多的战士，与他结成了私人关系，进而构成一个集团。战士向首领效忠，首领给战士以恩赐。军事首领率领自己的战士四处劫掠，其主要目的是分得战利品。

盎格鲁·撒克逊人约从公元3世纪起，就不断侵掠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最初都是小股人，划着小船渡过北海，到不列颠东南部沿岸进行骚扰抢夺。随着抢夺财富的增多，战士集团的威望也越高，于是，他们对不列颠的侵掠更加频繁了。他们习惯于驾着装载几十人的小船，行驶起来轻便如飞。他们的船队神出鬼没，使罗马人防不胜防。

罗马人对付他们的高招就是沿东南海岸修建了一系列要塞和了望台，配备充足的军事力量。这样就扩大了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防御范围。所以，这一地区称“撒克逊海岸”。

在公元4世纪，为加强不列颠的海上防护，罗马皇帝设立了一种新的官职：撒克逊海岸伯爵。从其名称可知，他的职责是专管不列颠海岸防护。他有权统一指挥驻守在要塞和了望台里的军队。这一情况说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颠的入侵已日益扩大，所以引起了罗马帝国的高度重视。

5世纪初，匈奴帝国开始向北欧扩张。匈奴当时在欧洲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除日耳曼民族法兰克以外，都是受到它的威胁或直接被它打败以后不得不迁徙的。所以，匈奴兵锋北向，令盎格鲁·撒克逊人闻风丧胆，加上两个世纪对不列颠的侵掠已使他们习惯并向往此地，所以，他们便以占领新土地为目标，举族扬帆渡海，踏上了征服不列颠的征程。

屋提吉伦引狼入室，朱提应约进占肯特区。盎格鲁·撒克逊举族入侵，不列颠人拚死抵抗。不列颠再易主人，英吉利民族由此形成……

朱提人是最先进入不列颠的侵略者。但有

趣的是，他们竟是在和平声中渡过了海峡，踏上不列颠的土地。

罗马帝国撤离后，不列颠人内部各族争权夺势，混战一团。在肯特地区，有一个叫屋提吉伦的不列颠人首领，在混战中屡不得势。为了抵御邻近地区敌人的进攻，他便邀请朱提人入境，并同他们结成同盟。

朱提人首领是海恩吉斯和他的兄弟豪沙。他俩早想进入不列颠，占领一块膏腴之地，现在受人邀请，实在是天赐良机。于是，他们俩人率领朱提人进入了肯特区，来到了屋提吉伦麾下。本来不是同族人，又在各怀鬼胎的条件结成同盟，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两族人合作了五六年后，突然因为粮饷问题，海恩吉斯和屋提吉伦发生了争执。两方面各不相让，谁也没有诚意继续合作下去了。

朱提人在肯特区发生了暴动。屋提吉伦率领不列颠人急忙应战，但无法取胜，终于被驱赶出自己的家乡，肯特地区被朱提人占领了。他们继续扩大战果，特特岛又成为他们控制下的领地。这样，朱提人便在不列颠占据了属于自己的领土，从此便在不列颠的东南隅定居下

来，生息繁衍，成为英吉利人的一支祖先。

正在朱提人与屋提吉伦同床异梦地欢度联婚蜜月之际，撒克逊人于公元 450 年以另一种姿态闯进不列颠。他们不是打着联盟的幌子，而是公开树起武力争征的旗帜。撒克逊人首先取道沃什弯进入英格兰。在此稍事修整后，他们驾驶小船，上溯乌斯河向南进发。这一切都具有小股偷袭的性质，这是他们贯常的拿手好戏。在剑桥附近上岸后，他们又沿着伊克尼尔德大道向西南面前进，到达太晤士河流域。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不列颠人沿途不断进行殊死抵抗。但他们还是一路大踏步地走向了目的地。

与此同时，盎格鲁人则取道恒比尔河口上岸，占领英格兰东北部。其中一部分盎格鲁人继续航行，溯特伦河前进，占领英格兰中部地区。他们也同撒克逊一样，受到了激烈的抵抗，一路不停地与不列颠人厮杀，损失也十分惨重。

不列颠人从开始就没有坐视自己的家园被侵掠而无动于衷或逃之夭夭，他们一直英勇抵抗这些远方之敌。因此，在强烈的抵抗面前，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战争旷日持久，有时战斗十分激烈。

不列颠殊死保卫家园的最著名的事例是巴顿山战役。

公元6世纪初，一个名叫安布罗西阿斯·奥雷良的不列颠人领袖，在抵抗强敌中做出了英雄业绩。他成功地将不列颠人团结起来，坚壁清野，多次打得敌人大败而退。

公元516年，双方相遇在战略要地巴顿山。一场恶战是不可避免的。安布罗西阿斯·奥雷良反复鼓动士兵，让他们知道能否拯救自己的家园、逐敌人于国门之外，全看这一战役的成败了。不列颠士兵的热情如熊熊燃烧的烈火，人人为保卫国土而战，个个英勇顽强，势气高昂，以一当十。盎格鲁·撒克逊人自登上这座岛以来，第一次受到这种强烈反击，大败而溃，死伤十分惨重。

在巴顿山战役前后，居住在英格兰南部的一支不列颠人，不堪忍受外族入侵苦难，忍痛退出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家园，背井离乡，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今日法国北部的阿里摩利克半岛定居。此地就被称为布列塔尼半岛或小不

列颠，原来居住的地方叫大不列颠。

巴顿战役以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几十年内再没有力量继续扩展领土，只是维持已占领的地区的秩序，修养生息，恢复原气。

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是举族性的行动。在战士队伍中，夹杂携带妇女、儿童和农业劳动者。侵入以后，他们居住下来，形成各具特色的居住区，这种情况明显带有举族入侵的混乱性和过渡性：在一个地方，一个军事首领或一群战士带着手下人居住下来；而在另一个地方，一个部落亲族居住下来，平分占领的土地。这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征服的广大领域内，形成无数这样杂乱的居住区。侵入造成的杂乱的迁徙和不断的战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一再混淆，在运动中不断重新组合成新的社会集团，这样就削弱了亲族的血缘关系，王权或军事首领的地位就日益显赫了。这种情形，也为后来的王国群起埋下了种子。

到公元6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人已从巴顿山战役的惨败中恢复过来。扩张领地、拓展疆土的欲望又复活了他们的侵略行为。这时，南部的撒克逊人和中部及北部的盎格鲁

人，重新向西部缓慢地推进。到7世纪初，盎格鲁·撒克逊人已占领了除北部和西部山区以外的大片不列颠土地。他们从此定居下来。不列颠土人不是逃往山区，就是遭到杀害，或者沦为奴隶，其中大部分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融合，形成英吉利民族。退居在西部坎布连山区的不列颠人，仍然与入侵之敌战斗。一直到13世纪才被最后征服。北部苏格兰的不列颠人坚持斗争到18世纪，才正式被并入英国版图。

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朱提人入侵后，逐渐成为若干小国。它们疆界在战争中不断推进或退缩，国家实力也互有消长。到公元7世纪初，才形成7个王国。所以5世纪至9世纪初的英国历史又称为“七国时代”。9世纪初，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把各王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公元829年，统一的英格兰王国正式形成。这便是英国的起源。

第十一章　入主意大利

勃艮第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原住勃伦霍姆岛，后迁居波罗的海南岸的奥得河一带。后抵莱茵河，居住在今西德中部，中心在沃尔姆斯，与滨海法兰克人毗邻。

匈奴西迁，也波及到勃艮第人。他们与匈奴人激战一场，以惨败而告终。他们为躲避匈奴人，不得不踏上了西迁的里程。于公元436年，到达高卢的罗讷河一带，以罗马的“同盟者”的身份居住在那里。

勃艮第人建国高卢。贡多巴德和戈迪吉塞尔兄弟二人相互残杀，克洛维从中渔利。法兰克人最终吞并勃艮第王国……

公元451年，匈奴帝国国王阿提拉率军进攻北高卢。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参加到罗马同盟中，与罗马军队共同与阿提拉激战于卡塔劳温平原，匈奴人兵败撤回班诺尼亚。勃艮第人乘机扩大了自己的领地。于公元457年建立了勃艮第王国，定都于里昂。由于勃艮第王国地处高卢，注定要与该地区最大的王国法兰克王国发生关系。两者时常处于战争状态。

勃艮第王国在贡迪奥克为国王时，已经埋下了内讧的种子。贡迪奥克有四个儿子：贡多巴德、戈迪吉塞尔、希尔佩里克和贡多马尔。为争夺王位，弟兄四人展开明争暗斗。贡多巴德杀死了他的弟弟希尔佩里克，又把他的妻子淹死，将他两个女儿流放。其中小女儿名叫克洛提尔德，她后来成为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的妻子。

贡迪奥克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贡多巴德和

戈迪吉塞尔瓜分了勃艮第王国，他们两人各自拥有一方领土，每个人都以国王自居。兄弟二人为争夺整个王国，处于敌对甚至战争状态。

戈迪吉塞尔首先引狼入宅。他看到克洛维在不断的征服战争中获得胜利，就暗地里派使臣到克洛维那里说："如果你帮助我追击我哥哥，让我在交战中把他杀死，或者把他从国土上赶走，那么随便你需要要什么，我都给你，我每年向你交纳贡赋。"

克洛维见有利可图，便欣然同意，并说："以后无论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的帮助，只要通知一声，我就什么时候去帮助你。"

在双方约定的时刻，克洛维出动部队去攻打贡多巴德。贡多巴德对他弟弟的奸诈丝毫不知。听到法兰克人出兵攻打自己，还派人到他弟弟戈迪吉塞尔那里，对他说："亲爱的弟弟，你来解救我吧！因为法兰克人已经起兵攻打我们勃艮第人，前来进犯我们的领土。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抵抗这个进犯之敌。如果你坐视我的灭亡，那么唇亡齿寒，你最终也会面临与我同样的命运。可爱的弟弟，我再重申一次，快发兵救我吧！"

戈迪塞尔回答说："我一定带兵来救你，请哥哥放心吧！"

三个国王各自带着军队，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会战于乌什河畔。可惜戈迪吉塞尔加入了克洛维一边，共同攻打他的哥哥贡多巴德。克洛维实力强大，又是征战的老手，再加上有戈迪吉塞尔帮助，所以毫不费力地打败了贡多巴德。他失败的很惨，特别是失败于他弟弟的诡计下，他更加悲痛。他从前还不曾怀疑他弟弟会借用外国军队来解决兄弟间的纷争，现在他彻底看清了他弟弟的叛逆行为。他带着满腔仇恨，沿着罗讷河逃去，一直逃到阿维尼翁城。这场不光彩的战争发生在公元500年。

这次战争的最获益者是克洛维。戈迪吉塞尔靠阴谋取得胜利之后，答应把一部分国土给克洛维，然后安然班师凯旋，俨然是整个勃艮第王国的主人。

可是克洛维增调了军队，尾随在贡多巴德后面，打算把他从阿维尼翁城抓来杀死。贡多巴德听到此事，大为惊恐，深怕突然遇害。当时他身边有个人叫阿里迪乌斯。此人很有地位，足智多谋，忠诚贤德。贡多巴德把他召来，

这样说道："我被困难团团围住，不知如何是好，眼下法兰克人在攻打我，要想杀害我，毁灭我的国家。"阿里迪乌斯回答道："你最好减轻一下这个克洛维的暴戾，以保全你的性命。我有一计策，可以退敌。现在我假装背弃你，去投奔克洛维。他一旦收留了我，我保证他也不会加害于你了，也不毁灭你的国家。只是要千万注意一点，凡是克洛维经我建议而提出的一切要求，你都要予以满足，直到上帝垂恩使你胜利为止。"

贡多巴德别无选择，只好按照阿里迪乌斯所创造的生路试着走下去，说："我愿意按照你所吩咐的一切去做。"于是，阿里迪乌斯向他告辞，起程前去投奔克洛维。阿里迪乌斯向克洛维说道："最尊敬的国王，请您接受我做您的低贱的奴仆，我已舍弃了贡多巴德，前来事奉陛下。如果蒙您的善心，肯予眷顾我的话，您和您的子孙就会发现我是个忠诚老实的奴仆。"

克洛维让他那美妙的话语打动了，当即收留了他。后来，他倍受克洛维的欣赏，因为他会说生动有趣的故事，积极献策，断事公道，忠于委托。克洛维继续向阿维尼翁城用兵。阿

里迪乌斯说："国王啊！尽管崇高的陛下诚然无需劝告，可是如果您肯于倾听我几句浅陋之见的话，我愿意竭尽忠诚向您献策。当您的敌人固守在一个坚不可摧的据点时，您何必让您的军队采取行动，您蹂躏了他们的土地，破坏了他们的财产，但是并无助于使你的敌人蒙受损害。倒不如派使臣到贡多巴德那里去，让他交纳年贡，那么这块土地就可以成为您附属国而不致于毁坏。"

克洛维觉得此话有理，便听从了他的劝告，命令部队班师。然后，克洛维派使臣告诉贡多巴德每年向法兰克人交纳贡赋。贡多巴德立刻交纳了，并且保证此后每年继续交纳。

后来，贡多巴德恢复了势力，就不屑于向克洛维交纳贡赋，并且出兵攻打戈迪吉塞尔，以报当年之仇。贡多巴德把戈迪吉塞尔团团包围在维恩城内。城市粮食开始短缺，戈迪吉塞尔怕饥馑会延及自己和士兵，就下令把居民赶出城外。这些被驱逐的居民非常生气。他们中有个主管城内水道桥的工匠。他对于自己和普通居民一样被驱逐倍感愤怒。在盛怒之下，他来到贡多巴德营中，告诉他如何闯进城去。在

他的带领下，一支武装部队沿着水道桥前进。水道桥的出口有一个巨大的石头覆盖着，在工匠的指导下，大石头被撬开。于是，这支部队秘密地攻进城内，他们从后路进攻守城的士兵。城门被打开，贡多巴德的军队蜂拥而入。城内戈迪吉塞尔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戈迪吉塞尔躲在一所教堂里被杀死。

和戈迪吉塞尔一起的法兰克人，被毫无伤害地流放到图卢兹；但是那些站在戈迪吉塞尔一边的出身元老家族的罗马—高卢人和勃艮第人，都被贡多巴德杀戮。

贡多巴德把整个勃艮第王国的领土收复到自己的统治之下。他总结经验，在勃艮第人中间实行比较温和的法律，以消除对罗马人的过分压迫。这样，整个王国又重归于稳定和繁荣。

贡多巴德为了取得更多的民心，也学着克洛维的样子，接领了基督教的洗礼。但他只承认了圣子基督和圣灵与圣父同等，致死也不承认上帝、耶稣和圣灵三位一体，三位只是同等的。

公元 516 年，贡多巴德死了。他的儿子西吉斯蒙继承王位。他的前妻是意大利国王提奥

多里克的女儿。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西格里克。前妻死后，西吉斯蒙德又另娶了一个妻子。这个继母开始苛待和凌虐前房的儿子。孩子对继母非常仇恨。在一个节日里，孩子见他的继母穿着自己的亲生母亲的袍子，勃然大怒，对她说道："你不配把我母亲的衣服穿在你的身上，因为大家知道这些衣服是属于你的女主人，也就是我的母亲的。"她被这话刺激得大发雷霆。她开始用计陷害这个孩子。一天，她对国王说："你这个恶毒的儿子一心想篡夺你的王国，他还打算置你于死地，他还想把权力扩张到意大利，这样，他就可以拥有他外祖父在意大利的领土。他很明白，只要你活着他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你不倒下去，他就站不起来。"

国王被这些恶毒的话语激怒了，决心要把儿子除掉。一天，他儿子喝酒喝得昏昏欲睡，当儿子按照他的吩咐入睡以后，有人在他的脖子上套上一条围巾，打个结，然后两个仆人一起用力拉围巾的两端，儿子的生命就这样完结。事情干完以后，国王悔之晚矣，他扑在尸体上痛苦地哭泣着。

克洛维的妻子克洛提尔德王后一直不忘深

仇大恨。她一直铭记着贡多巴德杀死自己的父亲、淹死自己的母亲和流放自己的一幕幕往事。她现在已进入暮年，自己的丈夫又死了，因此为自己的父母报仇的愿望更强烈了。她复仇的对象当然是贡多巴德的儿子、现任勃艮第国王西吉斯蒙德。

克洛提尔德王后对克洛多梅尔和其他的儿子们说："最亲爱的儿子，不要让我为了曾经慈爱地把你们抚养成人而后悔，我请求你们为我身上所蒙受的屈辱表示愤慨，一心一意地为我死去的父母报仇。"克洛维的儿子们在母亲的请求下，出兵攻打勃艮第国王西吉斯蒙德和他的弟弟戈多马尔。勃艮第军队大败，戈多马尔逃走，西吉斯蒙德连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被活捉，不久，他们被杀。

戈多马尔又把勃艮第人召集起来，恢复了王国，做了国王。克洛多梅尔再次举兵攻打勃艮第人。戈多马尔带着部队撤退。克洛多梅尔追了上来。由于他速度太快，所以和自己的大部队很快拉开了一段距离。于是勃艮第人模仿他在战场上呐喊的口号，向他嚷道："往这边来！往这边来！我们是你的自己人！"克洛多梅

尔中计了。他冲了过去，因此陷入敌人中间。勃艮第人砍下他的脑袋，把它挂在一根竿子上，高高举起。

法兰克人见状，知道克洛多梅尔已经被杀，就集合起来，打跑戈多马尔，击溃他的部队。戈多马尔再次恢复了勃艮第王国。克洛维的另外两个儿子洛塔尔和希尔德贝尔特领大兵进攻勃艮第，围攻奥顿城，戈多马尔逃走。洛塔尔和希尔德贝尔特据有了整个勃艮第王国。这一年是公元 534 年。

勃艮第王国只有 70 多年的历史。

民族大迁徙的最后一幕，伦巴德人入主意大利……

伦巴德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祖居易北河口的左岸。在大模模急风暴雨似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基本平静下来的时候，伦巴德人又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迁徙浪潮。

6 世纪，伦巴德人从易北河口迁至班诺尼亚，占据了东哥特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公元 568 年，他们又趁着拜占廷对意大利统治的虚

弱无力，越过阿尔卑斯山区，来到波河流域。

其他日耳曼人都经过曲折艰苦的迁徙和征战生涯，得到了领土，建立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涌出不少日耳曼英雄人物。现在只有伦巴德人仍然客民他乡，没有找到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王国。

阿尔波音，是伦巴德人的杰出首领。他学着从前日耳曼各族英雄所为，带着为伦巴德人征服一块沃土建立王国的梦想，率领部众大举入侵意大利。他们迅速摧毁拜占廷人的抵抗，占领了北意大利，建立伦巴德王国。其首都设在拉文那。这样，拜占廷的意大利统治区只剩下南部意大利(那不勒斯、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拜占廷名义上占领着罗马，实际上权力掌握在教皇手里。

伦巴德王国到爱斯图夫为国王时，遭到了法兰克国王丕平的进攻。罗马教皇为扩张自己在意大利的领土，利用法兰克人威胁伦巴德王国，从其手中夺取领土。

丕平最初与伦巴德人在塞尼山隘口发生交战，法兰克人取得小胜，爱斯图夫伪装投降。伦巴德人认为，只要把法兰克人骗走，他们就

不会有第二次远征。法兰克人撤走后，伦巴德人为保住拉文那，在公元755年劫掠了罗马城。教皇为此事大为震怒，马上写信给法兰克人，呼吁盟友出兵援救。公元756年，丕平第二次远征意大利，把爱斯图夫包围在巴威亚，迫使他真正投降。拉文那总督区和潘塔波利斯割让给教皇，而巨额赔款给予了丕平。

伦巴德王国从此衰败下去了。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由此得名伦巴底。

第十二章　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运动，声势浩大，持续长达二百年之久。它彻底改变了西欧的政治局面，使西欧踏上了向封建制过渡的里程。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民族大迁徙运动并不是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匈奴西征是其直接原因，所以，它的发生具有偶然性。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蛮族军事首领的目的只是占领疆土，掠夺罗马财富，对封建制产生的后果根本没有事先考虑。所以，这场运动的结果也是偶然的。

但是，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必然性深蕴于偶然性之中。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也有其必然的一面，是由罗马的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结合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那么，罗马的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又是如何结合和作用的呢？

罗马因素：公元3世纪之后，封建经济成份迅速发展；但是，庞大的上层建筑仍竭力维护旧的奴隶制，需要新的社会力量把它打碎并重建。罗马社会内部恰恰缺少这样的力量……

公元3世纪，罗马奴隶制发生危机，奴隶制经济本身所蕴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暴露无遗。随着社会的进步，奴隶的强迫劳动已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劳动过程。劳动力、生产资料、劳动时间的浪费已达到不能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的程度。同时，罗马奴隶制经济主要建立在对外掠夺的基础上，依靠不断的战争取得奴隶、殖民地、战利品和扩大对各行省的榨取来维持繁荣。但是，自罗马帝国成立以来，战争

减少了，这些资源日趋枯竭。这是导致奴隶制衰落的外部原因。所以，从3世纪初起，罗马帝国呈现出一片衰败的景象：城市萧条，工商业停滞，物价高涨，劳动力缺乏，大地产日益增长，授产奴隶、释奴、隶农制迅猛发展。释奴流行说明了奴隶制剥削方式已无利可获。这是奴隶主的一种应急办法。

这时，奴隶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相应带来他们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从2世纪开始，已经禁止随便杀奴隶，不少奴隶有了独立的经济生活，成立了家庭，生育子女。这也是奴隶制衰落的一种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发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成份——隶农制。这各经济成份具有封建的性质并且是封建经济的基础。罗马隶农本来是自由佃农，一般以五年为期租种地主的土地，期满后，可以自由离去。随着奴隶制的衰落，这种隶农人数越来越多，其来源主要是战俘、破产小农等。他们租种地主的地，交纳实物地租。在非洲，隶农要向地主交三分之一的收获量，外加每年6至12天的劳役。纳租情况各地不同。隶农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起初身

份是自由的，劳动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罗马皇帝首先使用隶农的形式。皇帝在非洲有大片皇田，派专人管理，多划为小块出租给隶农耕种。罗马元老和王室官宦显贵也都占有大地产，他们也多使用隶农劳动。至于中等奴隶主如市政议员的地产上也使用隶农劳动。可见，隶农制得到了普遍的发展。

但是，罗马奴隶制上层建筑却极力维护奴隶制。如 332 年君士坦丁的敕令被认为是在法律上把隶农固定于土地上的标志。另外，大地产主也加重对隶农的剥削，隶农欠租欠债，偿还不清，无法自由离去，也是隶农不断依附于土地的原因。再次，罗马法律的重要原则是将国民划分为自由人和奴隶两类，这两者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所以，隶农的地位也根本不被法律所承认。

封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奴隶制上层建筑是多么的不协调。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打碎已成为生产力桎梏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历史的客观需要。然而罗马帝国内部却没有这种力量。

罗马帝国末期风起云涌的奴隶起义，如巴高达运动、阿高尼斯特运动，都不过是零散的、

自发的、组织极不健全的反抗运动。他们的目的只是改善生活，使自己能活下去，斗争没有目标和纲领，更谈不上取代奴隶制了。虽然这些斗争给罗马帝国以沉重的打击，但承担不起推翻奴隶制国家上层建筑的历史使命。

另一方，罗马的元老、王公显贵的和其他占有大地产的人，虽然使用隶农劳动，采用封建剥削方式，但并不明确反对奴隶制。他们仍然是皇帝的奴仆，政治目光短浅，奴性十足，大都退居乡间，不问政事，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所以，罗马晚期并未形成新的封建阶级，推翻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领导阶级也没有形成。

日耳曼因素：日耳曼人用武力推翻了罗马奴隶制国家，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大地产制。长期征服和迁徙，使日耳曼社会农村公社瓦解，私有制发展起来……

日耳曼人迁徙前夕，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农村公社具有两重性，即私有性和公有性。所谓私有性是指出公社成员对自己的住宅及附近的土地有所有权；公有性是

指大片耕地、草地仍归公社集体所有，定期重新分配给每个社员耕种和使用。

随着日耳曼人的大迁徙和武力征伐，其私有性迅速发展：公社耕地和草地已停止了分配，而且还可以继承，但不是每个家庭的私有财产。份地不能割让和买卖，其最高所有权仍属公社；不久，随着所有权的扩大，不动产已允许继承；到日耳曼各族在罗马境内建立王国以后，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并可以自由买卖、转让、抵押。这一迅猛进展的过程是远程迁移、武力征伐的必然结果。在迁徙和战争中，血缘关系不断破坏。这样，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分得一块份地，成为自耕小农。这些自耕小农在罗马大地产私有制的影响下，不断两极分化，除一小部分上升为小地主外，大部分沦为依附农民。他们的份地被大地产所吞没。这样，日耳曼公社迅速瓦解。

“征服战争将日耳曼人带进了罗马领土，在那里，几百年以来，土地早已成为私有的财产(而且是罗马式的、无限制的私有财产)。在那里，少数征服者不可能把这样一种根深蒂固

的占有形式完全废除。”[1] 所以，几乎所有的日耳曼国家在摧毁罗马奴隶主政权以后，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原来的大地产。而在这些大地产上，早已实行隶农制经济形式了。

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相互结合后，奴隶制上层建筑不复存在，日耳曼人定居下来建立了新的国家。“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承受的社会形态，应当适合于他们所碰到的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程度。”[2] 所以，这种新建立的上层建筑是封建制上层建筑。因为：首先，罗马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早已瓦解，在新基础上的国家不可能是奴隶制国家；其次，经过人民的反复冲击，奴隶制上层建筑已不完整，承袭的东西很少。

总之，罗马帝国末期已经形成封建经济基础，但相应的上层建筑却没有出现。帝国中没有一种新生力量来推翻旧的上层建筑。日耳曼人的到来，打碎了旧的国家政权，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大地产制，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自耕小农。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7页。

② 《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第437页。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西欧开始向封建制过渡了。但是，由于日耳曼民族非常落后，所以这种过渡十分缓慢，历经400年之久。

第十三章　深远的影响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不是一次简单的民族迁移，而是游牧的、落后的“蛮族”部落对定居的、文明的奴隶制罗马帝国的武力征服，从而发生了日耳曼因素与罗马因素的撞击和重新结合，最终形成了西欧的封建社会。

封建主义起源于蛮人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促进了西欧的封建化历程

日耳曼“蛮族”在对罗马帝国的争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王国。这些国家到处都没收罗马帝国大奴隶主的土地。西哥特人在高卢

最初没收罗马贵族三分之一的土地，后来又没收三分之一；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剥夺奥多亚克强占罗马地主的土地，并迫使马罗元老院议员和骑士阶级交出财产的三分之一给东哥特贵族；伦巴德人坚决打击罗马大地主，很多大地主被杀，土地几乎全被没收。

日耳曼人把没收的土地收归公社所有，分给公社社员使用。他们把日耳曼人公社制度的习惯带到罗马的土地上来。绝大部分部分居民成为自由农民。他们以民族为单位定居下来。这些民族集团就是欧洲到处存在的农村公社——马尔克。

所以，西欧国家的封建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游牧部落的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关系的巨大影响。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现象。

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先后有别，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长期并存的局面一直存在着。这两类地区之间，既相互对峙，冲突迭起，又彼此交往，逐渐融合。这种种突和融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就是一个突出的、生动

的例证。

当然，游牧部落徙入农耕世界时，经常伴之以激烈的武装较量，暴力掠夺和破坏更是屡见不鲜。这样，就导致了农耕民族的沃野荒芜，城池衰颓，社会经济文化遭受蹂躏破坏，这是民族大迁徙的不利后果。

但是，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实，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农耕世界原有社会缺陷趋于衰落腐朽时，游牧落族带来的原始社会的某些社会关系和传统的习俗，有力地促进了农耕民族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对人类历史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当日耳曼民族向罗马帝国大规模迁徙的时候，罗马帝国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封建制度正在形成之中。这些游牧部落，尽管原始社会解体程度不一致，却都出现了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时期的社会关系。

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人身隶属关系尚不苛酷和普遍，绝大部分部众还是自由的民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社员，这些都与早期

封建关系有某些相通之处。因此，在他们迁徙到先进的农耕地区以后，这种社会关系，就会在当地较高的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和业已产生的封建因素的影响下，发展成为真的封建制度；或者对当地已有的封建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其在新的条件，加速完成。

法兰克国的封建制度，主要是在法兰克人军事民主制的基础上直接形成的。

法兰克王国建立之初，法兰克人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仍居主导地位。法兰克王国的普遍居民，大多生活在农村公社里，这是因为法兰克人在迁徙入高卢的过程中，逐步夺取了当地土地的三分之一，这些土地归农村公社所有；同时，当地土著居民，也一般被吸收为农村公社社员。

法兰克王国还广泛流行亲兵制。国王有自己的亲兵，派往各地治理臣民的伯爵等，也有自己的亲兵，亲兵只从自己的军事首领那里获得职位和赏赐，因而对自己的首领绝对效忠，视自己为其首领的依附；对于其他任何非自己直接效忠的对象，则根本不予服从。亲兵制度是军事民主制的重要内容。在封建化过程中，

新兵制逐渐演化成骑士制度。

法兰克的法典中，也保存很多军事民主制内容。法兰克人古代习惯法汇编——《萨利克法典》，约在6世纪初克洛维死后编写成。它是研究早期法兰克社会制度的重要文献。法典反映了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态：土地分别归农村公社所有和王室与地主所有。法典规定，任何人不经许可不得随意迁入其他村社，即便有一个或几个居民同意这个新来人，"但有人，即使是一个人，出来反对，那么，他也不得迁入该村"。如果有不听警告强行迁入的，他和他的召来人都要处以罚金。这是法兰克人当时存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直接证据。

法典里规定，只有国王才能全权处理土地。公共森林、池塘、牧场的使用，国王都有权干预。除法兰克人外，还有占有土地的罗马人，法典把罗马人分为：与国王同桌共餐的罗马人，占有土地的罗马人，负有纳税义务的罗马人。前两种显然都是罗马土地所有者。

法典里提到的经济部门，主要有农业、狩猎、饲养家畜、园艺等。当时采用的耕作方式主要有二圃制、休耕制和火种制。当时自己有

储存粮食的谷仓，如果有人烧毁谷仓，处以很重的罚金。

法典也规定了各种犯罪的惩罚。它明显保护贵族的特权和王权的尊严。凡与国王相关的人，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典规定：暗杀或伤害一个法兰克人比暗杀或伤害一个罗马人的处罚要重一些；杀害一个贵族比杀害一个自由人的处罚要重；杀害一个自由人比杀害一个农奴或奴隶要重。法兰克社会的等级划分和阶级对立已经开始。

法典也存在同态复仇的记载：当一个法兰克人被杀死时，其父方和母方最近的亲属，与其家属分享偿命金；同样，所有"六亲"之内的亲属，也必须为其中某人出席法庭宣誓作证，以及分提偿命金。

马克思指出："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遭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当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定居下来而逐渐接受了当地罗马人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以后，他们的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社会关

系，没有发展为奴隶制，而是成了法兰克国家封建制度的主要基础。

氏族部落贵族构成法兰克国家早期封建主阶级的核心部分。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这些贵族主要凭借他们在氏族中的特权地位，取得较一般法兰克人既广阔又肥沃的土地，同时，他们也仰赖自己与法兰克国王在军事民主制基础上结成的主从关系，从国王那里获得大量的土地赏赐，他们利用土地所有权对依附农民进行剥削。这样，法兰克氏族贵族没有发展成为奴隶主，而是演变成封建主。因为在当时罗马帝国中，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兴的隶农制逐渐兴起，这直接影响了法兰克贵族采用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只能逐步发展成为封建领主。他们使用隶农、半自由人和少数奴隶耕作。奴隶也从主人那里领取一小块份地，并固定在土地上，向主人缴纳代役租。隶农、半自由人和奴隶，其实际地位都接近于农奴。

农村公社自由农民是封建依附农民的主要来源。当法兰克人接受罗马统治时期，高卢地区业已达到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并且使其有所

发展，村社成员获得的传统份地变成了自主地，土地的自由转让日益普遍，自由农内部的分化也随之加剧了。

社会动荡，外族入侵，特别是克洛维的子孙们的长期混战，再加之苛重的赋税剥削，大量自由农民倾家荡产。从前，一个农民，既是公社成员又是国家战士。能作为战士，是法兰克人无上荣光的权利，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自备武器和给养。后来骑兵发展起来，一个战士的装备费用急剧增加。当时装备一个战士需要的费用等于四十五头牛的价值，此外，还要加上粮食费和本人的车马运输费。战争的破坏和沉重的兵役，是促使自由农民破产的重要因素。骑士还经常掠夺农民，夺走他们的牲畜和粮食，更加剧了自由农民的破产进程。

法兰克人的世俗和教会大地主，利用各种卑劣手段，强占农民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去投靠教、俗大地主，受其奴役，他们逐渐失去人身自由，变成农奴。有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将自己的土地交托给邻近的贵族地主，乞求他们保护，然后从他们那领取份

地进行耕种，向他们缴纳贡赋和服劳役。这种交出土地乞求保护的方式就称为“委身农”。

农民一旦履行这种委身制，便失去了自由和土地所有权，沦为依附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委身制是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的重要途径，这种委身制是军事民主制度下氏族部落贵族仗恃特权和暴力奴役他人的习俗，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是法兰克封建化道路的重要里程。

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是在亲兵制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这一改革奠定了西欧的封建贵族等级制度

有力地推动法兰克国家封建化进程的一次重大改革运动，是查理·马特的采邑改革。

查理·马特是在危乱之际出任法兰克国家的宫庭首相的。公元687年，奥斯特拉西亚宫相赫里斯塔尔·丕平，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全国的唯一的宫相。但是他的胜利却招来了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的大贵族的强烈反抗，并且保持独立的姿态。在他们的影响下，阿奎丹也独立了。

莱茵河以北地区的弗里西亚人一直处于法兰克人的软弱统治之下。现在，弗里西亚人在法兰克政权不稳的情况下，掀起反对法兰克奴役的斗争。萨克森人攻入莱茵地区法兰克尼亚，阿瓦尔人打到巴伐利亚，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达到阿奎丹。法兰克王国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强烈的内忧外患的威胁下。

公元715年，赫里斯塔尔·丕平的儿子查理·马特出任宫庭首相。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依靠奥斯特拉西亚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组成的军队，彻底镇压了纽斯特里亚的反叛，使莱茵河彼岸的各部落重新就范于自己的统治之下。732年，查理·马特又成功地指挥了普瓦提埃战役，打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并把他们驱逐到西班牙去。风雨飘摇中的法兰克王国拥有了伟大的舵手，法兰克王国稳固了，强大了。查理·马特的形象在国家中更伟大了，他的威信更高了。

查理·马特在镇压内乱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墨洛温王朝无条件地分赐土地的制度，必须用一种制度来保证领受土地的贵族、豪绅与军政官员

对王家统治的绝对服从。这就是查理·马特改革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查理·马特改革的内容是实行采邑制。他动用了一部分没收叛乱贵族的土地和教会的土地，分封给前线作战的将领们、统治边远省份的地方官们、镇压部落叛乱的官员们。这些土地是受封者的采邑，领受采邑的领主要对王室服骑兵役，采邑供其终身使用，不得世袭。

由于谋叛而被没收土地的地方大贵族，在表示忠顺国王以后，恢复官职和爵位。查理·马特将其地产的一部或全部，再当作采邑重新授予他们，他们必须履行享有采邑的义务。

采邑的分封一开始不仅有条件，而且有时间限制。如封主或受封者一方死亡，领主和附庸关系即告中止。封主或他的继承人如果愿意继续以前的关系，必须重新履行受封仪式，结成新的主从关系。如果受封者不能履行一般臣民的职责，都要收回采邑。随着时间的推移，采邑时间限制的规定，后来逐渐废弛，到9世纪后期，采邑变成世袭领地，采邑主仍然要服骑兵役。

采邑制改革，是在传统的亲兵制的影响下

直接进行的。这一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权。但是，查理·马特之所以采取采邑制改革这一手段，是因为，在当时法兰克人上层中，仍较严重地保留着亲兵制的传统，他们只知道效忠于自己的军事首领，而不习惯于服从自己首领所从属的王权。所以，国王只有直接对臣属进行有条件的土地分封，才能换取他们对王权的直接效忠。这在人们对地产的狂热追求之下，采取采邑制是唯一能换取王权巩固的措施。

采邑制以土地的纽带，建立了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地主阶级内部的联系。受封者要向领主效忠，随时听从领主的如唤，应征作战；领主有责任保护受封者。后来，大贵族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也对其侍从和属下官员进行分封。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层层分封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封建贵族的等级制度。

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建立了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骑兵制度，提高了法兰克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奠定了西欧历史上的封建化模式，这是日耳曼民族大迁的深远历史影响之一，是游牧民族对稳定的农业民族的封建化影

响的重要例证。

在欧洲的中世纪，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欧洲由古代奴隶制社会向中世纪过渡时，基督教成为唯一连接两个社会的精神支柱。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日耳曼人迁徙入罗马帝国境内以后，纷纷建立封建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封建的意识形态还在草创之中，日耳曼统治者把原有的奴隶制社会残存的上层建筑——基督教会加以利用，为配合封建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6世纪以后，基督教与西欧最强大的法兰克王国结合，逐渐发展成为日耳曼人的最高信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5世纪后半期，法兰克人以西罗马帝国“同盟者”的身份，逐渐占领了高卢北部地区。在克洛维时代，法兰克人开始强盛起来。克洛维做为法兰克诸部落同盟的国王这一点，利用同其他部落联盟的方式，把他的统治范围从北部推广到中部、南部。然后他又以狡猾的阴谋和卑劣的手段，残酷地屠杀异己力量，把其他法兰克诸王消灭掉，这样，所有的法兰克诸部落都处他一手统治之下。

当时，征服西欧的日耳曼各部落，在所统治地区中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五，是非常典型的少数部族征服多数人口。这些日耳曼人除法兰克人外，都信仰阿利安教派，而多数的高卢地区人民却信仰正统的罗马基督教。这样，新的征服者与当地人民的矛盾异常尖锐。

日耳曼人对基督教有敌视态度，认为这种宗教和它所代表的罗马帝国一样，是没落的腐朽的。因此，日耳曼所到之处，烧毁教堂，剥夺教会的土地。日耳曼在高卢当地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主的克星、上帝的灾难。

后来，日耳曼部落贵族、国王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地产，成为大地主。他们逐渐学着残留

的罗马地主的样子来经营田产。这样，日耳曼部落贵族也在生活起居、饮食、风俗各方面学仿效罗马地主，他们与基督教会的接触日益增多，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改变。阶级利益一致需要他们相互支持，教俗要携手并肩。另一方面，基督教会的主教们看到了罗马帝国大势已去，只有拉拢讨好日耳曼诸王，好使教会存在下去。他们首先拉拢了克洛维，克洛维也认识到教会是他统治的重要精神工具。所以，克洛维首先与基督教会携起手来。公元 496 年，克洛维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举措，法兰克皈依罗马教会，并命令全体士兵全部接受洗礼入教。当时高卢南部维昂主教阿维都要求克洛维，不仅要“反对民族传统”，而且要“放弃对祖先的崇敬”，还要使人民全部信教，并向所征服地区人民传教。克洛维接受了皈依基督教的条件，这样，法兰克人得到了高卢地区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基督教的支持，使他们在信奉阿利安教派的其他各日耳曼部落的战争中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高卢地区的唯一统治民族。

6 至 7 世纪，是墨洛温王朝的封建神权统治不断加强的时期。

法兰克人征服西哥特人以后，克洛维建立起墨洛温王朝，便组织由他管辖的加力克教会。511 年，在克洛维的操办下，奥尔良宗教会议召开了。会议制订的宗教法规同时也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反映了封建统治初期便开始形成的封建神权统治。它继承了古代罗马法中神庙有神圣地位的惯例，规定凡是犯有杀人、盗窃、奸淫罪的，可到教堂避难，任何人无权进教堂搜捕犯人。但奴隶如进入教堂避难，只要奴隶主声称他认为可予赦免，便应立即强制将奴隶送回主人，如奴隶拒绝离开教堂，奴隶主可进行教堂搜捕。

基督教成为国民的强制宗教制度，教堂举行弥撒礼时，周围全体居民必须参加。礼仪结束后，居民才可以离开教堂。法兰克统治者帮助教会取得了更多的财产。富有的教徒捐赠教会的土地、葡萄园、奴隶或其它财产，一半归主教所有，另一半由其他神职人员均分。教会及神职人员的财产国家免税。

教会成为国家政权机构的一部分，神职人员的设置及其职责分工必须经国王或地方官批准。国家授与教会许多特权，这远远超过了罗

马帝国时期。这是因为基督教失去了罗马帝国的政权支持，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政权支持自己，不然教会不会长久拥有强有力神权，基督教会找到法兰克王国。另一方面，法兰克贵族是外来入侵者，要统治广大人民还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实力，新的社会上层建筑，还有待逐步建立，为此必须更多依靠、利用原有的、急需寻求政权支持的基督教会。

克洛维法律赋予主教以广大的政治权力：主教有权修改法官的判决，并且有权处分被控告渎职罪的法官。法兰克国王制定法律时，全体主教参加，教会法规在各种场合都应贯彻执行。任何神职人员触犯刑律时，只能由主教按教会法规审理，国家法庭无权审理。

另一方面，法兰克法律又建立在神权统治的思想之上。除叛逆、侵犯人身、财产罪外，教会法还规定了渎神罪、巫术罪等。6世纪，法兰克王国的《撒利克法典》中沿袭古日耳曼人崇拜异教诸神时的习惯，对奴隶与农奴的刑事诉讼，当奴隶或农奴申辩无罪时，就采用“神意”判决。因为教会强迫人们认为：神力将会暴露出他的申辩是否真实。法庭把奴隶或农奴投入

深水中，认为如果他有罪，水不会接受他，因而将他浮起，那样，他将被判罪处刑；如果他无罪，则将下沉，从而溺死；或是命令奴隶或农奴把手臂伸入沸水中，或手拿烧红的铁块走若干距离，如果三天之后未被烫伤，就算为神祐，得宣布无罪。凡拒绝神意判决的，就被认为是犯罪心虚。

贵族教徒被控告犯罪时，只要他在教堂起誓，声称无罪，便认为他无罪；后来又增加出所谓"助誓人"，陪同宣誓，相信被告无罪。如贵族杀死一个自由民，只要有 7 个助誓人便可以使他摆脱罪责。一个自由民教徒，如杀死另一个自由人，则需有 11 个助誓人。另一种搏斗裁判法，也叫上帝裁判法，适用于贵族和自由人。认为上帝会使无罪者获取胜利。奴隶和农奴不适用搏斗裁判，因为法律规定奴隶和农奴不能手持武器。

欧洲从古代进入中世纪，正如恩格斯所说："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它一切科学一样，成

为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告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

神权在法兰克国家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6世纪末的不列颠，日耳曼族的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已侵入不列颠东部将近一个世纪，形成了7个独立的封建王国。这些日耳曼人信仰异教。他们敌视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并对当地信奉基督教的凯尔特人加以无情的打击和残酷和迫害。这些日耳曼各部落认为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改信基督教是道义和灵魂上的背叛。

罗马教皇格列哥里一世为了扩张教皇的势力，决心对不列颠的日耳曼人进行一场信仰基督教的精神战争。公元596年，他命令四十名修道士渡海到不列颠。他们的使命就是传播基督教义，动员不列颠的日耳曼人改信基督教。

这批修道僧保不辱使命。他们首先争取了一个日耳曼国王率领全国人民到大河里接受洗礼入教，然后建立修道院。他们功绩得到了格列哥里的称赞。格列哥里进一步指示他们：“不

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在其中设教坛，放上圣徒的遗物，把基督教仪式与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要稳步前进。”

这批修道僧侣和接受洗礼入教的一个日耳曼小国一直为其他6个信奉多神教的小国相持着。经过100多年的混战，互相屠杀，到7世纪末，盎格鲁·撒克逊人才最后争服不列颠，岛上的局势稳定了。统治者要长久稳固地统治一个地区，光靠武力和政治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宗教的灵光，靠精神的力量。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接受了基督教，引进了罗马法，设立了修道院。从此，不列颠岛上，也响起了基督的声音，唱起了基督的圣歌，笼罩了基督的圣光。

至此，基督教从残破的罗马废墟上崛起，超越了时代，把奴隶制远远地抛在后边，牢牢地抓住了中世纪。

日耳曼人在迁徙到罗马帝国以后，最终被基督教征服。他们抛弃了古老的多神教，接受了圣水的洗礼。

日耳曼人掌握了基督教的神圣教义，基督

教也用它那巨大的精神原动力掌握了日耳曼人。在共同的上帝之下，在主的面前，日耳曼人、罗马帝国的国民、高卢地区的土著居民和不列颠的凯尔特人，最终握起手来。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心里沟壑填平了。他们共同创造了中世纪的历史。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使督教成为整个欧洲的精神灵光，成为中世纪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